



獸王泰山

864  
C九  
42

3

21.9.11.1976

864  
CT76  
(2)



編號 00171

售價

六之輯一第書叢山泰猿人

# 山泰王獸

譯聲鐸章



版出店書新百海上

# 泰山叢書

第一輯：

- 人猿泰山
- 泰山情侶
- 泰山伏虎
- 泰山之子
- 泰山得寶
- 獸王泰山
- 泰山蒙難
- 泰山出險
- 泰山訓獅
- 泰山漫遊小人國

每集一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|           |    |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|-----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|---|
| 原               | 譯  | 校  | 出         | 發  | 發   | 總      | 分      | 分  | 國 |
| 作               | 述  | 訂  | 版         | 行  | 行   | 發      | 發      | 售  | 內 |
| 者               | 人  | 人  | 者         | 人  | 所   | 行      | 行      | 處  | 外 |
| E. R. BURROUGHS | 章  | 姚  | 百         | 徐  | 百   | 所      | 所      | 國  | 各 |
| 勃羅夫斯            | 鐸聲 | 魯丁 | 新書店       | 稚鶴 | 新書店 | 上海四馬路中 | 上海棋盤街中 | 國內 | 大 |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| 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 |    |     | 香港支店   | 皇后大道中  | 外  | 書 |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|           |    |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局  | 局 |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改版發行第二冊

# 泰山蒙難摘要

泰山！泰山！有萬獸不當之勇的人猿泰山；橫行叢林，所向無敵，已使讀者喜心翻倒，渴望有更英勇更精彩的演出，以飽眼福。

「將山蒙難」共分二十四篇，篇篇出神入化，事事緊張駭怪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「泰山蒙難」是以東非洲英德兩國血戰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一幕——為背景的，泰山出入戰場，履險如夷；從平地躍上飛機摔死蠻王的絕技；與巨鷹凌空搏鬥的神勇；其他如飛機師的勇敢，女間諜的智謀，父子同一妃等種種場面；無處不出乎意料之外，但無事不在情理之中。

泰山蒙難，現已出版，即請購觀。

新

## 獸王泰山 · 目次

- 一、愛的煩惱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人猿泰山就擒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三、爲子女而戰爭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四、泰山找尋上帝……………三八
- 五、猿人的假兒子……………五二
- 六、妖師的復仇……………七〇
- 七、勃凱惠自食其果……………八四
- 八、兇猛的偽獅……………九〇
- 九、泰山大戰夢魔……………九七
- 一〇、一個炸彈的爆發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- 一一、白色林中神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- 一二、泰山營救月亮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泰山叢書  
第六集  
獸王泰山

Ed. R. Burroughs 原著  
章鐸聲 譯述

愛的煩惱

梯凱，向天躺在這熱帶地的樹蔭底下，像幅非常動人的青春少女似的畫像。在人猿泰山見了至少會有如此的感覺，他這時候正蹲在一株就近的樹枝上，低着頭在瞧着她呢。

太陽的光芒透過縱橫的樹葉子，從空隙間射到他棕色的皮膚上，反映出了那許多葉子的黑影；晃動地停留在他的皮膚上，好像印上了無數不同形的暗色斑點。他伸開着四肢，傾斜着頭部，祇是怪靜嫻地，那對敏銳的眸珠，光彩奕奕地，不停地在轉動着，你見了他，一定以為是位古代的勇士。你再也不想不起，他在嬰兒時代，曾受過一個渾身有毛的母猿哺養的，更想不起，他的雙親自從死亡在海灘小屋之後，他是沒理會到社會間還有別的集團，除了大猿克卻克族之外。

反之，你要是不理解他那腦海裏盤據着壯健活潑的意念，使他瞥見梯凱後而引起的感動，羨慕，那你將更不相信他的出身是猿人！他是獨特的，他與尋常人不同，他脫胎於一位英國的貴婦人，和一位英國貴族男子的合作結晶品。

人猿泰山就是英國貴族院的，克萊登爵士的後裔，但他根本並不曉得這些。呵！梯凱長得真美麗啊！——牠是克賴的女兒。

克賴本來是美麗的——一個美麗的母親，自然女兒也是美麗的——但是，梯凱的美麗，更有她獨特的逗人處，這在泰山的感覺中，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泰山和悌凱的結成遊伴，已經有了好多年了，而且跟她年齡相仿的小猿，已經變成非常怕人而又兇猛的野獸了。要不是經常地獨個兒和他玩耍的話，那他也不會和她加強親切關係的。

今天，他坐在樹枝上望着她，覺得她的美麗，真夠令人神往——而且發見了以前所沒有發見過的新的美麗；因為在過去，一塊兒玩耍的時候，由泰山的靈敏的頭腦發明捉迷藏遊戲，所以通常地終是在樹林間竄來兜去，從未有過一次這樣凝神地看過悌凱的。

泰山搔着頭皮，用着手指撥動他的烏髮，顯出一張稚氣未脫的臉兒，且也嘆着氣。悌凱給他新發見的美麗，並不是使他失望，他羨慕她的一襲天然的皮衣。遮蓋着她的全身。他自己是裸體的，他惱恨自己身上一無所有。多醜呵！在好多年前，他曾懷着一個希望，能有一天，他也能穿上一件毛衣，和他的兄弟姊妹們一樣；但是，到如今他還是沒有如願以償。

同時還有悌凱的一副大牙齒，雖然沒有像雄猿那麼的長大，但也夠堅強有力，不致像泰山的雪白而又脆弱。還有她的高凸的眉骨，鼻子和嘴巴，都是闊大而又扁平。泰山覺得自己的嘴巴，面頰，一雙震動的眼睛，都是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平圓的體積中間；他祇覺得沒有一處是比得上悌凱的。那天下午，驚異地，有隻年青的雄猿，在靠近樹根旁邊找覓食物，正朝着悌凱的那兒走來。叢林間，還有許多克卻克族的人猿，幽閒地在散步着，踱來踱去。經常地有一兩隻人猿向悌凱身邊走來，泰山並沒有注視牠們。當他蹙緊着雙眉，顯出妒嫉的狀態的時候，他就望見連加走到她身跟來，而且是坐在她的旁邊。

泰山素來是喜歡通加的。從小時候就在一塊兒玩耍，並排坐在水邊，張手捕捉水裏的魚，兩口子的臉兒照在池沼的水面上，顯着親暱而又愉快的神情。



他們一同毆打過脫白賴，（克卻克族的雄猿名）也侮辱過獅子。既然一對友善的游伴，但現在的泰山爲什麼竟會豎立起短髮，惱怒起來呢？這是不是因爲通加坐得太靠近悌凱了嗎？

這是因爲通加比以前兩樣了，祇要瞧牠堅強的肌肉，長大而銳利的牙齒，就可以明白牠已經不是過去時候和泰山同在草地上，扭着假鬥爭的通加了。今日的通加是頭大猿了，是頭兇悍的雄猿。但是，牠和泰山也沒有鬥爭過。

這年青的泰山瞧着通加有好幾分鐘，只見牠更加靠近悌凱了。他看牠伸着一隻粗健的手掌，拍着她的肩頭。這樣，人猿泰山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像貓樣的跳到地上，非常敏捷，毫沒聲息地向着牠走去。

他走去的時候，翹着嘴唇，露出雪白的銳牙，發着低低的咆哮聲，直從他的丹田裏發出來。通加覺得了，張着牠滿佈血筋的一對眸珠。悌凱也輕輕地抬起她的半身瞧着泰山。她能夠猜想得到泰山所以發怒的原因；很快的，她站了起來，伸着手指，在通加的小耳朵後面，不住地替牠搔着癢。

泰山看得很清楚，悌凱已經不是一小時之前一同游玩的小游伴了；她已顯示了一番新奇的模樣了。泰山決定要把她奪爲己有，預備要和通加拚個死活，假使有別的阻力妨礙他的權利，他也得盡力鏟除的。

站着，他的肌肉暴漲着，伸着一個廣闊的肩胛，對着通加走去，人猿泰山近來了，漸漸地近來了。他的臉兒雖然對着地，但是，他的一對灰色的瞳孔，却死盯着通加，他走前一步，他的咆哮聲更加沈着一些。

通加站起牠的短腿，覆蓋着豬鬃似的毛，露出一嘴獠牙。牠也發着咆哮聲，偏着身迎來。

「悌凱是泰山的！」泰山說：從喉間發出來的吆喝聲。

「悌凱是通加的！」這雄猿回答着：

薩凱，納果，根士，被他們倆的爭吵聲驚動了，都抬起頭來探看究竟，一半是驚駭，一半是奇異。牠們都在打盹睡，被鬧聲驚醒了。牠們現在爬起來觀戰，這是叢林動物的慣性。

盤繞在泰山肩頭上的，是他的長繩，捏在他手裏的那把獵刀，是他去世已久的父親的遺物，但泰山並不知道。在通加的小腦筋中，牠是非常重視這把雪亮的獵刀的，因為牠懂得這東西可以殺生，或者割肉吃，這在兒童時代牠早已知道了這把刀的用處。殺死脫白賴，他的養父，和猩猩。通加知道這兩件事，所以牠懂得泰山的刀的利害，牠不敢近前去，祇是亂轉着，打算有個機會給牠溜走。

但是，泰山怎會讓牠脫逃的呢。他倆正在相持不下的當兒，這使悌凱知道他倆所以引起鬥爭的原因，原是爲了她自己。在悌凱的生命史中，從未有過爲了她的色相而引起異性的鬥爭的。她祇瞧見過別的雄猿爲了別的老雌猿，互相爭鬥過，於是在她野蠻的心坎裏也希望着，能有一天，爲了她的美麗，也引起一場激烈的醋海風波，打得頭破血流，染得林中的草地都變成血紅的顏色，這樣，她的心才夠痛快哩！

所以現在的她，一點都不驚慌，仍舊安然地瞧着他倆去爭鬥。她非但不去理會他倆，反而用着下賤名詞去侮辱他倆：蛇呵，狗呵，她更叫莫格執着棍子督促他們——莫格是隻老母猿，已經不能跳遠，牙齒也都脫落，祇能以香蕉等食類當食糧的老母猿了。

通加真是憤怒已極。牠就向泰山撲了過去，但泰山早跳在旁邊，使通加撲了個空，牠很快的轉身又跳了過來。泰山舉着獵刀，對準了通加的項頸，使勁地斫了下去。這人猿趕快避開，已經來不及

了，被斫中在肩膀上。

那鮮豔的紅血，像噴泉似的從通加肩上飛濺出來；悌凱見了，却殘暴地狂呼着。啊！果然爲了她的色相引起了異性的鬥爭！她幾年來的願望，現在如了她的心意了。她更驕傲地環顧着四周，表示旁人有否瞧見了爲她的色相而流出來的鮮血。

假如悌凱不是傲慢的話，她一定會注意到頭頂上覆蓋着的樹葉子，她以爲是寂靜無聲，沒有風刮的一樣。假如她覺得的話，她祇要向上望一望，一定會望見有隻人猿，睜着一雙黃眼睛，蹲在她上面的極枝間，正在熱情地望下瞧着她呢；然而，悌凱並沒有向上看。

通加受了傷，即忙後退，吼着恐怖的咆哮聲。泰山又追了上去，嘴裏吆喝着，手裏還是執着獵刀。悌凱離他倆較遠了，於是站了起來。

蹲在上面瞧着悌凱的那隻人猿，亦跟着她移動着，還是不放鬆地盯視着她。通加見勢不佳，祇有站住脚，預備再來一次新的鬥爭。牠的嘴裏不住地噴着白沫，一團一團地黏在地上。牠站穩了脚，跟低着頭，張開着手臂，打算趁泰山不備的時候衝上去。牠滿以爲用牠的巨掌，要是能夠抓住泰山的柔軟的，棕色的皮膚，這樣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牠的了。通加沒有理解泰山的戰術是獨特的。牠始終沒有與他接近，祇在他的四周蹣跚着，計劃趁虛衝入，採取的是持久的，消耗的，運動性的游擊戰。

泰山在以前從未和人猿有過真正的決鬥，祇是一同玩玩而已，因爲他深知像他自己的精力，若和人猿決鬥，不消說，很難能保得生命的安全。他本來不懂得害怕的，但在戰鬥的時候，他知道謹慎是必要的——無論對於那一件事。凡是值得做的，他決不推諉的。

他的獨特的戰術，對於他的身體和武器，都是相配的。他的牙齒堅強而尖銳，着實可以當作武器抵禦敵人；但是要和人猿的獠牙比較起來，那就顯得脆弱無用了。他在四周蹤跳着，避免了敵人的直接抓捉，雖然他的獵刀失却了殺死敵人的功效，但他自己却也避掉了危險和苦痛。

因此，通加雖然想盡方法要直向他撲去，但是人猿泰山始終祇在牠的四周跳來跳去，嘴裏罵着，手裏的刀，仍然是很活靈地在揮舞着，沒有放鬆。

這裏沒有勝負，於是二口子忽的都站住了腳，互相觀望着，明顯地，這是彼此都需要休息，預備展開第二幕更有勁的血的鬥爭。正在這當兒，通加的眼睛，瞧見了外來的仇人，人猿改變了剎那前的意念，消滅了怒火，拔起短短的腿兒，帶着恐懼的臉色飛也似的逃走了。

每個觀戰的人猿都嘲笑通加的無恥，牠怎會忽然的轉變呢——原來牠們的世代仇人正逼近來了。

泰山也想找個安全的地方，躲避一下，正像同族中的其他的人猿一樣的躲起來，但他忽又聽得豹的吼聲和一個雌猿的叫救聲，通加也聽得這聲音，牠却只顧自己逃命。

泰山不像牠一樣，他看看後面，有同族中的人猿受了豹的欺侮，不得脫身，那知通加瞧見了在求救的梯凱，牠也驚慌得幾乎喊不出聲來。

梯凱一面極叫着，一壁向對面林中逃去，豹跟在她後面追，看上去很容易抓到了。豹所以追得很從容的，因為豹覺得，這麼一頭雌猿忸怩地逃命着，不等她爬到樹上，已經是牠的捕獲物了。

泰山看梯凱一定要送命了，他叫喊通加和其他的人猿都來拯救她。同時自己直向豹奔去，急忙地解下了肩上的草繩。泰山知道沒有大猿們在林中，但也沒有獅子，他的牙齒是及不上豹那麼

銳利的，假如有了牠們的幫助，那不消說得，今天一定可以結果了豹的性命。但現在他既已叫了牠們，牠們一定會趕來增援的。

通加聽見泰山的叫聲的，像其他的人猿一樣。但是，竟沒有一個響應泰山的叫聲，或者奔到梯凱的那兒來，可是豹更逼近她了。

泰山在豹的後面，喊得亦更急了，他滿想豹聞聲從梯凱身上轉變方向來的，或者好讓她趁機爬到較高的樹頂上去。這樣，豹便會失去對她的威脅的，他對豹用着侮辱的言詞亂罵着。他預備待豹停步了，衝上去決鬥一場，但豹竟像沒有耳朵樣的連頭都不回顧一下，祇管朝前追奔着。

泰山快要趕到豹了，但當他追到豹的時候，恐怕梯凱更早的被豹抓住了。用他右手的草繩，就對準了拋出去，因為他覺得這時候不是儘管追趕的時候了，他一定能夠標的準確的，這是有他的攸久歷史的訓練的。現在竟落了個空，原來這裏沒有固定的目標夠他瞄準，因為在平時，他練習打靶的目的物，是不流動的。但是在豹沒有傷害梯凱之前，他一定有機會套住這畜生的。

梯凱剛巧跑到一株大樹底下，正要跳上一枝較低的極枝時，那豹也趕到了，豹舉起前爪來快要抓住梯凱的霎那間，泰山第二次又拋出他的草繩，也正好套住了豹的鬚子——泰山急忙用力拉住，繩圈立即收緊，使豹無用武之地。

離開她的距離真正祇有一點的路，豹被繩的活結揪住，突然地站住了，但因這突然的停住，以致重心不勻，豹竟仰天的跌倒了。眼睛一霎，豹又站了起來——不住地搖着尾巴，嘴巴張得像血盆似的，一排怕人的牙齒完全露在外面，喉嚨裏發着駭人的咆哮，十足是一副受驚和憤怒的神色。

他看着泰山，知道泰山就是使牠受阻的敵人，而且相距不過四十尺光景。這樣，豹是更加怒惱

了。

現在，悌凱是安全了；泰山看她不久就可以爬到樹頂，該是沒有危險了。不過豹已恨之切骨。泰山呢，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危在眉睫，沒有好的幫手，不一定能夠致勝的，但是他有什麼機會一定能夠取勝呢？泰山雖然這樣地盤算着，但地位給予他的却是個難題。樹離開他太遠了，那豹一定會和他同時奔到的。泰山左右為難着，但不得不奮身出來鬥爭一下。他的右手捏着那柄獵刀，本來一個普通的人，怎受得起那兇猛的豹的銳齒的噬咬呢？怎經得住那豹的腳爪的撕抓呢？但是這位小爵士却抱着死鬥的決心。

在安全的樹林間，有大猿們守候着，牠們沒有咒罵的，牠們原是人類的創始者，當然是有着人類的特性的，悌凱却怕極了。她着急地叫大猿們去幫助泰山，但牠們都不敢，因為牠們有着別種思想：泰山並非牠們的真同類，這樣，何必冒着自己的性命去救他呢？

現在，豹吼着，身體也動了——這身體已離開原地位。那豹雖然很快，但泰山的動作也不慢。他跳到那邊，豹撲一個空，泰山却已安全地到了那邊。

豹當然不肯示弱的，還是追上去，泰山的那條草繩於是跟在牠的後面拖了上去。經過一叢灌木，草繩被繞住了。豹沒有覺得，還是向前走，終於是受了牽制又停止了。泰山趁機就跳到一株小樹的高枝上，豹是不能再追他的了。

這裏，泰山安全了。其他的大猿們都來趁機，戲耍着豹，折着乾菓枯枝擲射着豹，豹更加憤怒了，咬着那草繩。一分鐘之後，豹便瘋狂地咆哮着，脫繮之馬似的，逕向林中奔去了。

半小時之後，這族人猿們又來到地上，過着原始的生活，泰山收回了被豹咬斷的草繩，重新又

打上一個新的活結，悌凱靠得緊緊地坐在他身邊，從她的表示上推測起來，這顯明地是含有感謝的意思。

通加惡狠狠地望着他們。有一次，當牠走近攏來時，悌凱却露出牙齒來咆哮着，泰山付了牠一個嘲諷的冷笑；但通加沒有挑釁的表示。牠似乎理會到，泰山既經出了全力，拚着性命救了她，應該受到她這番熱情的溫存的。

夜到來了，他的草繩修理好了，泰山又拿着它跳上樹去。他要想找些肉食充飢，但是，水菓草料和蟲類這些東西到處皆有，泰山却不高興吃這些粗劣的東西，他寧願去獵獸，祇有這肉食才合他的胃口，補長他的精力，要不然，他那棕色皮膚包裹着的肌肉，也沒有這麼堅硬有彈性呢。

通加見他倆分開了，於是假裝覓食的樣子，漸漸地靠近悌凱來了。牠離她只有幾步路，牠偷看着她，她也正在瞧着牠，並且在她的臉兒上沒有半點兒怒意。

通加覺得心花怒放地，挺着牠的廣闊的胸膛，搬動着牠的短腿，在牠的喉嚨底裏又發出了一種堅強奇異的哼聲。牠掀着牠的嘴唇，張合着牠的牙齒。悌凱果然注視着牠。她又怪熱情地，望着牠的高起了的眉毛骨，和牠的短的，健壯的頸子。不錯，牠真美麗呵！

通加猜測牠的目光，是在讚賞自己的雄壯，於是牠更驕傲了，自詡是隻美麗的孔雀。同時，牠更顯出和牠情敵比美的姿態。

通加得意地，沒有一件是泰山所能及得上牠的。牠有一身美麗的毛衣，泰山却是精光的一身，多麼醜呵！牠有平扁的鼻頭，泰山的高起的鼻子比得上牠的美麗嗎？還有泰山的眼睛，四眶是白色的，不像牠鮮血似的紅豔。通加知道牠的紅色眶圈的眼睛是美麗的，因為往常牠在池沼裏喝水的

時候，早已看出自己的美麗了。

這通加漸漸地親近悌凱，直到並肩坐下爲止。當泰山打了獵回來的時候，又見悌凱正在替他的情敵搔着背。

泰山妒嫉地。通加和悌凱都沒看見他，他於是又回進叢林。他靜靜地瞧了一會，看着牠們嘆息着，覺得非常痛苦地，他又回進深密的叢林中去了。

泰山的心好像給鉛塊縛着似的，沉重地，他主張走得越遠越好。他要離開使他覺得愛的第一次悶惱的場所，他當然不能懂得其中的真理。他祇覺得通加的可惡，但他模糊自己爲什麼不和通加去拚個死活，剷除這個破壞他精神上安慰的情敵。

他也覺得悌凱的可恨，他原認她是宇宙間最美麗的生物，祇要看見了她，他的愛才會放出光明來。

泰山得到撫養的影響。從嬰兒時代一直到克賴死時爲止，當可龍格的毒箭穿通她的心。克賴愛這英國孩子的心始終沒有變動過，這正是給予泰山的愛的實驗。

克賴愛她的養子，泰山也愛他的義母，自從她死了之後，他便失去了林中所有的愛的目標。泰山不懂得人世間的一切，但對於愛，他却得之獨厚。

在悌凱給泰山看見了之後，幾小時內他就把愛克賴的一顆心去愛悌凱了——爲她鬥爭，爲她狩獵——整個的心都獻給了她；但現在他的心是痛碎了。他的心好像給針在刺戳着。他把他的——一隻手揪着胸口，回憶着過往的一切，想到最後一次瞧見悌凱熱愛通加的一副情景，他的心覺得更加破碎了。



泰山搖頭太息着，逕向林中去了。

兩天之後，他獨個兒打着獵——非常頹喪，非常悲哀；他決定不再回到這部落去。他不願意再看見通加和悌凱同在一塊兒熱的愛態。正在他踽踽地獨行着的時候，忽然瞧見一隻雄獅和一隻母獅，從他下面經過，肩並着肩，母獅舐吻着雄獅的面頰，這是一個愛的示威。泰山觸景生情地，惱怒着，摘着硬殼菓擲獅子。

後來泰山碰見好幾個孟格邨的黑武士。他預備要用他的繩結去套一個黑武士，因為那黑人離開他的伙伴們有一段路的相差，他正想丟出繩子去，但他忽又看見黑武士們好像在忙着收拾東西似的，他於是又住了手。他們恰巧造好一隻籠子在間道上，用樹枝葉遮蓋着。當他們在工作時候，當然看不見裏面放的是什麼東西。

泰山很奇怪，這東西有什麼用處？他們為什麼要造它？但見他們完工後，又順着來的那條道路回邨落去了。

好奇心驅使着泰山，他跟他们同去，到了那裏，伏在一株大樹上朝下望着；一望見邨中，那知正使泰山想起了舊恨，因為用毒箭射死克賴的黑人，正從那兒走來。

泰山雖然痛恨這些黑東西，但他却又對這些黑人有些好感，每日在邨落裏的生活狀況，尤其是他們的舞蹈；當火生旺了之後，火光射到他們裸體上，他們就舞蹈着，同時也練習着戰術。泰山現在所以高興地跟着黑武士回邨來的動機，原想再看他們的跳舞，那知是晚沒有舉行，這給予泰山又是一個失望。

因此，他蹲在樹上眺望着，只望見有堆人圍坐在一個快將熄滅的火的四周，這火還是日間議

事時候生起的。在邨角落裏某一個黑暗中，泰山又聽見了共同的談笑聲，人猿泰山仔細瞧了個究竟，只見有很多黑東西，不過都是一對一對地，但每一對的配合，而且又都是年青的男人和少女。泰山又是觸景生情地斜轉了頭，沉思着。這晚上他便睡在這顆大樹上，悌凱還在他的記憶中，做夢時他還看見的。

通加，獨個兒地出來打獵，離開牠的部落已有很遠的路程了。牠是沿着一條象道，慢慢地走來的，突然地，牠的去路給那些短木阻斷，變成此路不通了。現在的通加火惱地，認爲非剷除這障礙物不可！正像牠平時對於每件事都用暴躁性子去解決的一樣，那知牠擰斷了短木，牠却不知不覺地撞進了一個深洞了。牠恐懼地，更暴躁了，牠想去咬前面的短木，那知沒有發生效力，牠逼不得已打算轉身，可是四周都沒有牠的出路了！通加又使勁衝撞了好一回。回答牠的完全是失望，因此，整個的長夜，祇有借它當作客店了。

次日早晨，有一隊黑武士，從孟格邨出來，朝這陷阱走來；在樹頂上，有個裸體的年青大漢，緊緊地跟隨着他們。獠猴，以爲泰山是牠的同類，因爲牠看泰山的棕色皮膚和牠是一樣的，牠吱吱地叫着，泰山也付之一個笑，但這笑是帶着澀味的，他仍舊跟着黑人前去了。

泰山還是歎息地，祇覺得步子太沉重了。前面又遇見了一隻美麗的小鳥，在他眼前飛來飛去。在叢林中的每一樣東西，件件都能引起他的感傷，使他重復地又想起了失去了的悌凱。

當這些黑人到了這陷阱時，通加坐在門口又憤怒起來了。用牠的巨爪搖曳着木柵，而且又大聲咆哮着。可是黑人却高興極了，他們沒有白費了工夫，現在果然捕到了一個全身有毛的人猿。泰山悶悶地走着。當他的耳朵聽見人猿咆哮的聲音時，他又打起精神來，趕到這陷阱的下風，

便向空氣中嗅着。不久，這氣息告訴他，這是熟悉的通加，他便近前些看了看，果然是的，原來牠被跌入了陷阱。

泰山沒有另外的動作，他瞧着黑人怎樣對待他們的俘虜。他們一定要殺死牠的，泰山快樂極了。現在，悌凱該可以屬於自己的了，再沒有人會來阻礙他的權利了。他瞧着，他看見黑武士們除去了遮着籠子的樹葉，然後又用一條繩扣住籠子，拖着往部落去了。

泰山等到聽不見他的情敵的叫喊聲了，才飛也似的穿過叢林。人猿泰山回去尋找部落和悌凱去了。

有一次，在半路上，泰山又瞥見豹和牠的家眷共臥在一塊小的空地上。那豹展開四肢，仰天的睡着，但牠的同伴，一半身子靠在牠臉邊，用前爪輕輕地替牠在胸口搔癢。

這動作使泰山格外加快了速率，他到克却克族的時候，竟沒有一個人猿發覺泰山回去了，因為在這族中要算他第一個走路沒有聲音了。他看見卡姆和她的丈夫，親熱地肩並肩在一起吃東西，兩口子都是長有濃密的毛，夠稱相配調勻。他又看看悌凱獨個子在吃着。不久，她將不是一個單獨的雌性了，因為泰山又要加入這族了。

這裏每個人猿都吃了一嚇，當泰山到了牠們的面前之後；但更加添了一陣嘈亂，直到牠們認清了新來的是誰之後。

泰山沒有注意這個，因為從前有過幾次，每逢泰山離開了牠們好久以後回來時，牠們都像今天一樣的要擾動一陣的，這正因為人猿的記憶力薄弱，在以前，像這樣擾動真有不少次數呢。泰山推開了牠們，他闖出一條走路，上悌凱身跟去，但她却躲避起來了。

「悌凱！泰山說：『是我呵！你是屬於泰山的。我是爲了你回來的。』」這人猿悌凱靠近來些，仔細地看着泰山。她又嗅着他，似乎疑心他是冒名的。

「通加在那裏？」悌凱問：

「被黑猿捉去了！」泰山回答着：「他們將要殺死牠了。」

在悌凱的眼眶裏，泰山看出她關切通加的命運，覺得非常的苦痛；但她很快的倒在人猿泰山的懷裏，他真覺得異樣的舒適，怪甜蜜地摟住了她。

他摟着她，他注意着，吃驚着，覺得自己的手臂棕色的，光滑的，摟着他的滿身是毛的情婦，很不相配。由此使他聯想到豹和牠的雌豹，還有那獼猴們，都是門當戶對的。還有那美麗的小鳥，也都是配合着美麗羽毛的情偶的。就是獅子，侶伴也是同樣披有長毛的。雌獅雖有些大同小異，但是，總沒有泰山和悌凱一樣的，相差得連外貌也不同啊。

泰山總覺得不大妥當，他的手臂離開了悌凱的肩胛。慢慢地遠開了她，她看着他，把頭斜着一邊。泰山挺着胸膛，握緊着拳頭，不住地槌擊着。他又抬起頭，張開着嘴，從丹田深處，發出那種駭人聽聞的人猿的勝利的叫聲。同族的人猿都瞧着他，他沒有殺什麼，這裏沒有使他要殺的原因。不，這裏不許他殺的，因爲牠們都走開了；但是，當牠們每隻眼睛都望着他最後一霎那間，他已經像飛也似的奔去了。

牠們看他奔到一株附近樹前，隨即跳上了樹，去得無影無蹤，從此牠們都忘記了他，就是悌凱也是再記不得他了。

孟格邨的黑武士，牽着那隻籠子，半路上休息了一下，繼續又朝着回邨去的路上前進了。關在

籠子裏的那隻通加，不絕地叫喊着，當他們每次牽動一下籠子的時候，牠還用牠的頭撞着木柵，和用嘴咬着牠的咆哮，使人聽了真夠戰慄。

他們在快要到邨落的以前，他們又舉行了最後一次的休息。再過幾分鐘，他們快要走出叢林了，但他們都沒有預料到，快要發生意外的遭遇了。

一個棕色的大漢，躲在樹上監視着他們。眼睛盯着那隻籠子，和數着這般武士，他在打算着，等候機會的來到。

泰山看黑人們到了樹蔭底下。他們都是怪疲憊的，其中有幾個已經睡着了，他靠近些，他雖然走得很快，但樹葉子的擦動，倒是一點聲響都沒有。他伏在樞枝上靜待時機，現在可是有兩個黑武士尚未睡去，雖然一個已經在打着盹了。

泰山又等了一下子，只見那個未睡去的黑人，忽地站了起來，走到那隻籠子的後面，泰山在樹上跟着。通加瞧着那個武士，低低地咆哮着。泰山着急着，恐怕驚醒了那般睡去了的武士。

泰山低聲地喊着通加的名字，這近在黑人耳朵跟前的叫聲，他未必能夠聽見，可是通加早已聽得了。泰山靜着，通加的咆哮也停止了。

這黑人走到籠子後面，看着籠子門上的門，他正在彎着腰看望的剎那間，泰山已經從樹上跳到他的背上了。即忙伸出手指又住了他的頸子，他雖然要想叫喊，但是已經不許他發出聲來了。泰山又用他的牙齒咬着黑人的肩頭，更用他的鐵腿兒，在武士的下部，連連地踢撞着。

黑人被困在恐怖和靜默的威脅中。他總於是被摔倒在地上了；但是，在他頸子間的手指越又

越緊了。

這黑人的嘴巴，張得挺大，他的舌頭也伸得挺長，他的瞳孔也突出來了；但是，又住他額子的泰山手指，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。

通加靜靜地瞧着他們鬥爭。在牠的兇惡的小心靈中，牠不明白泰山，爲什麼要弄死這個黑人（通加還沒有忘記，牠和泰山不久以前有過一次激烈的鬥爭）是不是爲了要救他？現在牠看見黑猿已經死了。

泰山當時放了手，急忙奔到籠子門前。泰山的手指很靈敏地，也怪熟悉地解脫了縛住着籠子的門。通加只能看——牠不能夠幫助。現在，泰山推開門已經有二尺寬闊，通加於是爬出來了。通加本想趁這時候，奔到睡着的黑人跟前，去痛打他們一頓的；但泰山却阻止牠不許這樣做。

同時，泰山便把那個被他摔死的黑人屍體，裝進籠子去，他仍舊上了門，和先前的沒有兩樣。

泰山笑出了愉快的聲音，因爲他得意他工作的巧妙，不消說，等到黑人們醒來的時候，一定會驚奇的。他能夠做這使孟格邨的武士恐怖的佈局；這籠子關着的，原是他們同伴的屍體，交換了那個被誘來的人猿，但距離時間，僅僅是幾分鐘的光景。

泰山和通加一同走進林中，肩並着肩兒，這個兇悍的人猿身上的亂毛，緊緊地擦着這英國爵士的皮肉。

「你回到梯凱那兒去吧！」泰山說：「她是你的，泰山是不要她。」

「泰山難道有了另外的她嗎？」通加問。

泰山聳聳肩胛。

「人猿的配偶，這裏是有着人猿的配偶的，」泰山說：「獅子，這裏有着母獅豹，這裏也是有着

牠自己一類的她的鹿，獼猴，各種野獸和各種鳥，在叢林中都是各有各的配偶，祇有人猿泰山這裏是沒有的。通加是一個人猿，悌凱是一個人猿，你快回到悌凱那兒去吧。泰山是人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### 人猿泰山就擒

黑武士們在炎熱叢林的樹蔭底下工作着。用他們戰鬥時的長矛，挖着泥土。用他們巨大的手指，捧着泥土，從掘出來的地方，搬到一條路邊的角落裏。他們工作一會兒，休息一下子，休息的時候，他們就坐在這坑的岸上。

他們把長矛和厚牛皮做的長圓形的盾牌，都倚靠在附近的樹跟前。汗像下雨似的，從他們烏黑的皮膚上滾出來，經過崎嶇的紋路，一直往下瀉，因為污穢的原故，所以有着一股難聞的汗酸氣味兒。

一頭牡鹿，突然地停在一條河邊的路上，因為牠的靈敏的耳朵，收着了一陣笑聲。呆呆地站了一分鐘。牠敏感的鼻子也嗅着了異味，於是牠急忙遠避開了這有人的地方。

在一百碼之外，那裏是處密濃的樹林，獅子正昂着頭在候着什麼似的。牠天亮時候吃飽了之後，就睡在那裏的，也是被笑聲驚醒了。現在牠向空氣中嗅着，辨別氣味，已經聞到有牡鹿和人了。但牠並不飢餓。因此，低低地吼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遲緩地走出林子去了。

鳥兒在樹頂上天真活潑地，唱着歌，跳躍着。小猴子也是吱喳地在跳躍着，牠們都在黑武士的頭上。但黑人覺得很孤單，雖然叢林間有着無數的動物，正像都市中的人一樣，都沒有靈性的，因此，這兒祇能算是上帝世界裏最單調的一隅。

然而，黑人真的孤單嗎？

恰恰相反的，在他們頭上正有着一個灰眼睛的青年人望着他們呢。這青年帶着很懇切的態度，望着他們的工作。他也知道，其中有一個是殺死克賴的兇手。也就是他的仇人，但他愛着他們的舉動，於是也就耐住了憤怒之火。

他看他們在路上挖了一個很大的坑——坑的容量和路一樣大小，足夠同時放進這六個掘坑的黑人。泰山不能懂得這個坑的究竟。當他們折下了長樹枝，把一端削得很尖，一根根的插在坑底，尖端向着天；更把許多十字形的繩索，架在坑口上，用樹葉和泥土覆在上面，仍舊像沒有挖動過的土地一樣，掩飾着看不出破綻。黑人們都覺得很高興，分明是對這工作表示滿意。

泰山不知道黑人對於坑的作用。幸而泰山在推究着坑的疑問，要不然，他們也不得這麼安然地回轉郵落去的。泰山喜歡研究孟格邨的人民的一舉一動，但他很難懂得他們的一切，因此，他和他們好像是隔着兩個天地一樣的。

至於黑人的舉動，泰山是沒法了解的，祇能認為是一件新奇的事件罷了。他們來到這叢林，是在泰山的極短時間之前——第一件事，就是捕捉林中的野獸。獅子呵，象呵，大猿呵，小猿呵，以及這野蠻世界中的各種各樣的動物，都覺得人的舉動是新奇的。他們看到這許多光身的動物，祇用兩隻後腿走路，更是奇特；後來漸漸地知道了，他們是不懷好意的，於是也就敵視了。

這些黑人去了之後，泰山就跳到那條路上。他在坑的四周躡着，嗅着。又坐在地上撥着，露出一個十字形的繩幹。他捏在手裏嗅着，用手指彈敲着，斜着頭仔細地看着，靜靜地推敲了好幾分鐘。此後仍舊把它物歸原處，裝璜得與黑人鋪着的一樣。泰山模仿了黑武士的工作之後，又轉身跳上濃



密的樹林，去找尋他的毛侶伴，那克却克族的大猿已經離去了。

某一時間，他碰見獅子在路上，他就折了爛水菓，擲射那獅子的頭，痛罵着，譏笑着，喊牠是無用的狗。獅子的黑綠眼睛充滿了憤火，怒視着猿人，怒吼着低低的聲音，搖動着彎曲的尾巴，表示頑強；但牠有了經驗的，以前曾嘗過泰山的辣手，所以牠只好抱着「英雄不吃眼前虧」的主張，耐着氣轉身向草叢間走去了。一個像人猿似的青年得意地叫了一聲，又朝着那個逃走的仇人，瞟了一眼。泰山才繼續走他的路。

走了一哩路模樣，更替的風，帶給他一陣熟悉的氣味。他就停止脚步，不到一分鐘，那頭灰色的巨獸，在他下面的叢林間道上，搖搖擺擺地走來。泰山折斷了一根小樹枝，這斷落的聲響使巨獸停止了進行。兩隻大耳朵伸在前面，一個長長的，結實的肉鼻子，當時舉得高高的，上下左右，不住地轉動着，嗅着氣味，兩隻衰弱的小眼睛，很遲鈍的拚命地向四周凝視，更吼着沈重的咆哮，打破了叢林間安靜的空氣。

泰山笑着，走到近前，正在這厚皮動物的頭上。

『象呵！象呵！』泰山叫：『鹿的胆量比你都要大些——你那象，在叢林中要算是頂大的動物了，論力氣能夠抵抗幾隻獅子，可是和我比較起來，你祇能等於是我的脚趾和手指呢。象呵！假如有人能夠舉起一株大樹，你不知要嚇得怎樣了，因為現在我祇折斷了一根細小的樹枝，已經把你嚇得夠了。』

一陣隆隆的響聲，這不知道是服從呢，或者是反抗的表示？泰山的一番話交換了象的這些簡單的回答，象的耳朵和鼻子都放了下去，那條尾巴也回到原位上。但是，牠的眼睛還是東張西望地，

在尋泰山，牠一霎眼就知道了，因為泰山講了話之後，當時就跳到他老朋友的廣闊的頭上。他伸開了四肢，用他光滑的腳踝在厚厚的背上蹂躪着，他的手指在大耳朵後面，連連搔着，同時還伏在象的耳朵跟前，講着叢林中大獸的語言。

看上去泰山似乎能夠講象話，象也能懂泰山的說話，其實象怎會懂得呵，這祇是環境給予他的趨勢。可不是麼？泰山說話的時候，象竟能夠文靜地站着，裹着小眼睛，很自然地盪着肉鼻子，似乎是很留心地在聽着講。這祇因為他們從小時候就是朋友，不消說，象現在聽得朋友的聲音，和友人的手指在他耳朵後面替他搔癢，這當然是覺得很高興的，象的背上常常背着泰山的，他們在一起玩耍，已有好幾年工夫了。

在這幾年中間，泰山覺得自己有種特殊的本能，能夠使喚和指揮象，然而，象始終沒有反抗他的。祇要泰山一叫，象就會起來的，不論有多少遠，除非是傳不到聲音——象的耳朵特別靈敏，能夠分辨聲音的來源，趕到泰山那裏來——當泰山騎在象頭上的時候，象便在林中負着他散步，只要泰山指揮牠方向就得啦。這就是人類的力量，有克服無靈性動物的特點，也就是給予我們一個鐵的左證。

泰山躺在象的背上，已經有半個鐘點了；本來，光陰對於生存在叢林間的動物，原是毫不相干的生活，在他們看來，祇是裝滿肚子就是了。關於這點，泰山比象要隨便得多，泰山的胃既小，而且什麼都能吃，所以找起食物來，不覺得困難的。比如某一樣東西不能到手，就可改換其他的食物充飢的象就不同了，牠祇吃一種指定的樹皮，或者是指定的嫩木，第三種只吃樹葉，而且樹葉又是必須在一年中的指定的一季。

象吃牠固定的食物，胃口又大，必須時時裝飽了的。大部份的時間，牠化費在找尋食物方面，很少有工夫思想身外不相關的事情，所以象是不會有著進步的。象不能像人樣的會用腦子，思想靈敏，有很多時間去思想別的事情。

泰山和象爲什麼這樣要好，他自己也莫明其妙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人，所以才有一種心愛動物的合理的常態。他的兒童時代的游侶，全是克却克族的小猿，但現在都長大了，而且全部變得野蠻和愚蠢的了。牠們都是沒情感的動物，雖然還常有後生的小猿和泰山一塊兒玩耍，都很敬愛泰山，但他總覺得不滿意的。象是一座安靜的，穩重的，和平的大山。象的廣闊的頭頂夠他躺臥，巨大的耳朵後面夠他搔癢，夠他申訴撫慰的言語。因此，在叢林之中，象是泰山的唯一愛護者，自從克賴死了之後。

但泰山和象不能常在這兒談心，這也就是叢林中的法則，泰山仍舊跳上了樹，去找食物去了，象也依舊繼續牠的趕路程，往對面的路前進。

過了一個鐘點，泰山還是餓着肚，雖然林間的菓類正在盛旺時期，但泰山不企求這些。他因爲需要肉食，肉食因爲要吃肉食，人猿泰山所以需要狩獵；但是，有時候，肉食並不容易地能使他獲得，像今天一樣。

他在叢林中，不單是狩獵着，也還有其他的目的。他有一個習慣，喜歡回憶過去的幾小時前，或幾天間的事情。他首先記起方才遇到象的場合；他又想到挖坑的黑人和那大坑，他想了又想，總不能想出一個究竟來。突然地，他有了一個判決是非的轉念。啊！沒有其他的猶豫，這一定是真確的，但是，最後意旨決定了下來，他決不改變他的意見的，他也決不會實行他的第二個意見的。

如今，泰山有了一個恐懼的心念，就是在擔心他的朋友，那頭灰黑的大象，他恐怕象受其害，於是急忙要去望一下。泰山拿定了主意，他就撥動着樹枝和葉，像松鼠似的跳着前去了。

從這枝跳到那枝，又從那枝跳到這枝，不一會兒，他到了一處樹木茂盛，枝葉豐饒的地方；這裏，兩旁的樹都併在一起，如果站在下面望上去，真好像是天然的幕棚。他又跳到地上，快捷而又敏銳的開着大步子如飛的奔着，一直步行到被草纏住了腳，不便行走的時候，他再跳上樹枝，仍舊向前去了。

他走了一段路，有着危險埋伏在前面，在離去幾碼遠近的地方，那兒長着一叢很長而又豐盛的野草，其間有幾隻鳥兒在頑耍。泰山沒有知道，離他很近旁邊還有一隻犀牛。犀牛屈着短短的後腿伏在地上，怪兇惡地像是挑戰。犀牛的目光本來是遲鈍的，祇能望到近段的目前，現在因為泰山的忽略，所以給了牠一個意外的機會。當泰山瞧見犀牛的剎那間，牠已咆哮地在示威了。臨近的樹上的小猴們，都被犀牛的吼聲嚇得胆怯地逃走了；那正在玩得怪有勁兒的小鳥們，也不能例外地飛去了。

今天，有了機會給犀牛去撲攻泰山，泰山却仍舊屹然不動地站着。但是，這是沒有退路給予泰山得到安全，雖然泰山不願意和犀牛鬥爭，因為他有他趕路的目的呢。

犀牛已撲了上去，斜低着頭，突出着長角，這似乎是牠的戰爭利器，但當牠的長角橫截出去的霎那間，祇覺得碰着空氣，因為泰山早已輕輕地躍過長角，越過闊背到了犀牛的後面了。又一個跳蹤，在犀牛後面的地上，已好像猴子似的躡往樹上去了。

犀牛撞不着目的物，暴怒地亂衝着，但再沒有機會使牠碰到泰山了，而且泰山已經安全地在

樹上跳着，繼續他趕路。

象急急地向前面走着；前面，有一個黑武士，靜靜地躲在路旁，留心等候着聲息。現在，他聽到一陣非常沉重的聲音——這聲音，他知道一定是有大象來了。

在他的左面，和右面，在叢林中間，還有其他的黑武士在守候着。一個低低的口令，從其他的黑武士的嘴裏發出，傳到各人的耳鼓裏，各人都領悟地準備着。埋伏在象的必經之路守着下風。現在，瞥見一對很長的象牙，他們快活得不能笑出聲來。

不久，象經過黑武士埋伏的地方。頓時他們都轟了起來，手舞足蹈地。但象被驚得站住腳，把肉鼻和尾巴舉得很高地，大耳朵也舉得高高地，象似乎要從高尾巴間得到答覆似的——大踏步的，很笨地踱向前去了。

在象的後面，追着高喊的黑武士，不容象往後探索，打算把牠趕到陷阱裏去。象，被驚慌得不敢往後望，咆哮了一聲，好像一頭胆小的鹿似的逃命，其實往前去的路，是一條危險的路哪！

現在，離開陷阱不滿幾碼路了，黑武士們深以為象定得到手的了，於是他們格外有勁兒地叫囂着，揮舞着長矛；不但可以得到潔白可貴的象牙，而且還可以大嚼一頓豐美的象肉，在今晚。

他們因為樂而忘形了，所以沒有發覺他們頭頂上的另外的一個人，象也沒有看見，或者聽見，雖然泰山聲嘶力竭地叫牠停步。

再上前僅僅的幾步，假如象再不停步的話，那就得落到陷阱裏去了；泰山急得不可開交地，趕上象，趕上黑武士。泰山情急地跳下地來，站在這條路中央。象竟沒有知道，站在牠前面的就是自己的朋友。

「停步！」泰山叫着：這頭大象被他攔住了，在泰山高舉起着手之前。

泰山調轉身，踢去了覆在陷阱上面的樹枝和葉。這時候，象亦看清楚，才恍然大悟。

「鬥爭！」泰山咆哮着：「他們來了，在你的後面。」

但是，象，本是神經系的動物，現在，完全給驚嚇麻木了。

象雖然不知道陷阱離牠有多少遠近，但牠也停止了，在牠左右的樹林間，都是沒有人跡的荒野，象，退縮着走了。

泰山，站在陷阱旁邊，笑象竟如此胆怯鬥爭。霎眼間，黑人來了。人猿泰山打算避開他們。那知他的右脚一動，他的身體竟跌了下去。泰山非常敏捷地極力掙扎着，可是太遲了，仰着天，吊了下去，他祇覺得背脊已觸着了埋伏在陷坑底下削尖了的木棒。

一分鐘之後，那些黑人全來了，他們看見象已去了，但仔細一看，有一個洞在陷阱的上面，那口徑的大小，恰好容納一隻象腳。因此，他們猜測，這一定是象的一隻腳剛踏上去，識破了埋伏，就逃走了；但是，當他們全向坑邊再看個究竟的時候，他們都睜大了眸珠，顯得驚奇萬分，原來在坑底上躺着一個裸體的白大漢。

有的黑人，以為這是林中之神，便嚇得倒退；有的却認為是他們的仇敵，於是走下坑底，把泰山撩了上來。

並沒有創傷在他的身上。那些尖頭木棒並沒有戳着他——祇有一根木棒的尖頭，戳着他的後腦，這是當他翻下去的時候，他的頭戳着了旁邊的一根木棒，因此，他的神經受了刺激，昏迷不醒。黑人們非常迅速地趁他昏着的時候，就七手八腳把泰山綑綁起來了。當他們都認清他不是林

中神之後。

他們把泰山拖到孟格邨去，不一會兒，泰山有些知覺了，他睜開眼來，覺得後腦有些疼痛了，但是，泰山並沒有呻吟，因為凡是遇到困難，也從來沒有哀求過的，他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脫險的，這已成了他的習慣。

他的所以不叫喊，因為他明白，要是黑人把他捆得更緊了，這非但減少了逃走的机会，反而增加了痛苦。但是，在路上黑人因為太疲憊了，所以迫着泰山自己步行，他們都用長矛監視着。

任憑他們怎樣的鞭撻他，他始終沒有叫過一聲痛，這樣，引起了黑人的無限的敬仰，或者是畏懼；認為這個奇怪的白大漢，雖然不是神，至少是不可隨便侵犯的造物，因此，也就停止了他們的殘酷手段。

將要到他們邨落的時候，他們都高高地哼着勝利歌；到了邨柵前，他們都舞蹈着，也有舞着長矛的；邨柵前擁擠着男人，女人，和小孩子們，大家都來傾聽捕獲俘虜的故事。

每個邨民的眼睛都睜得非常之大，都覺得很奇怪；嘴也張得挺寬的，露出一副像白銀也似的牙齒。他們的奇異，因為近幾個月來，大家都受夠了這個白神的驚嚇，譬如突然失蹤了武士夜間白神降臨到茅舍，人無故被殺了；一切的一切，大家都以為，要是遇見了白神，定得死的，如今既然捕到了，一定能夠剷除後患了。

但現在是剷削了他的威力了吧！每個黑人都如此地思想着。但在剎那間，有個女人，突然奔到泰山跟前，狠狠地打了他一下耳括子。其他的，也都照着她的樣，打着耳光。從此，人猿泰山的臉兒變成衆矢之的了。

直到會長孟格來了，用他的長矛趕開了邨民，並且命令他們：

「我們須到晚間方許殺他。」

象靜靜地站在叢林中，側着耳朵，蹣着鼻子。牠在想些什麼？想找泰山麼？想泰山拯救牠的情形麼？現在在籌劃去搭救泰山的計劃麼？這是誰都不知道的。但是，泰山救了牠，牠竟不去救泰山麼？這不是一個人能懂得象的個性的。英國人常在印度獵象，他們也從未聽見過，象會救人的。於是，現在象，是否會去搭救泰山，這終究是個疑問。

象聽到黑人的叫喊聲，竟嚇得逃走了；但是，不知怎的，忽又停止了，舉起牠的長鼻子，咆哮着。

孟格邨又歸寂靜了，象的咆哮聲，黑人們完全沒有聽得，但是人猿泰山的耳膜神經，已經被刺動了。

泰山被禁在茅舍中，黑人是預備到夜間再殺死他的。他正被押着走在半路上，忽聽得象的叫聲，他就抬起了頭，也回答了一聲非常尖銳的咆哮，嚇得那些押解他的武士，都奔近來，擎起了長矛，包圍着他，但泰山仍然是非常鎮靜。接着又來了一聲象的咆哮，這明明是答覆的表示，人猿泰山覺得非常滿意地，安心地低着頭走到茅舍中去了。

就在那天的下午，泰山祇聽得邨民們，預備晚宴的歡呼聲。從茅舍門縫中，他又望見女人們忙着整備煮肉的柴火，又在鍋中加滿了水；但是，引起泰山注意的，却是象會不會從林間來救他。

不消說，泰山不敢相信象一定是會來的。他了解象，比了解他自己還要來得透切；他知道象雖是身大力壯，但是怪胆怯的。他知道象既經受了黑猿的驚嚇，象是不敢再來擾惹他們的，到了黃昏，象果然沒有來，泰山已知他的命運將受環境的支配了。



整個的下半天，他準備着，籌劃着脫險的計劃。漸漸地掙脫着被綁的繩索。他預料在黑人來捉他出去被殺之前，他一定能夠得到自由了。泰山想到這裏，他的嘴角角上充滿了笑勁兒。同時他又想到，倘不能恢復自由，到了那時候，他的手指和牙齒，必定在敵人的喉嚨中間了。他打算在他未被他們殺死之前，他一定得給他們嘗嘗他的辣手呢！

最後，他們來了——武士的臉上都畫着怪怕人的臉譜，他們一窠蜂地把泰山拖了出來，外面的郵民，都驚喜交集地拍手歡呼。

泰山被他們送到木樁跟前，預備把他綁在上面，等到舉行過了舞蹈之後，再結果他的性命。這是黑人收拾俘虜的刻板的儀式。但是，泰山不是好惹的，未待他們動手，早已給他掙扎掉了。細綁物，得到了自由，他非常敏捷地，一箭步搶到某個武士身前，拍的一聲，摔到了那個黑傢伙，接着又去撞另一個，同時還帶着咆哮。祇是寡不敵衆，泰山終於又給四五十個黑人團團圍住了。

拳頭，手掌，脚尖，像雨也似的打在泰山身上——泰山雖被捆住了，但還能抵抗着。他不但還有蠻力，而且也是智謀雙全的，於是不一會兒，泰山又掙脫了繩索，復跳起來，打倒了好幾個黑人。

雖然，黑人也有二十多個受了傷，而且有兩個竟受了重傷，躺在地上爬不起來，但是，那些未受傷的，還是繼續他們的戰鬥。

他們到底能用強力征服他嗎？雙方廝打了半小時，泰山畢竟又受傷倒地了，黑人急忙推舉一個武士，阻斷他的退路，預計用長矛戳死泰山。那武士就雄糾糾氣昂昂，蠻氣十足地，飛步上前，郵民們在後吶喊助威。

武士站定了，舉起長矛，預備向泰山的身體刺去，近些近些，快要刺着白大漢的身體了。咆哮的

叫聲，從泰山嘴裏發出，使那武士毛髮悚然，不敢貿然拋擲他的長矛，恐標的不中。

黑武士等到有了一個最後的機會，把長矛舉得更高，用足了膂力，正要拋擲的剎那間，那知叢林中又送來了一響雷鳴似的叫聲。那舉矛的手又止住了，他驚惶地張望着，其他的黑人也聽到了，大家還以為是泰山最後的哀鳴。

黑人們只見有頭碩大的野獸來了。他們看見那頭大獸已到了柵欄近邊了。他們看見柵欄的木杆已在動搖了，忽然那柵欄就像軟草一樣易折地坍塌，大象也就泰然地越過了倒塌的木柵。

這一來，却嚇得黑人們左右逃散。祇有那幾個按住泰山的黑人，因為精神貫注在一起，所以沒有發覺，還是像沒有出岔子之前的用着死勁，捺住泰山。

象也不去追趕已逃的黑人。牠來到泰山跟前，象知道泰山還沒氣絕，但他的身上已是鮮血淋漓了。

那黑武士，舉目望望他的同伴時，只瞥見一個長長的肉鼻子，不住地在身前晃動，一雙小眼睛中拚出兇光——嚇得他欲哭不得。武士正想拔腳逃走，那知身體已給象鼻捲住，舉得高高地丟到遠方地面。其他的也像他一樣，擲籃球似的斷送了命。

酋長孟格重又招集他的武士。他的眼睛只注意在那象的大象牙上。他鼓勵他的武士，囑他們重拾長矛，再向象去決戰，但當他們來了，象却已把泰山掙在頭上，跨過木柵，朝着叢林中回去了。

象的狩獵者證明象是不會救人的，但是，如今的這頭象，也何嘗能夠例外呢？這因為泰山不是一個十足的人——他從小生長在叢林中，也不啻是其林中的猛獸。

人猿泰山和象，從小就在一塊兒玩耍，他通常是躺在象的頭頂上，在明亮的叢林的月光之下，

共同散步談心，由此，今天象的所以會來拯救泰山，該也不是偶然的事吧。

### 爲子女而戰爭

悌凱已經是個母親了。人猿泰山非常關切她的小猿，比通加——孩子的父親，更愛他。這因爲泰山太愛悌凱，她雖然是上了年紀的母猿了，但她的天真溫柔，還是像幼年時候一樣，不像克卻克族的其他母猿一樣的兇悍。她的脾氣還是十足的孩子腔，不是在叢林空間捉迷藏，便是吊在樹枝上盪千秋，這些玩意兒，原是泰山——人的靈性的創造。

泰山本來也愛這套小玩意的，祇因爲年齡的漸高，使他減削了興趣；悌凱也直到嬰兒落地前，才放棄這應享的權利；但是從此之後，悌凱的脾氣竟大大的轉變了。

泰山第一次看到她的脾氣轉變時，覺得非常之奇。有一天早晨，他看見悌凱坐在一枝很低的桎枝間，有一樣東西緊緊地被摟在她的懷裏。這東西很小，但儘蠕動着。泰山認不出是什麼東西，受了好奇心的驅使，所以走上前去瞧個究竟。

悌凱矇起她的眼睛，不善意地凝視着他，把胸前的東西摟得更緊些。泰山走得更近，悌凱便站了起來向後退，而且還露出着獠牙。泰山摸不着頭腦，在整個的過程間，悌凱對泰山從來沒有露出過牙齒的，除了在玩耍時間之外；但是，今天，她明明不是在玩耍呢。泰山祇有用他的棕色的手指，不住地在烏黑的頭髮間搔着頭皮，斜着頭望着她，他索性走得更近前些，看個明白，悌凱胸前的小東西。

悌凱又往後退着，翹着上嘴唇。泰山竟伸出手去摸着她胸前的小東西，那知悌凱咆哮着，猛的

撲倒在他的身上。她的牙齒竟咬住了他的手臂，在他尚未脫身之前。當他跳上樹時，她還在後邊追着。但是，悌凱因為抱着她的小猿，所以追不上他。泰山站在安全的樞枝上，帶着非常奇特的目光望着她。悌凱怎會變得如此兇悍呢？方才小猿是由她的手臂摟住着，因此使泰山看不清楚，但在現在，因為她轉了身，他就看見了。原來是她的小猿啊！

在這幾天之中，她是比較容易疑惑的。但是，這情形也使泰山覺得痛苦；這是她的應盡的義務，要是換了他，在世界上的他，決不一定比她殘忍的，或者因為她是人猿，但是人猿的集團裏，愛護嬰孩的母愛天性，豈能例外呢？

直到現在，泰山手臂上的創傷，還未痊愈，泰山總是掛念地，要想看一看通加新生的兒子。現在又有了機會了，泰山再走到悌凱跟前，可是悌凱又是咆哮着。泰山善意地說：

『人猿泰山決不殘害悌凱的子女的，請讓我瞧一瞧。』

『滾開些！』悌凱命令地說：『再胡纏，我要殺掉你。』

『請讓我瞧一瞧，』泰山懇切地說着。

『滾開些！』她又重復了一句：『那邊通加來了，他會趕走你的，通加也會殺掉你的，這是通加的女子。』

野蠻的咆哮，通加靠近在泰山的後面，牠是聽得牠伴侶的話而來的，牠是對泰山來威脅的。

現在的通加，好像悌凱一樣，不像在兒童時共同玩耍的游侶一樣。有一次，泰山曾救過通加的生命；但是，人猿的記憶力很薄，不消說，通加是早已忘記的了。泰山和通加也曾有過一次鬥爭，但獲勝的完全是泰山。自然，通加要是想到了這些，決不敢再來挑釁的；但泰山却不願與牠計較，因為通

加現在的舉動，原是爲了愛護牠的兒子，假如牠在可能範圍之內，牠應該如此地盡責的。通加兇惡地咆哮着，欲向泰山撲過來，可是，泰山反而避開了，通加還是要撲打過去，但泰山又第二次第三次的避開了。

泰山被逼着擲出他的長草繩去，這好像是昨天的玩耍，今天也何嘗是懷有惡意的；通加第二次撲上去的時候，泰山就用草繩去恐嚇牠，果然，牠是嚇得非凡，其實，泰山並非有意要去套住牠的頭。在通加又轉身撲上去之間，泰山便乘機跳上了樹枝。

通加見泰山逃走了，更加憤怒地追上去。悌凱靜觀着他們。這時不知在她的內心作着如何的感想。通加的爬樹遠不及泰山，又不敢爬到最高點，因此，泰山便可以安全地坐在上面，下望着通加。又從他的人的靈性中，想出了好多的卑鄙的名詞，笑罵着通加。通加於是更加憤恨，氣呼呼地吐着白沫，老在下面蹠跳，咆哮，還是不願屈服。泰山的手往外一伸，那個大活結，漸漸地從空中降了下去，但泰山不是蓄意的要套住通加，於是一直宕到牠的膝蓋邊，泰山才用力收了一下子，那活結鈎口已緊緊地收住了通加的兩條毛腿。

通加的感覺非常遲鈍，等到牠發覺，已無法脫逃了；泰山又把繩收了一下子，通加已懸在半空中了，離地約有三十尺高。通加已失却活動能力了，祇會咆哮着。

泰山把繩繫在樹榦上，跳下一層，靠近了通加。

「通加！泰山說：『你的愚蠢，真像犀牛。現在你若在這裏，等到你稍爲聰明些，再放你下來。在這裏等一會兒，請你望着我和悌凱去談話。』」

通加聽着又恨恨地罵着他，但泰山祇笑了笑，沒去理會牠，自顧自跳下樹去了。泰山又走到悌

凱跟前，悌凱還是露着獠牙，和兇悍的咆哮。他安慰着她；他伸長了頭頸，他一定要看一看她的小猿。但這雌猿一定不肯給他瞧。

悌凱恐泰山來搶走她的幼猿，於是想逃避了。她站了起來，越過空場，因為在那兒有人猿族在那裏憩息着，或者在找覓食物；但泰山見她既已逃走了，也不去追她，也不願再瞧她的幼猿了。泰山所以一定要瞧那幼猿的究竟的用意，原是疼愛她的幼猿，實無絲毫惡意的。因為這是悌凱的兒女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泰山疼愛悌凱。

現在，通加越叫越急了。牠不再痛罵了，牠却轉變牠的口鋒，懇求着。因為牠被吊在空中，腿上的活結越收越緊，幾乎要淌出鮮血來——牠實在受不住。野蠻的人猿，有好多坐在牠的下面，牠們都引爲奇觀地嘲笑着牠，這也許因為牠們每個都吃過通加的麩，現在見牠如此狼狽，那得不大快樂呢。牠們當然不會替牠解圍的。

悌凱見泰山轉身回林中去了，她站在空場中間，忽而又坐了下來，抱着她的幼猿，緊緊地摟在懷裏，憂慮地東望西張。自從養了兒子之後，悌凱的性情竟大變了。他看泰山也變做她的仇敵了，因為她覺得在她的四周，沒有一個朋友。就是那個可憐的老莫格，牙齒已稀疏地脫落了，眼睛也老花了，能力衰敗了，祇會找些蟲類當食物了，但她竟也不放心牠，誠恐牠有害幼猿，甚至怕牠要咬吮幼猿的血。

因此，悌凱除了悉心保護幼猿之外，其他的，都不是她所顧慮的；因她不能面面俱到，就沒注意到有對黃綠眼睛正逼視着她，從她後面的樹叢邊的空場上。

那是一隻飢餓的豹，牠望着這塊近在手邊的肥肉，正是垂涎欲滴，但牠也顧忌那些就近的大

猿們。

啊！假如這雌猿抱着她的幼猿坐得更近些；豹一定早已跳出來。就是大猿們出來拯救，豹已經啣了牠的肉遠走高飛了。

豹不住地搖晃着尾巴；下巴垂得低低地，露出着黃牙和一條紅色的舌頭。但悌凱完全沒有看見，就是在他四周在憩息和找食的大猿們，也沒有看見泰山，也沒有看見啊！

通加的求救聲和其他人猿的歡呼聲，泰山聽見了，急忙調轉身來。這時候，正有一隻人猿，不住地爬着樹，到近通加的身前。在先前，牠曾吃過通加的苦處的，現在牠知道通加沒有抵抗能力了，所以想來趁現成地報復牠，捉弄牠。那知牠好不容易地，把吊宕在空中的通加，抓到自己的身前。泰山看見了，叱罵着牠，正想去咬通加，但泰山已跳到人猿蹲着的樹枝上了。當一隻毛手抓住通加，通加發着極叫的剎那間，泰山已跳到人猿的旁邊了。

那人猿經泰山一推，就滾跌下地了，泰山所以出此辣手，並非爲了救通加，却因爲惱怒那人猿的暗箭傷人。那人猿在老羞成怒之餘，又跳上樹來攻擊泰山，但泰山不用吹灰之力，又把牠打下了樹枝。

泰山見通加也够受了，而且通加已經討了饒，於是他痛責着通加，斥牠不應該這樣的冒失，怎能制敵取勝呢。並且他更說明了他的威嚴，不要說通加，就是任何人，都不是人猿泰山的對手。

說完之後，泰山正欲把通加放下來，當兒，剛才吃了虧的那人猿又跳上樹來向泰山進攻，翹着嘴脣，露着牙齒，分明是挑戰的模樣兒。泰山知道牠的來意，於是未等牠近前，就先下手爲強，大叫一聲，飛步上前迎戰，用勁地搭住了那人猿的喉管。

那人猿無力抵抗，終因在極枝上站不穩腳，翻身倒下了。跌到十五尺的距離間，給一根大的樹枝托住了那人猿，所以泰山又和牠鬥了一會兒。祇因為樹枝不是戰場，泰山在跌下去時抓住了樹枝沒有跌到地，可是那人猿就像拋皮球似的直滾到了地面。

泰山蹲在樹上，瞧人猿在地上打了幾個滾，接着就爬了起來，不住地用牠的前爪撫摩着牠的胸前和周身的創痛，嘴裏更不絕地發出怒罵聲。

泰山望了將有一分鐘的光景，就昂起頭來，吼了一聲人猿勝利的狂叫，這聲音響極了，聲浪充滿了整個叢林的空闊。

蹲在小空場那邊的豹，被驚動了，顯得不安地，當牠聽到了這叢林中的震天的吼聲之後，豹驚奇地忽左忽右地張望着，好像打算逃走似的。

『我是人猿泰山！』泰山自誇着：『我是狩獵的權威者！整個叢林間，再沒有像我一樣偉大的了。』

這時他仍舊朝着通加那邊走去。梯凱看得很明白，在樹上，她把她的孩子放在柔軟的草上，稍稍走上前一步，這分明是想瞧個更明白。在她的心扉裏，是猜疑泰山呢？或者是佩服泰山征服了那人猿呢？

豹看見那隻雌猿已離開了她的幼猿，讓小猿獨個兒睡在軟草上，豹又揮動着牠的尾巴，牠雖然要想獲得目的物，但豹畢竟還有些畏懼。方才猿人的勝利的吼叫，也足夠使豹担心的，要恢復牠受驚的神經，也許得過幾分鐘之後，才能還原吧。

等豹恢復了原狀，泰山已到了通加的跟前，泰山解脫了打在樹幹上的繩結，使人猿漸漸地降



下去，直到通加的兩手抓住了樞枝，泰山才住手不放。

很快地通加安全地站在樹枝上，解脫了繩結。在牠怒氣冲天的心扉中，通加並不感激泰山放牠下來的恩惠。牠祇記得，泰山不應該如此地辣手，使牠受了這末一場的痛苦。牠仍舊要想報仇，但是，兩腿麻木，腦裏昏漲，使牠不能夠滿足心願。

悌凱這時候正近在樹下，仰着頭朝上望着。她那寶貝的幼猿，還是獨個兒躺在那邊軟草上。豹已振作了精神，跳起身來，腹部幾乎貼住了地面。牠凝視着悌凱的幼猿，張合着嘴巴，似乎已經嘗着了這鮮嫩的肥肉的滋味了。

泰山忽然瞧見了空場那邊的情景。他就吃驚地跳下地來，急急地奔到那邊去。悌凱看見了泰山的動態，還以為他要損害她的幼猿，於是即刻張着牙齒顯着挑戰狀態。但泰山沒有去睬她，他儘管自顧自地奔去，她的眼睛分明看見他是奔到空場那兒去的。在這兒，豹已從灌木中漸漸地走出來，對準着幼猿睡着的草地走來，相隔的距離，僅僅祇有幾碼的光景。

悌凱嚇得極叫着，跟在泰山的後面追了上去。豹看見泰山來了，牠看見小猿在牠的前面，牠以為泰山要奪牠的一塊已經落在牠嘴裏的肥肉，於是發着火怒的咆哮，預備鬥爭。

通加已經聽見悌凱的叫聲了，也急急地追趕前來了。其餘的幾隻大猿，也咆哮着追趕上來了，一同奔到空場那兒。但牠們離開幼猿都有好些路，祇有豹和人猿泰山比起來，兩下的遠近差不多，如果他倆一同奔跑，幾乎可以同時奪得錦標的；他倆一起停步了，各人站在各人的一邊，他倆都是怒氣沖沖地，張着嘴，露着牙，眈視着夾在中間的幼猿。

豹很容易可以抓到幼猿的，但恐對手趁機先進攻牠，於是敢不敢先動手；但泰山也有同樣的心

理，而且他比豹來得麻煩，必須彎腰俯身去抱小猿的；可是，梯凱已越過空場來了，牠靠近豹，雖然牠的愛子心切，但恐怖的心畢竟戰勝了慈愛的心。

在她後面來的是通加，牠奔着又停着，這也足見牠的心在忐忑着，在牠的後面來的是其他的大猿們，都是聲勢汹汹地，一路上嘶吼過來。豹的黃綠眼睛首先逼着泰山，後來便轉到克却克族的人猿身上。豹想逃走了，但牠正在飢餓着，怎肯放棄擺在眼前的鮮嫩的肥肉呢？於是又站住。牠正想去抓幼猿的當兒，給人猿泰山看見了。

豹避開了泰山的摔打，但泰山的手掌就打中了豹的後腦。豹更加動火了，狠命地撲上去，幸得泰山敏捷，已經拔出獵刀，捏在手裏。

幼猿忘記豹是牠的仇敵。現在，竟用牠的脆嫩的牙齒，咬了泰山的一口，人猿泰山已置生命於度外，他願意和豹戰鬥到底，非得到最後勝利，決不肯甘休的。

他於是趁豹的跳躍的空隙，他就衝出去，從豹的後面跳上了豹的背，他的牙齒就咬住了豹的頸子，同時還運用他的一隻手，搭住了豹的咽喉，更用另外的一隻手，捏着獵刀準備刺進豹的腹邊。那豹掙扎着，咆哮着，終因支撐不住，和泰山一同倒在地上了，豹還是張着嘴，似乎想掙脫那泰山的堅強的手掌，亦似乎還想死裏求生地復仇。

泰山比豹跳得更快，梯凱很快地奔來，抱起了她的幼猿。現在，她坐在高高的樹枝上，安全地，逃出了殘害的恐怖網，那個小小的東西又緊摟在她的濃毛的懷裏了！她又安心地，睜着一對野蠻的小眼睛，怪有興味地望着空場上的戰鬥的場面，她更發着刺耳的尖叫聲，喊着通加和其他的大猿們，也跳進去參加混戰。

那些人猿衝上前去，惡狠狠地也要加入作戰；但豹仍是不足介意地——牠沒有把牠們放在眼裏，牠竟把泰山從牠背上丟了下來，泰山還未站住腳，可是，那豹接着又舉起後爪踢將過來。

泰山的皮膚上流着血；但是，這責任應該歸給通加負擔的。

泰山的流血，有誰能夠懂得他呢？只有通加現在也應該爲子女而戰鬥，牠馬上跳了起來，咆哮着，狠命地向着豹撲上去，牠長長的獠牙，當時就咬進了豹的白的喉間。牠強有力的手臂，不住地在豹的皮肉上亂摔亂打。

通加的這種逞性的打法，告訴了其他的大猿們，也趕來趁勢亂打，終於把一隻生龍活虎似的大豹，打得死去活來，一片人猿的得意的歡呼叫聲，震動了整個的林間。

在這恐怖的混戰狀態中，悌凱安穩的坐在樞枝間，覺得非常得意地晃動着身子，樹枝和葉亦跟着她的身子搖曳着，許多雄猿們如德克、莫格，以及其他克却克的母猿們，也都喝彩叫好，助威，好像足球場上啦啦隊似的。現在的叢林間，被充滿着的是一片的喊殺聲。

咬呀，抓呀，衝呀，撲呀，豹拚命地掙扎着牠的生命，盡力地抵抗着牠們。有隻獅子，隱匿在較遠的地面，聽到了克却克族的大猿的喊殺聲，也覺得不安起來了，趕忙立起身來，奔到較遠的叢林之中去了。獅子，本稱獸中之王，但現在聽到了這片戰鬥聲，竟胆怯地避開了，這足見這次鬥爭的厲害，也許是在林中堪稱爲空前的一場大血戰了。

現在，那頭強有力的豹，已經是聲嘶力竭了，渾身淌着鮮血。但大猿們的餘威猶存，還是撕打着。直到豹的那件美麗的，玉彩的，美麗的外衣，給牠們撕得粉碎了，牠們才痛快地住了手。牠們的手剛停止，那頭豹好像復活似的，忽的又跳了起來，但剎眼間又倒了下去，畢竟是氣絕身死了。

泰山站在豹的屍身上，爲了救幼猿而被傷得渾身的血漬還未乾透，他便仰着流着血水的臉兒，來了一聲人猿的勝利的吼叫。

他的那些濃毛朋友，克却克族的人猿，也跟着他各自地來了一聲同樣的勝利的叫聲。那些母猿，這時才敢安全地跳下地來，來到豹的屍身跟前。

悌凱很快的靠近泰山。泰山轉身去，看見她的幼猿，仍舊緊緊地偎在她的濃毛胸前，他便伸手去抱那小猿，他猜想她又必將露出兇牙，或者往後退避，或者惡狠狠地向前撲來。但出於泰山的意料之外，她却很溫柔地，把小猿放在泰山的手臂中，而且走得更近些，撫摩着泰山身上的創傷。

現在的通加，在戰鬥時雖也受了傷，但是並不怎樣的沉重，牠也坐在泰山的旁邊，看着泰山和牠自己所生的幼猿逗趣，並且牠更幫助悌凱，共同爲泰山洗滌和看護創口。

## 泰山找尋上帝

他那死去了的父親的書中，明明說是在海灘小屋裏；現在，人猿泰山找求出了許多事情，於是他的幼稚的頭腦間，奇疑着。他耐性地推敲着。到後來，他竟能懂得書上的小虫的原理，他更了解用幾個小虫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句說話。他雖然不會說話，但他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着，希望有更大的進步。

一本字典，啓發了他的智慧，於是，當他下了幾年苦功之後，漸漸地，懂得字的意思了。他學習了這個，再去學習那個，他學習了許多的新世界的事物。這正像在叢林之中一樣——就是打獵，人猿泰山是個狩獵的權威者。

不消說，書中有很多的字使他奇怪的，在一課之間，或在其他的一課。有一個，使他覺得最奇怪的，就是上帝 (God)。唯一使得泰山奇怪的，就是這個組合特別短，而且書體又是兩樣的，活體字，並且第一個小虫比任何個其他的同樣的小虫格外的大——就是一個雄性的第一個小虫，小寫活體字母的雌性的後兩個小虫。在這中間他猜疑着，這三個字的組合的意思，一定比其他的小虫來得重要。他想像了好許個人的模樣——最高女神，造物主，或者是宇宙的偶像。他雖然把這三個字接連地研究了好幾個月，但是，還是猶豫着。

無論泰山如何判定這句的解釋，一定比他自己樣的人要敬重些。不過，他還是搜尋着參考物，但是，屋內所有的參考書，都沒有指出他所想像的解釋。

但是，這個 (God) 字，始終是在他的猶豫的包圍中。有一次，他想——它好像是一個偉大的領袖。他怎會知道呢，無論如何，泰山不會懂得上帝的人猿泰山的指示，他的腦力，在叢林之中是不平凡的。

但在所有書本中，他找不到上帝的圖像，他又疑惑上帝一定是個操有完全權威的最高者。他要從圖像中尋求他的想象，但是，竟沒有一張上帝的圖像。後來，他又疑惑着，上帝也許是和他同樣的，於是，到了最後，他決定從各個場合中去找尋解答。

他去請教莫格，牠是年高，以及見到過很多奇怪的事物，在牠的長長的生命的过程間；但是，莫格，是一個人猿，怎會懂得呢？

納果，聽出了泰山的問話，牠就道出了一個知道了長久的故事來：牠說有一個權威者，能夠發散出閃光，雷響，和下雨，都是從月當中來的。牠曉得這個，牠說因為彈彈舞是在明亮的月光之下舉

行的。納果和莫格都認爲是不错的，唯有泰山則不以爲然。無論如何，他以爲還是個疑問，因爲他所想像的不是這樣，他要去觀察月亮了。

那晚，他到了叢林，爬到樹上。月亮宕在夜幕掀開了的空間，泰山爬到最高的枝頭上，抬着面孔，覺得非常奇異。現在，他明白了，月亮仍舊離他非常之遠，和他站在平地上朝上觀望時候一樣的距離。他猜想月亮這一定是故意的躲避他。

「來，月亮」他叫道：「人猿泰山不會傷害你的！」但是，月亮仍舊高高地掛在太空。

「告訴我」他又繼續說：「假如你是大的王，那耀眼的閃光，那嘩啦啦的颶風，以及送水下來，在叢林中的人們，覺得天氣黑暗和陰冷的時候，告訴我，月亮，你就是上帝麼！」

泰山叫月亮的時候，不像普通人叫月亮的名詞一樣，泰山本來不曉得英國語言的；但他是有他的名詞的，憑着他自己的一種意思，他把書上每個的小虫都捏造了一個發音。他不像人猿一樣，見到了一件事物之後，祇留下了心理上的一個印象就算，他一定要把每件事物定下一個字的，在讀的時候，他造下了這許多字；他的說話的字，就是從他的父親的書中學習得來的。他把每個小虫都創造出了發音，雖然是隨意的，但竟也有幾個發音有些類似的。

泰山不懂得上帝這三個英文拚字的寫法。人猿認小虫是有雄和雌的分別的，如果照人猿的發音讀起來，那雄的讀做勃，(Bu) 雌的讀做摩，(Mu) G 泰山把它讀做來，(La O) 他讀做都，(Tu) 以及 D 讀做毛。(Mo) 所以上帝(God) 就變做勃來摩都摩毛，(Bulamutummo) 或者，在英文中，把這勃來摩都摩毛譯出來，那意思就是雄 G 雌 O 雌 D，(HE-G-SHE-O-SHE-D) 講到猿人的名字發音，原也是依照人猿的說話的。泰山(Torzan) 是從兩個人猿的字拈

成功的，就是 TAR 和 ZAN，意思就是白皮膚。這名字是他的養母替他取的，她叫克賴，一隻大的母猿。當泰山第一次寫人類的文字的時候，泰山總是沒有機會能夠從字典中尋出白 (White) 或者皮膚 (Skin) 這兩個字；但是在書本中他曾看見過一幅一個白色小男孩的圖畫的，因此，他便寫出他的名字來，叫做勃摩第摩士摩羅 (Bumudemumuro)，假如要譯成英文，那就是他是小男孩。

泰山的拈法，既不切合實用，而且又是費時的；他更沒有像我們的分着過去和未來的，學校中所熟用的文法。如果你也想學，那就要把 B 字寫作 Do-Tu 代替 O，Bo 算是 A，祇要看 He-Boy 就可以明白的，那你就得加上猿語中表示雄性的 Bu 在前面，同時在每個小寫活體字的前面還得加上 Mu——這在普通人學習起來，是會厭煩的。

泰山叫着月亮，月亮並沒有回答他；人猿泰山就顯得不耐煩了。他挺着他的胸脯，張張他的牙齒，伸着他的作戰的手掌，惡狠狠地完全像是人猿戰鬥的模樣。

「你不是勃來摩都摩毛！」他叫：「你一定也不是叢林中的王。你沒有像泰山一樣的偉大，戰鬥的大力士，狩獵的能手。在這裏，再沒有人像泰山一樣的偉大的。假如這裏真的有一個勃來摩都摩毛，泰山能夠殺他。下來！月亮和泰山來決個勝負。泰山將要殺了你。我是泰山，殺者能手！」

但月亮沒有答覆給泰山，而且給一陣飛來的黑雲遮住了它的臉兒，泰山心想這一定是月亮見他畏懼了，嚇得躲起來了。於是他從樹頂上爬了下來，喊醒了納果，告訴他，泰山多偉大啊——他能夠使月亮恐怖得躲在天空中，不敢露出面目來。泰山講月亮是雄性的，這因為無論什麼事物，只要是廣大的，或威嚴的，在泰山的習慣看起來，都是認作雄性的。

納果覺得不以為然的，因為牠非常倦呢，所以叫泰山走開，讓牠獨個兒好好地睡一會兒。『但是我該到那裏去找尋上帝呢？』泰山又問：『你是年高的，假如這裏是有一個上帝的，那你一定看見過他的。他是怎麼樣的？他住在那裏？』

『我是上帝！』納果回答他：『現在要睡覺，別再擾亂我吧。』

泰山看着納果，凝視了好幾分鐘，他的頭縮進在他的肩胛的中間，他的下巴凸出在外面，翹起着嘴唇，露出着白牙齒，然後，低低地咆哮着，他跳到人猿身上，用他的牙齒，咬着納果的毛肩胛，更用他的手指叉住了人猿的喉嚨口，搖着這個年老的人猿，他才放鬆他的牙齒。

『你是上帝嗎？』泰山兇狠狠地反問着：

『不是，』納果哭喪着臉：『我祇是一個可憐的老人猿，讓我獨個兒，請你放了我，請你去問黑猿吧，上帝到底在那裏。他們都沒有毛的，正像你一樣，而且也都聰明的。他們能夠知道的。』

泰山饒恕了納果，轉身走了。這指示給予他，却使泰山發生了難題，他非但不和孟格邨的人們熟悉，而且與他們的領袖孟格是冤家，他怎能向他們去請教呢？他只能在暗地裏先去探察，假如他們真的和上帝是有交往的，那祇有到那時候再作道理。

當時，泰山就從樹上到黑人的邨落去了，同時他回想着以往的一切：他的獵刀呀，毒箭呀，黑人用的標槍呀……這些東西是否能夠在抵抗黑人時，當作武器用。

假如他碰到上帝，泰山準備着一條草繩，一支長矛，或者一支毒箭，能否抵抗仇人的進攻。人猿泰山希冀着：上帝能夠告訴他種種戰鬥的方法。

天已經黑了。當泰山到孟格邨的時候，四周很是寂靜，黑夜遮住了夜的景色，泰山便蹲在一株



大樹上，忙着探察工作。在他的下面，在邨落的街道上，他看見男人和女人，男人都是塗着怪誕的臉譜。其中有一個更怪駭的，生得很長，走路也像人一樣的用着兩隻脚的，可是却生着一隻牛頭。一條尾巴晃動地拖在他的後面，一隻手拿着一根馬的尾巴，另外一隻手捏着一把毒箭。

泰山非常驚奇，難道竟有這麼的湊巧，已經遇見了上帝嗎？這個東西既不像人，又不似獸，那當然是上帝呵！泰山非常注意地看着這個怪東西。他看見黑男人和女人都跪在地上，好像見他非常恐怖似的敬重着，當這樣怪東西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。

現在，泰山聽見這怪東西在說話，這許多黑人都肅靜地聽他的說話。泰山確定這個一定是上帝無疑，要不然，這許多黑猿怎會服從他呢？尤其黑人是愛多開口的，現在怎會閉口不言的呢。泰山到這裏來探望黑人，還在幼年的時候，從孟格邨捉了一個黑武士，奔回去。現在，在叢林之中，就是獅子也不是泰山的對手了。

那晚，泰山見到許多奇怪的事，沒有一件是他能夠懂的；同時，也許因為他們太奇怪了，泰山便認為上帝必定與他們有所往來的，他不能夠懂得。他看見三個年青的黑人，用長矛在一種巫術的典禮中，由那妖師做着不可思議和神出鬼沒的儀式。

這偉大的動人感情的場面，泰山看見妖師把三個棕色手臂上刺出來的血，染到酋長孟格的手臂上，再把孟格手臂上的血，交換到這三個年青黑人的手臂上去。他看見那馬的尾巴，浸在一隻裝有水的鍋內，妖師就把這水洒在三個武士的胸前和額角上；在未洒之前，先由妖師在鍋的四周跳動了一會兒。泰山當然不知道，這是黑人的迷信動作。舉行過如此的洗禮之後，那三個黑人便會勇於戰鬥，即使碰見了仇人和遇見了危險，他們也就不會恐懼了。不消說，假如泰山懂得其中奧妙

的話，那他一定會跳到邨街上去，把那根馬的尾巴和一鍋的水，奪爲己有的。

但是，他不懂得這些，因此，他祇有奇怪，他越看越奇怪了，他也越相信，自己是在上帝的上面，於是，泰山要準備跳下去，打算有所請教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有隻獅子在邨柵附近的外面吼了起來。黑人聽到了這突然傳來的獅吼聲，也就突然地停止了他們的叫喚，肅靜無聲地戰慄着。就是那個妖師也被嚇得發怔地站着，在那巫術師的計劃中，打算利用這個恐怖的機會，施展一些他的妖術，藉此好讓黑人們領教，可以多得些酬答他的謝禮。

其實，已經給了他很多的謝禮了。三個年青的受妖禮的武士，送給他三頭山羊，其他的黑人也送了他很多的食物和唵佛珠，在同一的禮物中，還有一卷銅絲。

那知在這個全邨的空氣正在靜默的當兒，忽有一個女人的大笑聲，衝破了靜默線，神經刺激地和昏亂着。就在這一分鐘間，泰山從樹上跳到邨街上。他很勇敢地站在他的仇人之前，他本來很高，比所有的孟格的武士都要高出一個頭，泰山立着的一副姿態，筆直地好像黑人的長矛，雄壯英俊，威武猶如獅子。

約有一分鐘的光景，泰山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妖師。每隻的眼睛都注視着他，驚恐地。一霎眼間，泰山終於朝着那不可思議的妖師跟前走去了。

這樣一來，每個黑人都嚇得站不住腳了。因爲在近幾個月來，他們都担心着和奇怪着，那個白色的林中神，忽然在邨中央的毒箭被竊了；武士在林中的道路上忽然被暗殺了，可是到了夜間，死者的屍身却會從空中落到邨道上來的。

他們本來在提心吊胆着的，如今見到了這泰山的廬山真面目，那安得不怕上加怕呢？不過，是在白天的話，武士一定大夥兒地衝上前去，向泰山進攻的，但在夜裏，尤其是今天的夜間，不能和往常時候相提並論的；因為他們請妖師才舉行過巫術，心裏自己更加重了一層恐怖的情緒。他們各自轉身溜走了，各自回到他們的茅屋中去了，好像泰山趕他們走似的。過了一分鐘之後，站在地上的，祇賸了一個妖師。屹然地站着不動，落入半催眠的狀態中，在他慣會欺騙人的心坎裏，準備着一種新的恫嚇。

『你是上帝嗎？』泰山問：

這妖師沒有辦法能夠懂得這種言語，他祇跳了幾跳奇怪的步伐，跳得很高的在空中，接着轉了一轉身子，曲着股，伸着頭，在泰山的面前。他祇高聲地喊了一個單音的『爬！』意思就是叫泰山走開；但是，他的這個字，等於和沒有說一樣。

泰山沒有去理睬他，他本來要來請教上帝的，現在怎肯移動他的脚跟呢？那妖師見來者不聽他的指揮，他預備要試驗新的巫術了。先把捏在手裏的馬的尾巴上呵了幾口氣，又用別隻手裏的毒箭，在馬的尾巴上畫了幾個圈圈；這樣之後，就非常謹慎地對着泰山向後退了幾步，又對着馬的尾巴說了幾句奇怪的鬼話。然後又揮動了這尾巴，在他和泰山的距離之間劃了一條界線。

『你不能越過這條界線，這是我的法術，我的法術是非常靈驗的。』他叫着：『停着！你不肯停止你的脚步，那你就得死。我的母親是一個伏都教的道士（就是黑人中的道士）我的父親是條蛇；我是仰求獅子的心和豹的五臟維持生活的；我吃嬰孩當早餐的；叢林之中的魔鬼，都是我的奴隸。我是一個最有權威的巫師，在世界上，我不怕什麼，我也不會死的，我……』

妖師不再說下去了，他就轉身逃走了！因為泰山已經越過了這條死的界線，仍舊是活着的。妖師拚命的跑，泰山也拚命地追。泰山一定要追到上帝。於是他一壁追一壁喊道：

「回轉來！回轉來！上帝！我不會殘害你的。」

但妖師那敢停止呢，他逃着命，跳過泥堆，跳過郵民門前的燒火的死灰。

正在妖師要跳進他茅屋去的剎那間，一隻堅強的手觸上了他的肩，把他拉了回去。這一拉恰巧拉住了牛頭的一部份，給他掙扎了一下。這一來就顯出了他的原形，一個黑人。他趁泰山察看的空隙，借着黑暗逃進茅屋的角落裏去了。

這是什麼上帝呵？泰山火惱地翹起了嘴唇，他也跳進了茅屋，跟在妖師的後面。在黑暗中搜索着。那妖師給泰山抓到月光下面了。

妖師還想逃脫，於是狠命地咬着泰山；但給人猿泰山迎頭痛打了幾下，他覺得已到了逃不脫的時候了。他於是馴服地不敢再掙扎了。

「你是上帝嗎？」泰山詰問道：「假如你是上帝，那末，泰山是更大的上帝了。」

泰山對着黑人的耳朵又高聲地說：

「在整個的叢林中，無論天上或水裏，再沒有一個比我泰山更偉大。泰山比人猿更偉大，也比黑猿更偉大。能徒手打死獅子、豹，所以，我比上帝都要偉大。看！說到這裏，他又住了黑人的喉嚨，祇是用吹灰之力，那黑人便倒在地上死去了，祇發出了一聲最後的哀鳴。」

他把腳踏在妖師的身上，泰山就仰着他的臉兒，對着月亮，叫了一聲人猿勝利的咆哮。然後他便站着，從永遠不醒的黑人的手中拿到了馬的尾巴，他就像來的時候一樣的，飛也似的奔回那郵

落的一邊去了。

經過黑人的茅屋，每隻的眼睛都盯住着他。孟格也是其中的一個，他看見方才一幕悲喜劇的演出。孟格是非常關切的，他已上了年紀了，當然他的見識也較豐富了，自然啦，他是不完全相信妖師的巫術的；但因為他是一個酋長，他要想借妖師的巫術，助他一臂之力，所以他通常總是用邪說去壓迫他的部下，那妖師真可以算得是孟格的爪牙。

孟格一定要消滅這幕林中神又死妖師的恐怖劇。他舉着長矛，靜靜地從他的茅屋中走出，緊緊地跟在泰山的背後。泰山當然不會防到後面的暗箭要來了，他仍舊朝着邨道走去，他似乎已經忘記了邨中的人們都是他的仇人，似乎自己是在克却克族的朋友的街道上呢。

泰山朝前大步走着，孟格只是鬼祟崇地，蹣手蹣脚地在後面跟着，毫無聲息地。要是換了林中的鹿，跑路既輕又快，不消說早已追到了；但孟格到底不是一頭鹿；他到底是個人，走路當然是比較慢了。

近來近來，他慢慢地追上了泰山。現在，他舉起了他的長矛，他把拋鎗的一隻手，從左肩越向背後。孟格預備趁泰山不備之際，偷偷地剷除了這後患，那知風帶給了泰山一種新的嗅味。他知道黑人跟着他，但他仍舊怪寬心地走着。當孟格擲出長矛去時，泰山就跳轉身來，所以長矛到他面前，人猿泰山祇是稍稍一低，便打他的頭上飛過；他已衝到酋長跟前了。但孟格那敢與他交手呢。他便向臨近的，黑暗的茅屋中逃去，情急地叫着他的武士，趕快捉拿鬼怪，和殺死他。

孟格的呼聲，給予泰山的却是毫不在意，他仍舊三步改作二步地，大踏步的前進，他那時候的一副雄姿，真像猛獅樣的令人畏慄。他也咆哮着，像獅子似的，孟格聽見了，他的心就很快地似乎被

澆了冷水，好像死神已降臨了。

別處的黑人們，也聽見了，看見了，從他們黑暗的茅屋中，全體武士，雖有那些拿着戰槍，塗着怪異的花臉譜的黑人，但沒有一個敢挺出來迎敵的，雖然他們見到獅子來了，還敢衝上去廝殺的。現在見了這林中神，實在都覺得髮毛悚然的。他們猜想一個獨人決不會發出如此可怕的咆哮聲；人的牙齒也決不會如此銳利的，人決不會跳躍如飛的。孟格的武士們越想越怕了，他們從茅屋中望出來，看見這既是人又如獸的林大神，跳上了他們老酋長的背上。

孟格在驚恐中奔逃着，他當然再沒有抵抗的能力了。他剛逃過某條街，泰山祇跳了半步，就蹠到他的背上了。他用力搖動了一下孟格，那老傢伙已經打着軟，臉朝着天，背貼着地，倒在地上了；泰山又又住了黑人的喉嚨管，然後抽出一把長刀，按在孟格的頭頸上，這老黑人嚇死了，戰慄不住。他在哀泣苦求中懇求泰山饒命，但泰山不懂得他的說話。

泰山和老酋長貼得這樣的緊近，這次還是第一次；他看他是一個老人，一個非常老的人，枯瘦的頸子，和摺有紋皺的臉兒——好像一捆乾枯的硬樹枝。同時那張尖瘦的臉兒，也很像是小猢猻的面孔。他能夠看出在人的眼眶中的恐怖成份，在從前泰山覺得，從未在任何野獸中有見到過這樣恐怖的神色。

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不殺他呢？也許因爲看他年老，而又懦弱的原故；泰山侮辱了他一番，但是，這是有他其他主張的；他的感覺上，對於他的仇人的饒赦，這是一種慈悲心。

泰山站起來，回去了，離開了孟格。頭抬得很高，泰山走出邨去，就跳上了恰好蓋滿邨柵的大樹上，又很松鼠樣的蹠去了。

天已經黑了，當泰山回來的時候，克却克族的人猿們，已經躺在極枝間睡覺了；他於是也睡了。但方才的那個問題，仍舊盤踞在他的腦海裏在打着滾。

太陽已經高懸在頭頂上了，當泰山一覺醒來的時候。人猿們都忙着找尋食物，泰山却懶洋洋地望着牠們，看牠們捉虫，掘樹根，搜蛋，捕鳥等等。

一朵蘭花正生在他的頭邊，在此陽光普照，和煦的空氣中，徐徐開放了，這原是極自然的事。花的開和謝，在人猿泰山不知見過多少次了；但今天却有些兩樣了。他生出了好許多不能使他答覆的問題。

怎樣使花開放的？怎樣使花生蕊？又怎樣使花由蕊再放？有誰在指使着這花的全部？使花開放的他又怎樣呢？樹是從那裏來的？誰種植第一棵樹的？月亮怎麼到了夜間，便會升到黑暗的天空中，使整個叢林照得透亮？還有那個太陽！天空中祇有這兩個會明亮的東西嗎？

叢林中的人們，為什麼不就是樹？為什麼樹又不是別的東西？泰山為什麼和通加不一樣？同時通加又為什麼不似鹿，豹，犀牛，以及叢林中所有的一切生物呢？為什麼有這許多生物，都從那裏來的？樹，花，虫類，以及各種的各種，都從那裏來的？

這許多問題都放在泰山的頭腦裏。忽地他想着了一個意念，這些，難道都是上帝創造的嗎？的確有了解答了，什麼都能了，答案了。

要是泰山能夠默默地再思索一會兒，這許多疑問一定能夠恍然大悟的。可是，正在聚精會神地推敲着的剎那間，忽然從叢林中帶來了一陣啼哭聲；於是便打斷了他的思潮。這是一隻幼猿的哭聲。泰山聽出這就是格山，悌凱的嬰兒。因為牠身的皮膚是紅色的，所以牠們都叫牠格山的，這

正因為嬰兒的皮膚太軟的緣故，格山這「個」字的意思，在人猿的說話中，就是紅皮膚的意思。

一聲恐怖的叫聲，跟在這哭聲的後面，却是從幼猿的嘴巴裏發出來的。泰山吃了一驚，好像一支箭樣的，從樹間躡了過去，迎着方向。同時他又聽見母猿的驚恐的咆哮聲，這當然是悌凱了。一定遇見了非常的危險！

泰山急速地在樹上，覺得在各處的克却克族的人猿們，也都聽見她們母子倆的聲音趕來了。

但是，泰山比牠們靈活，當然他先趕到。果然是他第一個到目的地。泰山一看，他不覺也驚恐起來了，因為向牠們母子倆進攻的，原是在叢林中認為最可怕的仇敵。

一條蛇絆繞着大樹，圓圓的，光滑的，悌凱和她的小兒被繞在這中間。在叢林中，沒有一樣東西使泰山畏懼的，唯有蛇他見了委實不敢近前，其他的人猿，當然比他更害怕了。

泰山知道悌凱現在靜寂的原因，原是受驚過度了。他當然不能不救的，雖然他也怕蛇的。泰山本來知道悌凱怕蛇的程度，但現在使泰山太奇怪了，當他看了她一眼之後，她却跳在蛇背上，拚命的用拳頭在打着，更拉着蛇身，她怎不逃險呢，這當然是愛子心的驅使，她的孩子被蛇纏住，她冒死作戰了。

泰山奇異悌凱的英勇，但他還是拯救悌凱的，他非常迅速地對着蛇身撲去，蛇受了這一下子飛來的侵襲，但並沒使牠搖動了任何一部份，反而泰山也被捲在蛇身中間了。

現在，三個人都處在同樣的危險中了，泰山幸而還有兩隻手未被捲住，於是他使用刀戳着蛇的身體，那蛇因受到疼痛，反而捲得更緊，這樣，他們的性命，恐怕在不及戳死蛇之前，要和他們的靈



魂宣告永別了。

一張血盆似的嘴巴，很寬大的牙齒，蛇掉轉身來對着泰山。那蛇嘴的大小，足夠容納一隻兔子，或者一隻有角的牛頭。泰山已經發現，蛇頭離他很近了。他使用他棕色的一隻手，又住蛇的頭頸，另外一隻手，當然用獵刀對準了蛇的腦門刺了下去。

蛇忍不住痛，放鬆了全身的力量，然而後半身還是盤繞不停；過了很久，才靜止下來了。蛇死了。但在蛇將死時候的一股勁兒，就是有十個以上的人猿或者人，恐怕也抵擋不住呢。

非常敏捷地，泰山把梯凱從蛇身中拖了出來，把她丟在地上，然後再拖出格山來，交給牠的母親。泰山亦跨出了蛇的重圍；但許多人猿，都怕蛇不敢近前，所以站在下面，現在見泰山已跳到地上，大家又都奔攏來看死蛇了。

這許多人猿繼續尋食，泰山得了勝利又走開了；梯凱跟着牠們也走了，她坐在地上，抱着孩子，喘着氣。她方才遇險的起因，因為她正在樹上找着了三隻完全的好蛋，預備給格山吃的。

泰山順着水池那邊走去。他這次打死了蛇，沒有吼出勝利的叫聲來。這真是奇怪極了。但他沒有告訴你，這祇有奇怪着了，也許因為他認為蛇不是獸類呵。泰山祇不過知道他除了一樣可惡的東西了。

到了池邊，泰山喝上他，他便躺在樹蔭底下的軟草上。他想起剛才和蛇決鬥的情景，他更想到梯凱怎麼會不怕蛇與蛇鬥爭的。她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同時他自己為什麼也要這樣做？梯凱不是他的，梯凱的兒子又不是他的。她們倆却是通加的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他要去救她們呢？蛇又不能當作食物的，當他把蛇打死了之後，這些更泰山又一想不透，正如他憐愛老黑猿有着同一的感覺。

倒底那個指使他做的？似乎有個比他更有權威的人指使着他，在每一個場合中。「最高的權威者。」泰山默想着：那些小蟲說，祇有上帝才是最高的權威者。這一定是上帝指使我做這許多的事情，並不是我自己主動地做的。梯凱的打蛇當然也是上帝指使她的。我的刀不刺老黑猿自然也是受了上帝的指使了。覺得許多事情，就因為他是「最高的權威者。」我不能夠看見他，但我知道這一定是上帝，他能，這許多事，無論白猿，黑猿，大猿，都不能夠有這麼大的權威。

就是花，誰使它開的啊？在什麼都闡明了——花，樹，月亮，太陽，他自己，以及叢林中所有的一切的造物，都是上帝做成的，沒有其他的。

但是，什麼是上帝呢？上帝到底是怎樣的？這個泰山雖然尚未懂得；但他已經知道了，凡物都是由上帝創造的。他的好行為，就是上帝叫他不要殺那可憐的老黑猿。梯凱的愛，是上帝給予她的慈母心；他的奮不顧身，亦是上帝賜予給他的見義勇為的俠義心腸。那花和樹的美麗，也是上帝造成它們的。他也造成其他的造物，每種使生物可以維持生命的食物。他也給豹生着美麗的外衣；以及獅子的巨大的頭顱，和他的長長的雄毛。他也使鹿生得美妙而善良。

對啦！泰山已知道上帝了，他在那天整個的時間中，完全消耗在這許多的事物的默想；但是，還有一件事使他模糊的，他不能夠很快地答覆：是誰造成蛇的？

## 猿人的假兒子

人猿泰山坐在一株大樹下，編織着一條新草繩。在他身邊放着一條的草繩，已給豹的牙齒咬壞了的。在這裏的祇是半條完整的草繩，還有一半給那隻大獸帶去了，牠帶着套在牠頸子間的活

結，逃到叢林中去了。

泰山微笑着，回想着那隻豹憤怒時的神情，被草繩吊在灌木上掙扎着，豹雖然出於憤恨，但也恐怖。他笑豹的驚惶失措的慌張形態，要是再有一天能夠重逢的時候，有了這條結實的新草繩，該不致再給牠咬斷了吧。

這是更結實的，比起人猿泰山以前所用的草繩來。就是碰到了獅子，總也很難脫逃泰山之手。他一壁回憶着各種的經過情景，一壁趕緊地編織着草繩，非常滿意。他的克却克族的伴侶們，也都非常安靜，在空場上找尋食物和游息着。

在人猿的觀念中，沒有過去和未來的想念，牠們只知道肚子餓了尋食吃，覺得疲倦了，就睡覺。泰山在工作着，格山，悌凱的兒子，正在他的旁邊玩耍，悌凱却在對面空場上找尋食物。這時候的悌凱和通加，都不疑心泰山會殘害他們的孩子了。要不是泰山從蛇的盤繞中，救出了格山，格山的性命還能活着嗎？泰山的所以喜歡格山，還有是和悌凱同樣的是有愛的存心嗎？這在泰山，所以又多了一件工作，因為悌凱明白了他，放心格山時常和泰山閑在一起——使泰山添加了一件保護格山的責任。格山這時候在樹上跳着玩耍。

格山趁這兒童時代練跳的本領。這株樹離開泰山約有十五尺的光景，格山跳了一會兒，忽又跳到下面的樞枝上。牠的小手抓着上面的樞枝，將身體盪下來，好像我們練着翻槓子似的。牠後來坐在低樹枝上，顯着自傲的樣子，自以為本領已夠偉大了。後來牠又跳到地上來。牠畢竟是隻人猿，凡事都沒有專心的。牠正在做着某件事，牠只要遇到了另外的一件事，牠就會分心的。現在牠忽又跳到泰山編織草繩的旁邊，因為牠看見了那條草繩的尾巴，伸出牠的一隻小手，

牠就拖着繩尾巴走去了，這條繩的尾巴圓圓的，好像是隻皮球；他從泰山的手裏奪了去，急急地奔到空場那兒去了。泰山跳起身來，他追了上去，叫牠快些放下草繩，但從泰山的聲氣中和面孔上看起來，並沒有絲毫的怨恨和憤怒。

格山一直朝牠母親那兒去，泰山追跟在後面。梯凱抬頭一看，她第一次看見格山奔得如此氣喘，她總以為有敵人在趕牠，於是她張露着牙齒，咆哮着；但當她看見追牠的是泰山時，她仍舊回轉身去做她的工作。泰山一直追到梯凱跟前，才捉住了這隻幼猿，梯凱仍舊一些也不參加。因為現在的她，已經完全相信泰山決不殘害牠了。難道泰山救了格山的兩次性命，現在竟會殺害牠嗎？奪回了他的草繩，泰山仍舊回到大樹下，又繼續編織。但他非常謹慎，恐怕那個頑皮的孩子再來胡鬧。

泰山果然織好了草繩，既長又結實的一條新草繩。泰山覺得那半條的草繩沒有用了，所以送給格山當玩具了。在泰山的心意中，原想給梯凱的兒子一個學習擲繩的機會，若能進步，倒也可以借此自衛。泰山站了起來，把新草繩搭在肩胛上，跑到叢林中去了，格山就把那半條草繩，在空場上拖來拖去地玩着，高興得什麼似的。

泰山很有機會可以測驗新武器的力量，去套森林中的生物當作食物的；但他並不動手，他祇是想念着格山。泰山自從看見了梯凱的兒子之後，他便時時不忘地牽掛着，這當然也是爲了格山的母親；一方面也正因爲格山很活潑，尤其是泰山原人類，不消說，人人都有一種愛好和知覺動物的情感。但是格山每逢飢餓或者受着了恐慌、痛苦的時候，他總是去找牠的母親；泰山見了，非常羨慕梯凱，因爲他覺得自己孤單單地生存在世界上，未免覺得太寂寞了，所以他非常希望，能有一

種動物鑽到他的懷裏來，藉以解悶。

通加有悌凱，悌凱有格山，其他的克却克族的大猿們，都有他（她）們的配偶和小猿的。祇有泰山是獨個兒的——他很羨慕牠們，他希望有一個像悌凱和通加倆的小孩，給予他自己。

他看見蛇和牠的伴侶，組織小家庭在樹上；他又看見叢林中的所有的生物，都有牠們的伴侶和小東西的，這樣，他更覺得自己的孤獨了。突然地他又像貓樣地竄着樹枝，這株樹下有一條走道，通到水池，他奔去了，這是風給他帶來的一種異樣的鯁味。

不知有多少次數，在這株老樹上，曾經表演過多少次數的血肉大戰！泰山，豹，蛇，都是熟悉的戰場。只要看上面的樹枝被磨折得已經光滑了，就可以想見戰鬥的成績了。

今天，有一頭野豬從泰山下面那株老樹下走來。野豬生性暴躁，而且又是非常兇猛。所以牠堪稱爲林中的唯一的吃肉動物。

但泰山不管什麼肉都要吃的；祇要肚子餓的時候，他就得捕來吃的。他不知道什麼叫作害怕，憐憫，但有時候他也會憐哀不殺生的——他明知這非出於他的本性，似乎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勢力在指使着他，阻止着他。

所以在今天，他見野豬來，泰山就擲出新繩的活結，恰巧套住了野豬的頭頸。野豬毫不覺得；但新繩絆住了牠的進行。

野豬惱怒地咆哮了，震動了林間的空氣。可是泰山已經把繩繫在樹上，跳到地上，到了牠的後面。在泰山手中雖有一柄獵刀，但是，祇要稍稍懂得野豬兇暴的人，都會替泰山担心的，因爲一隻大猩猩和野豬的鬥爭，誰死誰活，誰都不能預料的呀！

泰山向野豬走去，野豬的面也正對着來者，睜着圓凹的眸珠，怒氣冲天，不住地搖着頭。『貪吃的東西！』泰山挪揄牠道：『你的肉雖然有臭味的，但你是很肥的，能夠使泰山強健身體，今天我要吃你的心，留心你的這條性命！』

野豬不懂泰山講些什麼，但也不覺得氣惱。牠看一個裸體的人樣的動物，無毛的，野豬以為只要用尖銳的長牙，很可以斷送這個敵人的性命。

人猿泰山等牠撲上來，等牠的長牙將要戳到自己身上的時候——他便跳到旁邊，他稍稍彎着腰，右手捏着刀，運用着手臂上的力量，對準了野豬的心口戳過去。野豬大叫着跳起來，泰山知道這是在被戳着之後，臨死之前，任何動物所應有的竭力掙扎，不多久，一顆熱烘烘的野豬心，已到了泰山的手裏了。

他的飢餓解決了，泰山並沒有找地方睡覺，仍舊繼續他在林中找食物；在今天，他的習慣有了些改變。後來找不到了，於是他轉身到孟格邨去了，黑人的酋長，他的部下，以前泰山是仇恨他們的，他殺過酋長的兒子，可龍格，因為可龍格殺死了他的養母克賴。（見第一集人猿泰山）

河岸緊靠着黑人的邨邊，泰山常常到這裏來玩耍的。水屬產物對於泰山發生非常的興趣。他到這兒來看海馬，和浮在水面上行動遲鈍的鱷。尤其在日光照着的時候，更加好看。他也到這裏來看女人們，和小孩們，黑人們，坐在河岸洗滌物件，當海馬和鱷跳出水面時，女人們便棄了洗滌的物件，小孩子們丟了玩具，恐慌地奔跑了。

這天，他來到這裏，祇有一個女人和她的小孩坐在那兒。那女人正在溼泥中搜索貝類食物。她是一個年輕的黑女人，她的牙齒生得很尖，足以吃肉食，她的同類本來是種吃人的人類。她的下巴

向下宕着。這是由於黑女人的銅質的裝飾品，因為戴得年代久了，使她的下巴朝下宕着，甚至連下排的牙齒和牙床也都露出來了。她的鼻子也向下宕着的，兩個鼻孔中間橫着一隻木釘，也加上銅質的飾物，在她的耳朵上，也吊了許多金屬東西，項頸間也一樣有這類的點綴品，並且在她的額角上面，頰骨間，和鼻子上，都畫着光怪陸離的花紋，年紀越大，花紋越多。她是裸體的，祇在腰間圍一條草裙。這種奇形怪狀的打扮，在她自己看來，當然是非常美麗的，就是孟格族的男人看來，也何嘗會覺得難看呢？她原是別族的人，她是在處女時代給孟格的一個戰士俘來的。

她的小孩大約有十歲了，很活潑天真，雖然生得很烏黑。泰山躲在樹後面望着她們母子倆。他正想怪叫一聲，跳到她們面前去，但忽然有了一個信心，制住了他的腳底的活動。那兒有一個小孩，樣子和他自己一個模樣兒的。不過這小孩的皮肤是黑色的，但泰山從來沒有看見過白人。他只知道，生長在地球上的白人，祇有他一個。泰山打算把黑小孩作為他的兒子。他能夠盡心地保護他，撫養他，人猿泰山更願意把自己在叢林中的一副本領，一股惱兒都教授他。

泰山拿下草繩，取出活結。兩黑人在他面前，都沒有知道近處有一個可怕的人。仍舊繼續她的工作，小孩子也還是在玩着。

泰山從他們後面走出叢林，把活結放在他旁邊的平地上。很快地，用右手把活結提到空中，當時就飛到那黑孩的頭上，套住了。泰山把黑孩的兩臂緊套在一起。一陣驚恐的叫聲，從黑孩的嘴角間溜出，他的母親掉過頭來，她看見他被一個白大漢吊住了，站在離她很近的樹蔭底下，相差不滿十二步路。

她野蠻地叫着，驚恐和氣憤，奮不顧身地向着泰山撲上去。在她的惱怒的神色中，泰山能夠看

出來；泰山知道她是來拚命的。但泰山却不願和她周旋。

泰山把黑孩拉到面前，抱起來就走，但黑孩也夠厲害，極力地掙扎着，可是泰山已經跳上樹，飛也似的奔去了，一直奔叢林的深處。這時候她的叫聲也聽不見了，黑孩的力氣也沒有了，祇是睜着恐怖的眸珠，呆怔怔地望着泰山。

「我是泰山！」猿人說，帶着非常和藹可親的面色：「我不會殘害你的。你如果變做泰山的兒子，泰山是會保護你的，泰山是會撫養你的。林中最好的生物，才是泰山的兒子，因為泰山是個狩獵的權威者。你別害怕，就是獅子，泰山也很容易殺死牠的。沒有誰能像泰山一樣的偉大！」

那個黑孩，一句也不懂得泰山說的人猿話，在他聽泰山的聲腔，似乎是種野獸的咆哮。同時他也曾聽見過大人所講的故事，一個白的林中神。他於是便想到可龍格，以及其他孟格的武士被慘殺的故事。還有趁黑夜來到邨落，偷取毒箭，嚇死人和小孩等等，想必就是他了。他曾聽他的母親說過，白色的林中神，要把小孩當作點心吃的，他一定是的嗎？小黑孩太爬，嚇得發抖着。

「你冷嗎，黑孩子？」泰山問，他把這三個字就算作他的名字。「太陽這麼熱，你怎麼還冷得發抖呢？」

太爬不懂，但他祇叫着他的媽媽，啼哭着，並且要求白上帝讓他回去，更允許他回去之後，一定做個好孩子。泰山搖搖他的頭，沒有一個字使他們能夠彼此懂得。怎麼辦呢！他須教黑孩子一種說話，像泰山對他說的一樣。這是很容易的，泰山能夠使黑孩子懂話，但不能完全都在最短期間速成。泰山仔細聽了聽，他的講話好像是小鳥叫。泰山很想馬上把他帶到克克族去，和大猿們在一起，聽牠們說話，不久，自然會懂得的。



泰山在搖動的樹枝上舉起他的腳，好像站在平地上一樣。指點黑孩跟他的方向去；但太爬儘管靠着樹身啼哭不息。他是非洲土人的小孩，在以前對於爬樹雖是習慣的，但怎能在樹上跳躍行走呢？尤其在此驚慌過度的現在，更加不會走了。太爬只希望回到他的母親跟前去，在他的一顆恐慌的孩子的心裏。

泰山太息着。他認為這孩子真是沒出息的，一些些應有的技能都沒有。他的樣子倒是和自己一樣的，但是，能力怎麼竟相差有這許多呢。他又要太爬跟着他走，但小孩那敢動步呢。泰山在沒奈何的時候，祇有背着他走。太爬很安心地伏在泰山的背上。他不敢逃險。現在雖然他有跳到地上來的能力，但他不認識到孟格邨去的路由。即使他認識了，在路上難保不碰到兇獸，那不消說得，小孩子的肉就喂了兇獸們了。

泰山在樹上飛奔，小太爬嚇得不敢睜開眼睛。在以前他沒有受過這樣的驚嚇，雖然他明知白大漢的本領足夠在樹上行走，更可以避去下面兇獸的侵襲，但畢竟還是恐嚇的。

泰山到了克却克族的空場上，他仍舊背着他的新孩子。人猿都好奇地來看着，神氣非常可怕的，翹起了嘴唇，張露着牙齒。

在一小時之前，太爬已經嚇得要死了；但在現在，他看見這許多野獸圍着他，更加害怕了。他想：白大漢怎敢和牠們爲伍呢？他怎麼不怕有毛的猿人的攻擊呢？由此使太爬又想起了一件事。有人講給他聽的故事：林中的白神是個無毛的人猿。照現在的場合看起來，他果真是的了。

太爬睜着更怕的大眼睛看着人猿。他看牠們的眉骨都是突在外面的，牙齒很銳利，眼睛非常可怕。牠們還生有堅強的肌肉和筋骨，野蠻的態度。泰山把太爬向衆猿展覽了一周。

『這是泰山的黑孩子！』他說：『不能殘害他！否則泰山要殺你的。』  
泰山張露着尖利的牙齒，對離他最近的人猿威嚇着。

『這是一個黑猿，』有個人猿回看着說：『讓我殺了他，這是一個黑猿。黑猿是我們的仇人，讓我殺了他！』

『滾開些！』泰山喝道：『我告訴你，根土，這是泰山的兒子。滾開些，不然，泰山就要殺你。』  
泰山就走上前一步，靠近人猿。

根土好像是條狗，見到了另外的一隻狗挑戰，起初惡狠狠地，後來見對方比牠更兇，牠就垂着尾巴，餒氣地走開了。

接着來的悌凱，帶着奇異的目光，跟在她後面的是小格山。牠們不像其他的人猿一樣，狠巴巴；悌凱沒有張露着牙齒。泰山見了她，很是客氣地。

『泰山現在也有兒子了。』泰山說：『他可以和悌凱的兒子同在一塊兒玩耍了。』

『這是一個黑猿，』悌凱回答他：『他要殺我的兒子。丟了他吧，泰山。』

『他連山鼠都不會殺害的，』泰山笑着說：『他祇是一個小孩，胆量非常的小。儘管讓格山和他一同玩耍好了。』

但悌凱仍舊不很放心，這因為牠們吃過黑人的虧太多了；但到最後，總算由泰山保證決不殘害格山，她才慢慢地定心了。這小猿，由牠母親推到太爬面前，但格山還是恐怖地逃回牠母親的懷裏去了。

太爬也不敢親近格山，泰山也弄得奈何不得。

在過去的一星期之中，泰山覺得很不自由。他的孩子使他受了累，因為每個人猿都對他存着殺心。泰山不能讓他獨個兒留在族中，就是悌凱也會殺死他的。因此，泰山出去打獵時，他一定得把黑孩子帶在身邊的。這是多煩惱啊！同時，太爬還不能理會泰山的好心，而且又缺少生長在林中的應有的能力。泰山於是教他了，幸而不久，他能夠說幾句簡單的猿話了，也能在樹上跳躍，不會再怕了；但是，仍舊有着使泰山不滿意的地方：以前他到黑人的部落裏去，他看見孩子們玩耍，都是怪活潑的；然而這黑孩子是不笑的。

同時，這黑孩不高興吃食物，因此，一天天地瘦下去了。有時候，一天到晚地儘管哭泣着。泰山非常盡心地想着方法，務使他感到舒適，正像當初克賴愛泰山的一顆心，移到了太爬身上，但都沒有效驗。黑孩子祇是不害怕泰山就是了——在效果上，他對於林中的其他，仍舊是怕得非凡。他也怕白天在樹上作長時間的行走。他更怕到了晚上睡在樹上，他尤其怕聽到下面有獸的咆哮聲。

泰山沒有辦法補救這些。他自己相信愛他的程度，並不遜於悌凱的愛格山，更不遜於黑母親的愛太爬；爲什麼太爬竟對自己這樣的不發生好感呢？這才使他莫明其妙。

這小黑孩對於泰山漸漸地由恐怖心轉移到信仰心了。因爲日子長久了，他看出泰山對他比對其他動物要慈愛；他也看見泰山打死過一隻雄猿，並且是看見泰山的白牙齒咬斷了雄猿的喉管，他也聽到泰山在戰鬥時候的一副狼勁的咆哮聲。由此種種，他才覺得泰山是他的保護人。不過泰山的行動，簡直和人猿是一個模樣兒的。

他看見泰山踏在大猿的背上，好像獅子一樣用牙齒去咬牠們的頸子；而且到了勝利時，更叫着雷鳴似的吼聲。當時在他小小的心靈上，更想和這兇惡的白大漢比個高低，他真是太天真了。

泰山打算着太爬的日後問題，那知命運之神早已替他安排妥當了。馬梅亞，太爬的母親；自從她的兒子被綁去之後，她就悲痛地和妖師商量營救孩子的問題。她特地送了兩隻大山羊給妖師，請求施法，但太爬仍舊沒有回去，證明了妖師的邪說是騙人的。馬梅亞惱恨着妖師，但她的丈夫還說，再送兩隻更大山羊去給妖師，或他因為嫌禮太輕，所以不肯出力地設法。

當他走開了，馬梅亞便耐着氣想着，怎樣能夠找到她的太爬，在她最低的希望中，她須要知道太爬在那兒死了還是活着？

黑人知道泰山不吃人肉的，雖然他殺過好多個黑人，但他從未吃過任何一個人身上的肉。就是在邨中發現的幾具死屍，也都沒有少過一塊肉的。這樣，太爬這孩子雖然找不到，馬梅亞却相信他是活着的。但他在那兒呢？

由此使她想起了另外的一個妖師，住在北首的山洞裏的；他是非常邪惡，常和惡魔混在一起的。無論誰都不敢惹他的，一方面果然是畏懼他，同時也怕他身邊的兩隻狼狗，據說這兩隻狼狗，就是惡魔的化身；並且也怕他的病傳染人，因為他是患了病被人驅逐出境的——這種病一延到臉上，就會慢慢的腐爛。這人的名字叫做勃凱惠。

馬梅亞想要去尋她的太爬，祇有去請教勃凱惠；因為綁走太爬的，不是一個上帝，便是惡魔。不消說，勃凱惠和上帝和惡魔都有來往，要是去請求他查尋，他一定會知其下落。啊！人世間的母愛畢竟是偉大的，她竟能不怕危險，跋涉叢林，遼遠地趕到勃凱惠那兒去。

母愛，有着偉大的感動力，能使一個脆弱的女人，立刻化身為胆大的英雄。何況馬梅亞又是一個處身於野蠻非洲的黑女人。她當然不怕任何野獸的進攻她——爲了要搭救她的兒子。

馬梅亞知道邨中有個武士，曾經到勃凱惠那兒去過的，所以就去向他打聽。太肥的母親聽到了告訴她的地方——近一條河，被凹在兩個山的中間的，河東的一座山，山上有塊很大的圓的大理石，可以作為認路的標記。河西的一座山，比較低些，山上祇生有一株含羞樹，其他的植物，一些也沒有。

這兩座都是高山，很遠就可以望見了，決不會迷路的。但武士勸她不要去，實在那兒太危險了，雖然不受到勃凱惠的侵害，但是，難免遭到野獸的垂涎。

武士見她不肯聽他的勸告，就去通知她的丈夫，她丈夫又去告訴會長孟格。孟格就很嚴厲地責備她，不准她拿性命去孤注一擲。老會長所以這樣的阻止她，並非出於好意的爲了保全她的性命，其實因爲他知道勃凱惠的妖術，比本邨的妖師來得大。假如勃凱惠真的能夠找到了太肥，這樣本邨妖師的騙術，當然是信用掃地了。因此他阻止馬梅亞前去。

但是馬梅亞的愛子心，怎會被孟格的言語打消呢？她當時就不聲不響地回到自己的茅屋中去了。她本來打算在白天動身的，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，却有了問題了；因爲她必須攜帶食物，武器——這許多東西，在白天很容易被人看見的，一定要攔阻她的通行了，要是被孟格知道了，一定會把她追回去的。

所以，馬梅亞只有等到夜裏再動身了，她等到邨柵門將關的時候，她就悄悄地溜走了，從黑暗中踏上了叢林險道。她並不是一些都不怕，正因爲她心神鎮靜，所以能夠保持朝北走的方向。她走了一會兒，停下來靜聽着聲音，這裏有沒有大豹的呼聲，因爲她最怕的就是那種大豹；她繼續地靜聽了好多次，每次都又放心地繼續前進；她接連走了幾小時，她忽然聽見有個低低的呻吟聲，正

在她右邊的後面，她給這小小的聲音帶住了腳。

馬梅亞震驚着，連呼吸的勇氣都沒有了，在她敏感的耳膜神經中，覺得有大獸的腳爪抓動亂草的響聲。

馬梅亞站着的地方，四周都是密茂的叢林，樹枝上並且下垂着藤葛之類的植物。她抓住了就近的藤梗，趁勢爬上了樹。但從她的後面躡出一隻很大的野獸來，叫着巨大的咆哮，震動了整個的地面，她更爬上一層——下面的野獸決不會再上來的了。

馬梅亞安全地躲在濃密的樹枝間，她想到她的所以能夠脫險，這功該歸之於那隻枯乾的人的耳朵。她知道那隻人耳朵曾經施用過巫術的。這人耳朵給予她，還是當她做姑娘的時代，有一個她們族中的妖師送給她的，叫她掛在頸間，凡是遇有危險的時候，就會聽見外來的侵襲的聲音。到現在，馬梅亞當然相信那個妖師的巫術，而且她是得感謝他的。

整個晚上，馬梅亞便伏在樹上過夜，其實那頭獅子因為撲不到目的物早已遠去了，但她決不敢再在黑夜裏獨自走路了；因此到了天亮，她才敢下地來繼續她的進行。

人猿泰山的兒子，看見了人猿還是害怕的，同時那般大猿，也還是存着要殺害黑孩子的野心，因此，泰山不放心留太爬獨個兒在部落裏，所以時常帶着黑孩子一同出去游獵。

漸漸地，離開他們的部落很遠了，後來到了極北的叢林間，在以前，泰山從未到過這裏來打過獵，他覺得這地方很好，他不願意再回到以前的部落中去了。這裏有着清潔的河流，肥沃的菓樹。

小黑孩子的胆量也比較大了，因為他已看不見可怕的大猿們了。他現在跟在泰山後面，就是跟泰山在樹上走時，也不像以前那麼害怕了。但太爬仍舊是愁眉哭臉的。泰山看他一天天瘦下去，

簡直和初綁來時，完全兩個人樣了；他的吃東西，仍舊是非常執拗，其實泰山給他吃的肉食，在泰山看來，都是非常珍貴的佳餚呢。

他的兩隻大眼睛，現在更加大了；兩頰也坍下去了，身上的骨頭一根根地都露出來了；假如要數一數有幾根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太爬所以會如此枯瘦，當然爲了心中害怕得不安寧，同時也由於食物的不合宜。泰山注意他的形狀，覺得很不舒服。他本來希望看見他的兒子，變成一個非常結實的人的。但在失望中尚有一件事足使他安慰的——太爬已經能夠說着猿語了。現在的泰山能夠用猿語和他會話；雖然不能全懂，但也能勉強地答覆了。泰山常常對太爬講，那黑女人的邪惡的兇相。——但是太爬，因爲馬梅亞是他的媽媽，自天性的愛在維護着，當然不會察覺的！

他倆狩獵着，其實太爬祇能算作跟在後面，吃些中意的食物罷了。有一次，他們來到獅子伏着的高草之間。泰山要去逗牠玩一下，於是急忙趕到上面，他看見有兩隻小獅子，伏在母獅的旁邊，腳爪下面還有一隻死的小獅子。

泰山才明白，獅子的嗚嗚聲，原是母愛的表演。他就打斷了去逗引和戲弄牠的念頭。他想起母獅死了小獅會這樣悲哀地哭泣着，那不消說得，黑女人失落了太爬，一定會比獅子更悲痛呢。

平空地有樣東西，把格山從梯凱那兒搶走了。泰山不期然地咆哮着，好像格山就是他自己的兒子，被人搶去了一樣的難受和憤恨。太爬見他這樣的憤恨和暴怒，並且又發着咆哮，以爲有仇人來了，於是不住地對四周張望着。獅子也被泰山的咆哮驚恐得跳了起來，突出了黃綠眼睛，搖動着耳朵和尾巴，張合着鼻孔，嗅着危險氣味。兩隻小獅子，也跟着立起腳來，躲在母獅的肚皮底下，從前腿的空隙中，顫慄地張望着，豎起了大耳朵，斜着小頭，忽左忽右地探聽着兇訊。

泰山掉轉身繼續到別處去打獵了；但在這天中，他的心境非常紊亂，許多過去了的印象，都浮在他的腦海裏，獅子，馬梅亞，悌凱——母獅哭小獅，黑女人失落了兒子，母猿……

第三天的下午，馬梅亞已到了勃凱惠的居留地。這個老妖師恐怕野獸去侵害他的居留地，所以用許多樹枝堆在洞口，作爲防禦物。但到天亮的時候，他就搬到旁邊了，現在露出了半個山洞口，好像是張惡魔的嘴。馬梅亞到了這裏，覺得有陣雨季樣的寒風，好像沒有人在洞裏，馬梅亞仔細看了看，打起精神走去，那知忽聽得從洞中發出一陣聲音來，不像野獸叫，也不像是人的哭，是一種陰沉沉的笑聲。

馬梅亞嚇得逃回林中。逃到一百碼之外，她才敢帶着害怕的心靜聽着。她受盡了多少苦難，多少危險，多少恐嚇，現在難道就畏縮不進去了嗎？她當然是得再回到山洞那兒去的，不過她是要鼓足十二萬分的勇氣。

最後，她不敢去，她慢慢地循原道回孟格邨去了。她的肩胛，現在下垂着，好似一個老年婦女，好像負重了似的坍倒了，走幾步停一停。她完全失去了少女的彈力，垂頭喪氣地，太息着。

在她恐怖和痛苦的頭腦中，憶想着怎樣抱回她的兒子，抱在她的懷裏，他怎樣在她身邊嬉笑玩耍，太肥——她的太肥！

她聳了聳肩胛，她搖着野獸樣的頭，她重又回轉身來，決定回到勃凱惠的山洞那兒去，齷齪的——勃凱惠妖師，

她又到了洞口，她又聽見那古怪的聲音。這次馬梅亞聽出了這是什麼聲音，是狼狗的叫聲，她不再回轉去了，但她捏住了長矛，以防不測，同時她高聲地叫着，勃凱惠出來。



勃凱惠沒有出來，却來了一隻狼狗。馬梅亞舉起長矛向狼狗示威，狼狗就咆哮着退後了。她又叫着「勃凱惠」的名字，這次有了回答，含糊地像人獸似的在洞裏問道：

「誰來找勃凱惠？」

「馬梅亞，」女人的回答聲：「馬梅亞從孟格邨來的。」

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來請你施法術的，最好的法術，比孟格邨祭司的還要好，」馬梅亞說：「那個大的，白的，叢林中的上帝綁走了太爬，我要請你施法找回來。」

「太爬是誰？」勃凱惠問：

「太爬是我的孩子。」馬梅亞說：

「勃凱惠的法術最靈驗！」妖師說：「五頭山羊和一條新蓆，才能換到勃凱惠的法術。」

「兩隻山羊够了吧？」馬梅亞說：

勃凱惠忽然貪婪地出來了。她覺得怕極了，她看見許多可怕景象——勃凱惠的臉，也是其中之一。她才明白他講話的聲音，所以會如此的呵。

在他身邊是兩隻狼狗，據說這是他唯一的伴侶。

「五頭山羊和一條新蓆。」勃凱惠喃喃地又重複着：

「兩頭山羊，一條新蓆。」他們兩人爭論了好久，結果雙方都堅持着。那知兩隻狼狗忽的叫了起來。馬梅亞完全答應了勃凱惠的要求，但是，不痛快是黑人的習性，於是又爭論了一下，所以結果是三頭山羊，一條新蓆和一根銅質的絲。

「今晚一定會回來的。」勃凱惠說：「月亮在空中尚有二點鐘逗留的時候。我可以施法術，使得你的太爬回來，但禮物快去拿來吧。」

「我沒有帶來，」她說：「過天送來給你。等太爬到了我身邊，我上孟格邨去拿就是了。」

勃凱惠搖搖頭——

「我不能施法術！」他說：「我非要先拿到山羊，睡蓆和銅絲。」

她哄他，要求他，都沒有見效。她被迫地回轉林中，上孟格邨去了。她是否能夠背着三隻山羊，一條新蓆從邨中出來，再往返地經過可怕的叢林，來到勃凱惠的山洞口，她是不能預知的，但她是得試做看看——能夠辦到，果然很好。

泰山和太爬懶懶地在叢林中踱着，嗅着了鹿的氣味。泰山恰巧肚子餓了想吃鹿肉。因為鹿跑得很快，他獨個兒能夠追得上的，但黑孩子怎能追得上呢，這是一個問題，泰山於是把黑孩放在樹中間，用濃葉遮蓋着，避去了任何目光的接觸。

太爬獨個兒的怕，比看見人猿更利害。他緊緊地抱着樹，恐怕野獸來侵害他。他巴望泰山早些回來。這是什麼聲音！離他很近！他睜着眼睛望着。來的却是一個黑女人，太爬就跳到她面前。馬梅亞吃了一驚，舉了長矛，但她沒有擲出去，她却抱住了小身體在她懷裏。

馬梅亞驚喜着，歡呼着，快樂的眼淚，不住地滾下來，太爬的眼淚也一樣的淌着，混合着流到她的胸口。

泰山因為捉不到鹿，火怒地回到太爬那裏來了。但他聽見了一種聲音——這聲音是一個女人和一個小人的笑哭的混合聲。泰山奇怪地，飛也似的奔來。

泰山又聽見了另外一種聲音。馬梅亞沒有聽到，太爬也沒聽到；這因為泰山的耳朵有着特殊的聽覺的。他聽見了聲音，他就知道是什麼，他於是就從背上取下長矛來預備着，以防不測，他躲在濃葉中候着；人猿泰山打算要大吃一頓獅子肉了。

馬梅亞看見了獅子，怕極了，把太爬抱得更緊地，既已找着了她的兒子，難道還要分離嗎？僅僅在這一分鐘之間！她舉着長矛候着，等獅子的動靜。

獅子受了輕傷，仍然衝過來。馬梅亞急得閉住了眼皮，但是不能夠。她看見一個裸體的白大漢從空中跳了下來，站在獅子的前面。她看他用獵刀結果了獅子的性命。馬梅亞看得伸着舌頭，連連稱奇。

勃凱惠恐怕落空，因為自己堅持得太利害了；所以他來追馬梅亞，情願先付一半謝禮，其餘的就照她的意思。那知當他趕到這裏時，恰巧看泰山殺獅的那場驚恐的武戲，他猜想這人定是林中的白色上帝，聽馬梅亞來告訴他的話。

她見獅子已死，她才放心不會殘害她或她的兒子了，但她對泰山却有了一種新的恐怖。這人就綁走太爬的傢伙。太爬難道仍舊要被搶去嗎？她把兒子抱得更緊地。她恐怕他再來搶。泰山靜靜地瞧着他們；見孩子伏在他母親懷裏啼哭的一副慘狀，又想起了他自己。他覺得自己的身世太寂寞了，沒有愛的滋潤。

太爬看見了泰山，他並不害怕，他用克却克族的大猿的言語對泰山說：

「泰山，別再帶走我，從我媽媽的懷裏。別再帶我到有毛的人猿那兒去，我怕通加和根土和他的。讓我和馬梅亞住在一起。啊，泰山！叢林的上帝！讓我和我的媽媽在一塊兒，我們將永遠為你祝

福，我們把頂好的食物，放在孟格的棚柵前，供給你，使你永遠不會鬧飢荒。」

泰山嘆着氣。

「去吧。」他說：「回孟格那去吧。泰山護送你們去。」

太爬翻譯給他的母親聽，他倆便回家去了。在路上，她吻着孩子的臉兒。泰山看見了，又嘆着氣。『悌凱有格山，』他自言自語地：『獅子自有小獅，黑猿，鹿，豹，鼠……祇有泰山沒有沒有她，也沒有兒子。人猿泰山是一個人，人就該獨個兒生活的嗎？』

勃凱惠看他們去了，他於是也只好沒精打彩地回到居留地去了。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；他知道已經到了手裏的酬報逃走了，三頭山羊，一條新的睡蓆，和一根銅質的絲。

## 妖師的復仇

住在英國的一個爵士，非常準確地，他在海定獵着野雉。爵士穿着一身非常純潔而合宜的服裝——最風行的外衣。他的鎗法很精確，彈無虛發，真可謂是百發百中的一。一天完了，他打了很多的鳥，他祇帶兩枝鎗，和一個裝子彈的人。這許多鳥，他可以吃一個月。

幫助襲擊的，有二十三個穿白色寬大罩衫的人。他們把鳥趕到爵士近邊。爵士就安閒地開着鎗。每個人都稱讚爵士是狩獵的能手。於是爵士覺得很榮耀。其實，唯一的狩獵能手，並不是他，而是一個半裸體的，在非洲熱帶地靠打獵維持生命的半野蠻人。

另外有一個爵士，一個真正的爵士，在很遠的叢林間打獵。那天氣候很熱，於是他索性把遮在下身的豹皮也去了。這個真正的爵士，沒有打獵鎗，也沒有代他裝子彈的人，更沒有幫助襲擊的二

十三個穿白色寬大罩衫的人，他有一個消化力很強的胃，非常高明的狩獵技能，結實的身體。

那天下午，在英國的這個爵士，正吃着食物，但他吃的不是他自己獵來的野味，他吃的却是醇的美酒，和可口的佳餚。他不時地用一方白布抹着嘴唇和手指。那知一個應該享有承繼權的，真正的爵士，他也正在遠方的非洲吃着食物呢；他沒有抹嘴的白方巾，他祇用棕黑色的手指抹着嘴，他更把血淋淋的手指，在大腿上揩幾下，他吃完了，慢慢地走出叢林，到喝水的地方去了一所林中野獸都在那裏喝水的公共飲水處。

他在喝水，另外也有一個，從他身後來喝水了。這是一隻獅子，低低地咆哮着。人猿泰山聽見了，但他仍舊很安然地喝着水，等到吃夠了，他慢慢地站起來，沒有動。

獅子看見有人立在牠要吃水的地方，牠就張着嘴，眼光兇巴巴地灼射着，咆哮着，慢慢地走了上去。這人也咆哮着，漸漸地退到旁邊，注意着獅子的面孔，也當心着牠的尾巴。因為從尾巴上可以看出，假如很快地左右搖動着，這就是不懷好意的表示，那就該留心了；倘若是突然豎起，豎得筆直的，那就是要撲上來的預備；但獅子並沒有這兩種的演出，所以泰山祇是退了幾步，獅子便來喝水了，泰山和獅子的距離，大概不滿五十尺的光景。

在今天，這不能不算是叢林之中，一幕例外的演出。在獅子還沒有飲飽水之前，泰山就回叢林中，一直上黑酋長的孟格邨去了。

泰山不上黑猿的地界已有一個月了。自從他把黑小孩名叫太爬的還給可憐的馬梅亞之後，他沒有到過孟格邨。但泰山總是希望着，有一個小孩，使他得到些安慰。像悌凱愛着格山一樣，但小黑猿是泰山的仇敵的種子，他能夠這樣的愛他，這真是不可多得的。

當他到孟格邨時，天還沒完全黑，他仍舊蹲在那株遮着邨柵的大樹上。他聽到了從附近的茅屋中送來的一陣哭聲。這哭聲使泰山的耳朵很難受——太悲慘了。他不喜歡聽這種悲音，他於是換了一個靜寂的場所，安靜地休息了一會兒。當他仍舊回到那株大樹上，已經過幾小時之後了。

那知哭聲還是保持着，泰山於是輕輕地跳下了樹，沿着黑影走去。他聽見了其他的茅屋裏，也有着嗚嗚的哭聲。他到了那宅茅屋前，看見門口出入處生了火，四周圍坐了幾個黑女人。

泰山要想強迫她們不許哭，他覺得很便當的，只要猛地裏跳進去，趁她們吃驚的時候，把那個哭的主角拖出來，拖到林中，不消說，黑人聞訊一定要追到叢林中去的，這樣，這悲慘的哭聲，一定會剷除殆盡的。

在他正想跳進去的剎那間，那知只聽得一陣狂叫，從那茅屋中奔出一個人來。泰山仔細一看，這人就是太爬的母親馬梅亞。因為火光很亮，所以泰山站着的烏黑處也照得挺亮了。馬梅亞看見了泰山，認識他的，高叫着，她就奔了上去，泰山也迎接着她。其他的黑女人也都看見泰山，然而她們都沒有奔上去，嚇得一個個地溜走了。

馬梅亞跪在泰山的腳跟前，舉起着雙手，咕嚕地講了好許話，但泰山一句也不懂。後來他看着她的面孔，一張誠摯地懇求式的悲哀臉兒。這使泰山的一顆心感動了，但他不願意看太爬母親的那副哭喪臉兒。他便推開了她，非常迅速地又回到黑暗中去了。

霎眼間，泰山重復來到恐怖之夜間叢林中了，馬梅亞的悲慘的哭和喊的混合聲，也漸漸地消滅着聽不見了。

泰山到遠處的一株高樹上去睡覺，但樹下獅子的咆哮聲，不時地吵醒了他的好夢，同時，在那

英國的一個爵士也正睡在他鬆軟的床榻上，那兒沒有野獸咆哮在他的窗子的左右，很安靜地。第二天早晨，泰山要去獵野豬充肌，在偶然的場合中，發現了兩個黑人的脚印，一大一小，泰山仔細一看，脚印告訴他，昨天日間，有一個老人帶着一個小人到北方去，同時還有兩隻狼狗和他們同行的。

泰山搔着頭皮。他能夠看出，這兩隻野獸並不是追趕他倆的，因為一左一右，好像跟着主人在路上當保鏢似的。同時他更看出小黑人的脚步很恐怖和不自然，老黑人的步子夠自然和熟悉，路由此使他記起那個熟悉的小朋友來了。

『黑孩子！』泰山自言自語着，同時他又回憶着前晚在孟格邨，馬梅亞跪在他面前的一幕悲劇來了。泰山靜靜地細想着——啊！黑母親的所以如此悲傷，莫非太爬又被綁走了嗎？她一定以為又是人猿泰山搶走的，所以要懇求他把太爬再還給她。

不錯，一定是的，但是，這次到底是誰搶走了黑孩子呢？泰山莫明其妙地摸不着頭緒。他一定要追究的。好在這脚印還只有一天，而且指示出是向北去的。泰山要追上去，祇是路面上各種動物的脚印太複雜了，很不容易看出來，走了一段路之後，接着的是石路，更屬難上又難了。但是，人猿泰山是有特殊的能力的，這無須我們焦急呢。

小太爬的命運實在太惡劣了，由泰山還給了他的母親的兩天之後，不幸之神又降臨了。這次是勃凱惠妖師，他不顧臉上的腐爛的肉，竟會來到這裏。他到孟格邨的時候，是白天，馬梅亞正在河畔洗她的身體，和她的孩子。他突然從她身後的樹叢中躡出來，靠近了馬梅亞。太爬看見了

嚇得極叫着，慌惶地逃到他媽媽的懷裏。

馬梅亞見了，也大吃一驚。

勃凱惠貪婪地說：

「我來拿三隻山羊，新的睡蓆，和一根長得像人的手臂樣粗的銅絲的。」

「我沒有山羊給你！」馬梅亞冷笑着：「沒有蓆，沒有銅絲，你的法術並沒有施過，那個白色的林中神，已經還了我的兒子太肥，這與你毫不相關的。」

「但我已經做了。」勃凱惠從他沒肉的牙床裏發出了含糊的聲音。「這是我命令白色的林中神，交還你兒子的。」

「你說謊，」她笑着說：「你快回去吧，和你的狼狗一同進你的洞裏去吧。快保持着，你的那張腐爛的臉兒，別再見陽光了，不然，太陽會用烏雲遮住她這張臉兒的。」

「現在你的兒子太肥已經回來了。」他說：「你應該維持你的信用。我是來取山羊，新蓆和銅絲的。」

她有些氣惱了：

「你自己說的，在未收到我的禮物之前，你是不施法術的，老賊！你不肯施法術，我只好回家裏來取禮物，那知在半路上碰見了林中神，承他的慈悲，他還了我的太肥——而且他還救了我們的性命。他的法術才是真正的法術，你的法術，真是和你的面孔一樣，見不得人的。」

「我是來拿三頭……」

但她不願再聽他的話，她早已料到了的幾句話。她抱起她的兒子，就回進孟格邨去了。



到了第二天，馬梅亞和其他的婦女們正在田裏作工，太爬在叢林近邊作着舞槍的遊戲，因為他的志向，也想將來成功一個有名的武士。可是勃凱惠又來了。

太爬看見一隻松鼠在大樹上，在他孩子的心理，認為松鼠是假定的仇敵。他就舉起長矛射出去，他也想像林中武士捉到了俘虜一樣的，到了晚上開跳舞會舉行殺割仇敵的肉，大家飽嚼一頓，這該是多麼地快活啊。

他的鎗，既未射着松鼠，也沒射到樹幹，槍飛到叢林中去了。無論如何，這給予他不會迷路的，或是遇有危險。因為在附近，有女子在田裏作工，有武士守防在要道，所以太爬便毫無顧忌地到林中去，去找長矛了。

恰巧在他身邊有三個可怕東西隱伏在高草間——一個老人，墨黑的皮膚，面孔因為患過瘋病，所以有一大半已經爛去了；鼻子和上嘴唇都爛去了，所以牙齒全露在外面。在他身邊，站着兩隻狼狗，那怕相和那個老人差不多。

太爬沒有看見他們，低着頭，祇管在草叢中找着長矛，但是，沒有找到。突然間，他覺得有人從後面把他抱住了，他抬頭一看，原來就是勃凱惠。妖師揪住了他的嘴，太爬的掙扎能力已經宣告無效。一分鐘之後，他已到了黑暗和恐怖的叢林中了，這是妖師逼他走的，監視在左右的是兩隻狼狗，一路咆哮着，好似兩名押解重罪犯的差人。

太爬不敢違反勃凱惠的命令，恐怖地，戰兢兢地，只得聽其指使。現在，他記得那白色的林中神的恩惠，他情願同他回到那可怕的人猿那兒去。

那老人雖然沒有和太爬說話，但太爬却聽得他，似乎在自言自語地，唸着，山羊，新蓆和銅絲。

「十頭山羊，十頭山羊，」那老人重複地咕囔着。太爬知道他要高勒索的贖價了。十頭山羊？他的母親那有十頭山羊，能夠贖回一個可憐的孩子呢？孟格不許邨民有這許多財產的，就是他的父親至多也只有三頭，在他的一生中。十頭山羊太爬輕蔑地，假如不送山羊給他，那老人一定要殺了他，或是吃掉他的。勃凱惠會把他的骨頭擲給狼狗吃的，小黑孩想到慘痛處，不覺潸然淚下，哀哀地拖不動步了。妖師拉着他的耳朵跑。

走着走着，他們已到了一座兩面高山之間的山洞口了。勃凱惠推開一些，推太爬先進去。那兩隻狼狗也接着跟進去，躲在黑暗的角落裏不見了。勃凱惠等自己進去了之後，仍舊把洞口用樹枝遮住，把太爬抱在手裏，朝着一條石道一直走進去，地上雖很平滑，但污氣却使人難受。

走路非常彎曲，而且又很黑暗，牆壁上的石塊凹凸不勻，太爬已經撞痛了好幾處的傷痕。勃凱惠當然是熟人走熟路，每個轉灣抹角，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樣。他也看見太爬的一副胆寒的姿態；但他祇當不看見似的，埋沒了天良，他只知道殺害，貪婪，卑鄙的下賤行爲。

太爬，小人當然祇有小人的胆量，本來他祇要聽人講起鬼怪故事，他已嚇得什麼似的，忙朝他媽媽的懷裏亂鑽。如今，那可怕的老人的相貌，黑漆的地窟，狂吠的狼狗，真比鬼怪故事要恐怖得千萬倍。他被勃凱惠拖着走得越快，他的恐怖的心跳得也越兇。

現在，太爬看見頭頂有了一線亮光，再走幾步，已到了一間圓形的石室中，從室頂的隙縫中，也有太陽光射進來了。狼狗先到，蹲在室中等着。當妖師和太爬進去的時候，那兩畜生忽然站了起來衝上去，張露着牙齒。因為他們已經餓了，有一隻要去咬太爬的光腿。妖師從地上拾起一根木棍，重重地打了一下，又罵了幾句，那狼狗就跑開了，站在旁邊咆哮着。勃凱惠逼上前兩步，還要想打那狗。

凸出了眼，似乎想反抗，但是，畢竟是屈服了。

趁他不注意的剎那間，第二隻狗又躡到太爬面前去了。小孩極叫着躲在妖師後面，他又掉轉身來壓迫第二隻狗。他又趕第二隻狗，到壁角落裏，現在兩隻畜生聯合起來了，牠們的主人見牠們如此的強橫，於是跟着牠們在室內亂轉亂打。

人和獸亂鬥了好幾分鐘，可是太爬却嚇得魂不附體了。到底人的力量比獸要強！狼狗竟不戰而退的逃走了。妖師直到追得氣急喘喘的時候，才回到太爬的身前。

『我要去拿十頭山羊，新蓆和兩卷銅絲，這是你母親要我施法送你回去的謝禮。我要去了，你等在這裏。』他指着來的那條石道：『我放兩隻狼狗在那兒。假如你要逃走，牠們會吃掉你的。』

他把木棍放在旁邊，就喊兩隻狼狗過來。勃凱惠領牠們到石道那兒去。他拉上了隔石道的屏風，又對太爬說：

『這樣可以使你和牠們隔開來，假如我拿不到十頭山羊和其他的東西，等我回來的時候，牠們一定會吃了你。』他就別離小孩走開，當他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。

他去了之後，太爬坐在地上放聲大哭。他知道他的母親沒有十頭山羊給妖師的，可是等他回來時，一定要把他殺了吃的。那兩隻狗現在已經來了，立在屏風外面。他能夠看見牠們的黃眼睛，從黑暗中射出兇光來。好像要跳過來的神氣。太爬嚇得後退着，他看見屏風已在晃動了，大概不久就要被狗攻倒了。

他擔憂了好多個鐘點。夜來了，便倦倦地睡着了，但兩隻餓狗沒有睡去。仍舊站在那裏咆哮着，或是發着可怕的笑聲。他被鬧得醒了，石室頂上的隙縫中有幾顆稀少的星光透進來，太爬也能夠

看見月光。第二天又來了，他覺得很餓，也很口乾，他還是在前一天早晨吃了食物之後，直到現在沒有東西下過肚，而且又走了許多路，更加覺得餓和渴的難受，他真餓渴得把恐怖景象都忘記了。

直到下午，他還是餓渴着，他偶然地看見石壁上有第二個門戶。他看看裏面不過僅有的幾尺寬闊，他不敢進去，他看不見裏面有些什麼。他伸手進去摸了一摸，但也摸不到什麼東西。勃凱惠決不會留條出險的路給他的。

也許那兒是更怕的魔窟，於是他更不敢越雷池一步；並且由此使他想起了更多的可怕的場合，陰沉沉的叢林，日和夜都有不同的可怕場面，尤其有着那些兇猛的野獸；如果碰見了，不消說，便有性命危險，想到了這點，太爬就把逃的念頭打斷了，因為他知道，反正都是一條死路！

忽然那兩條狼狗又攻擊起來了，太爬看見屏風快要坍倒了。果真，有一隻狗腿伸了進來。太爬嚇得更慌了，因為他知道，自己的性命，就在頃刻間便要完了。

他退到石壁盡頭，已經無法再可退了，他戰兢兢地支撐着，站着。他看見屏風倒下來了，他看見狼狗可以衝過來了；他看見狼狗伸着耳，張着嘴，伸縮着舌頭，咆哮着。剎那間，那兩頭狼狗就像脫籠韁馬似的，向太爬撲了過來。

勃凱惠來，恰巧馬梅亞站在孟格邨柵外邊。她見了他，並不畏懼，她却張着牙齒迎了上去；但勃凱惠見她不懷好意，於是舉着長矛喝住她道：

「別胡纏，站住！」

「我的兒子在那裏？」她問：「我的小小太爬在那裏？」

「你的兒子！我怎麼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巳命令白色的林中神，把你的兒子還了你了，我來取我的謝禮的。」勃凱惠故意表示着驚奇的目光。

「惡賊！」她恨之切骨地罵道：「我的兒子不見了，一定是你帶他走的。快還我的兒子，不然的話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珠，挖了你的心餵狗吃。」

「我怎麼知道你的兒子呢？我沒有帶走他。假如他被別人綁去了，難道我勃凱惠應該知道的嗎？前次是我綁走他的嗎？是白色的林中神綁走他的，不消說，他會綁過他一次，他當然也會再來綁他的。這不關我的事的前次我巳經施法術把太爬救出來還了你，所以我來取謝禮的。假如他又不見了，你要想他回來的，那我可以使他回來的——十頭山羊，一條新蓆和兩卷銅絲，我決不再要別的報酬，這是前一次所施法術的報酬。」勃凱惠聳聳肩胛：

「十頭山羊！」馬梅亞痛哭着：「我不能付你，就是分幾年撥付也是付不出的。」

「十頭山羊，」勃凱惠回答她：「十頭山羊，新蓆和銅絲……」

「別說了我沒有山羊。」她打斷了他的話柄：「你且等着，我去叫我的丈夫來，但他祇有三頭山羊，或者有其他的方法等着。」

勃凱惠坐在樹下，他很滿意地，他反正有着雙層目的，不勒索到贖價，便殺掉了太爬。他不怕孟格的卹民殘害他，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個妖師。因此，他非達到願望，他是不罷休的。他正在轉着惡念的當兒，馬梅亞回來了。和她同來了三個武士——會長孟格，孟格卹的妖師賴倍開琪，太爬的父親依皮吐。他們都包圍了勃凱惠，不消說，假如他是懦夫，他當然會害怕起來，但他並不如此。

「依皮吐的兒子在那裏？」孟格問。

「我怎麼知道」勃凱惠答覆着：「大概又給白的林中神綁去了。假如我得到了報酬，我可以施我靈驗的法術，救他出險的。但上次我使他回來了，我還沒有得到謝禮呢。」

「我有我自己的巫師可以施法術的。」孟格火惱地。

「很好，讓他去施法術吧，看看他是否能夠使依皮吐的兒子回來。」勃凱惠冷笑着，立了起來。勃凱惠退後了幾步，又回轉身來說：

「他的法術不能使小孩子回來的——我知道的。你去請他已經太遲了。無論施什麼法術，小孩子不會回來的，他該要死了呢。我怎會知道的呢，我父親的妹妹的靈魂告訴我的。」

孟格和賴倍開琪，對於他們自己的法術，本來是有懷疑的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老勃凱惠能和神鬼直接講話，據說那兩隻狼狗就是神鬼的化身！因此，孟格要測驗他的法術，所以說：

「且慢，讓我們看一看你的法術，增長些見識。要是有效驗的，我們再講報酬。賴倍開琪你也做。我們看誰的靈驗。坐下來吧，勃凱惠。」

「酬報只要十頭山羊，一條新蓆和兩卷銅絲，像人的手臂樣的粗，從肩到手指的長。酬報必須先付給我，而且要把山羊送到我的山洞口。然後我再施法術，保你在第二天，小孩子回到他母親跟前來。這不是很快的一件事，因為施起靈驗的法術來，怪費時的。」

「現在先施些法術給我們看看。」孟格說：

「給我一個火。」勃凱惠說：「我施一些小法術給你們看。」

馬梅亞去取火了，勃凱惠又和孟格講論酬報。孟格說，要是救回一個武士，十頭山羊倒也不算多。祇因為他的郵民太窮了，八頭山羊都覺得沒有辦法呢，尤其是新蓆和銅絲，更覺得希罕了，但勃

凱惠堅持着不肯退讓。他說，他施了法術之後，至少要孝敬神鬼們五頭山羊。他們還沒談妥酬報的代價，馬梅亞已經取着火回來了。

勃凱惠把火放在自己面前的地上；又在身上的袋裏撮出一些粉，洒在火的上面；當時冒着濃煙，勃凱惠就閉着眼睛，搖動着身子；然後又跳了幾跳，假裝着昏迷啦。孟格和其他的人都非常注意地望着他，賴倍開琪更注意。他帶着一顆空虛的心，他看馬梅亞裝火來的那隻瓶裏面，還有些餘火存着，他抓了一些乾叶出來；趁衆人不提防的剎那間，怪叫了一聲，勃凱惠被吃了一嚇。他馬上把眼睛又閉住了，昏迷如前，但在這一剎那間，竟沒有人發覺老妖師的鬼把戲。

賴倍開琪見孟格依皮吐，馬梅亞都被他引起了注意，但他們都沒知道，原來瓶裏面所以會冒烟的理由，正因為乾柴碰着了烈火呢。大家祇以爲他祇對着瓶口吹了一口氣，竟冒出烟來了。這法術該是多麼的偉大呵！賴倍開琪於是非常得意地對衆人驕傲着；他更把臉貼住了瓶口，表示正和裏面的神鬼在談話。

這一來，一方面勃凱惠躺在地上的昏迷模樣，就沒有人去注意他了。他睜開一隻眼睛偷看着，他於是也怪叫了一聲，當孟格回轉身來的時候，他就牽動着四肢，表示醒回來了。他說：

「我看見他了！他正被困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中。不是在白色的林中神那兒，假如十頭山羊和其他的東西馬上付給我，我還能設法去救他回來呢。」

賴倍開琪靜聽着，孟格看看他，弄得莫名其妙地，到底不知誰的法術高妙。

「你的法術怎麼說？」孟格問賴倍開琪。

「我也看見那孩子了，但他不是在勃凱惠所說的地方。他已死在河底裏了。」賴倍開琪說：

馬梅亞聽見這樣說法，就嚎淘大哭了。

泰山跟着一個老人，兩隻狼狗，一個黑小孩的脚印來到山洞口。他在洞外靜聽了一會兒，裏面傳來了一陣模糊的咆哮聲。

他又聽見了，似乎還有小孩子的啼哭聲，泰山就跳進黑暗的洞裏去了。這裏面雖然很黑；但泰山在黑夜的叢林中，是習慣了的，他是有能力認識走路的。

泰山走得越近，狗的狂吠和小孩的極叫聲，也聽得越清楚，他並且已經聽出，這小人就是要想認做自己兒子的小黑孩太爬。

在石室中央，太爬躲在離狗最遠的石壁旁，他只有聽憑命運之神去支配。

嘩啦啦，屏風坍倒了，跟着的響聲，就是兩隻狼狗衝進去的叫聲和腳聲。太爬嚇得不敢再看了，閉住了眼睛，手遮着臉兒。

過了一分鐘，狼狗還是沒有衝上去，却緩緩地走去，這好像有着不怕太爬逃走的把握。可是泰山來了；但是，他的輕輕的腳步聲，畢竟是瞞不過狼狗敏銳的聽覺，牠們已經聽出有人進來了。牠們對泰山咆哮着，泰山仍舊笑嘻嘻地毫不畏懼，朝牠們奔去。霎眼間，祇有一頭狗站在地上了；泰山並沒有用他的獵刀，他又要去抓第二隻狗的頭頸，那知第一隻狗已從地上跳起來了，泰山於是把牠們一同趕了出去。

然後泰山抱起了太爬。太爬現在見了泰山比，見了自己的媽媽還要親熱，他揪住了泰山的頭頸，喜出望外。



當泰山走出洞口的時候，狼狗已經不知去向了。泰山先抱太爬到泉水旁邊，讓小黑孩喝些水。解渴。後來他背着太爬竄着叢林，急忙的上孟格邨去了，因為他知道馬梅亞不見了兒子，會痛哭得死去活來的。

「孩子沒有死在河底裏。」勃凱惠道：「他不會魔法術的吧？他是誰？他竟敢胡斷我的法術不靈麼？我看見馬梅亞的兒子的。他正在受着極大的危險。假如馬上給我十頭山羊……」

但他沒有講下去。因為在他頭頂的樹上，忽然有了響聲，五個武士已經看見了白色的林中神，站在樹上望着他們，嚇得他們不可開交；但他們又看見了失蹤的太爬的小臉兒，於是他們都從驚惶中轉變為快活而大笑了。

人猿泰山就跳了下來，太爬伏在他的背上，很快活的喊着他的媽媽。那馬梅亞，依皮吐，賴倍開琪和孟格，都圍着他，搶着問他被綁的經過情形。馬梅亞聽了兒子的報告，轉身要想和勃凱惠去為難；但妖師已不在這裏了，他是料到的，所以他趁紛亂中就拔腳逃走，他現在已逃入了濃密的叢林中，他明白黑人們不會到他的洞裏去追究他的。

泰山也，在太爬報告經過的時候走去了。馬梅亞只好望望賴倍開琪。那邨中的妖師；看出她的眼中沒有好意，所以也向後溜走了！

「我的兒子已死在河底裏了呢？」她暴怒地：「他正在受着極大的危險呢！法術騙人的東西！我馬梅亞也有法術施給你們看看，」

她就折了一根樞杈，對準了賴倍開琪的頭顱擲去。他被中了一下，帶着疼痛逃掉了，她追了上

去，又在他的肩胛上重重地毆了兩下。她倆的一片混鬧聲傳到邨街上，哄動了所有的小人和女人，他們以前見了賴倍開琪，沒一個不恐懼的，但現在大家都憤恨他了。

泰山成全了馬梅亞的骨肉之恩，人猿泰山自己却結冤了一對仇人，這對仇人都住在叢林中夜的支配之下，思量着復仇的方法，但泰山那裏知道呵。

這年青的爵士仍舊睡在像往常一樣的，沒有屋頂，沒有牆壁，沒有遮蓋的，恐怖的叢林的樹枝上。同時那個住在英國的一個假爵士，他因為晚上多吃了些東西，和多喝了些酒，所以覺得肚子很不舒服。

### 勃凱惠自食其果

人猿泰山在兒童時代就學會了許多事，其中最成功的，就是採取林中的草編成繩子。非常堅固而又耐用。泰山這條繩幹了很多驚人的事跡。他的義父脫白賴，關於這些事，明白得很詳細。牠一定會告訴你，泰山用草繩怎樣地侮辱牠；不過牠提起了這件事，牠是非常憤恨的！

但是，關於泰山的一條草繩，也有一次使得脫白賴喜歡得很，事實是這樣的：

有一天，泰山和他的游侶在林中頑耍。泰山把繩上的活結套住了樹枝，因為被纏住了，所以脫不下來了，故而他只好順着繩爬上去。那知當他爬到半空中的當兒，他的游侶一隻小猿，拾起了地面上草繩的一頭拖着跑走了，泰山叫牠放下來，牠稍許鬆了一些，又拖着跑開去了。

因為一鬆一緊的關係，泰山的身體便在空中搖動起來了。他於是又得到了一件新的玩意兒。他索性儘量的搖動着，好像盪秋千也似的。他的身體離開地面，大約有三十尺光景。

啊！多開心呀！這是第一次的新的玩意兒。很快地就有了進步。正因為泰山盪得太久的緣故，而且繩子又在樹枝間磨擦得很厲害，所以斷了，泰山也就跌了下來。脫白賴見着高興得跳了起來，他以爲泰山一定跌死了，可以少一個侮辱自己的對頭了！

泰山從四十尺高空，跌在亂草中，臉朝着天。克賴第一個奔上去。在幾年前，她自己的親生子也是這樣的跌死的。難道這個也會這樣的死了嗎？克賴上前一看，搖動了幾下，但是並沒有死。他沒有受重傷，祇在後腦撞破了一塊。

昏迷了好幾分鐘，泰山醒轉來了。脫白賴見了又很憤怒。他於是只好抓住身畔的一隻小猿出氣，狠狠地重打了一頓，才放牠走。牠自己也怨恨的走開了。

但泰山却又懂得了一種新的智識。他知道繼續磨擦，容易使繩折斷的，這種事產生在泰山的兒童時代，非但沒有送了他的性命，或許恰正救了他的性命。

現在，他已不是兒童，是林中的成人。雖然沒有人保護他，其實已用不到有人保護他。克賴死了，脫白賴也死了，他再也得不到有克賴樣的真愛，但像脫白賴那種人，反爲泰山所憤恨的。這並不是由於泰山的殘忍，實在因爲林中的生物，缺乏仁慈性。但是，也很自然的——他是一個天賦異於常人的。當然，泰山很有理性的，他對朋友很夠信義，但對仇人不肯饒恕的。

不消說，勃凱惠與他既不是冤家，又不是對頭，泰山當然不會與他有仇恨的。但妖師却嫉妒他在叢林中稱王，更由此而生起了憤恨的心，尤其是給他破壞了勒索太爬的機會，而且更給他戳穿了牠的邪術的騙人；於是他把泰山恨之切骨，非加報復，就不能消却胸中之恨。

勃凱惠報仇的機會實現了。泰山在北方打獵，本來他總和克却克族的小猿一同出來打獵的，

因爲他還未脫去孩子氣，人多當然比較有興趣，但是，因爲受了母猿們的阻止，於是近來的他，常常是獨個兒出來打獵的。

那天，泰山在打獵，忽見天空間，漸漸地蓋上了烏雲。烏雲一塊塊的地飛馳着，從樹頂上經過，看去好像是很低的。泰山覺得，這樣子好像餓獅撲攻羚羊時一樣的迅速。但是，烏雲飛走，在叢林間却是無聲無息的。沒有樹枝和草葉的動向，好像死去了似的。草間的昆蟲也都靜靜地伏着，好像恐怖

的場合。

在過去，人猿泰山見到一樣事物，他總有一種感覺產生的。現在，他看着烏雲，不知又有了什麼感想。他忽然又聽得，從遠地方傳來一聲咆哮聲。『這是獅子覓食哪！』他自言自語。可是那咆哮的聲音更近了。『牠們來了！』人猿泰山又是自言自語着，他於是急忙跳到一株樹上。剎那間，他只看見所有的樹都低着頭，好像上帝伸着手把它們按下去也似的。『牠們去了！』泰山又是自言自語地。『獅子去了！』那知接着就來了一道閃光。泰山叫道：

『獅子撲擊了，現在已撲在那被殺者的身上了！』

霎那間，林中的景象大變，一陣旋風，吹動了所有的樹和葉及其他。雷雨也降下來了，他馬上跳下來，站在樹下面，想着：『這一定是被殺者的血呢！』

他在叢林的邊界，在狂風暴雨之前，他曾望見有兩座高山的；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。他拚命的在雷雨密佈中找尋兩座山，那知有了濃深的陰沉天氣，自然是看不見了，但人猿泰山以爲被水沖到別的地方去了。雨過天青，泰山又看見兩座山立在原來的地位上，不過有好些樹，都落下了葉子。就是在他近邊的樹，也有着同樣的情形，甚至有株小樹，因爲經不起風打雨擊，連根都拔倒在地面

上最後，太陽仍舊恢復了原狀，泰山也仍舊躺在地上睡覺。

勃凱惠在狂風雨後，來到洞口欣賞雨後的風景。他祇有一隻眼睛能夠看；其實即是他有十二隻眼睛，他也不清楚的，因為他的鼻子已經爛去了好多年，即使不爛去，他也是嗅不出林間的雨後的空氣。因為他的感覺能力已經喪失殆盡了。

他的兩邊，站着兩隻狼狗，都抬着頭在空氣中嗅着。有一隻忽然咆哮了一聲，接着就朝叢林中奔去；第二隻也跟上去。勃凱惠覺得很稀奇，莫明其妙的也跟牠們奔了上去，手裏捏着一根粗重的木棍。

兩隻狼狗離開泰山只有幾碼遠，馬上停住了，嗅着，咆哮着。勃凱惠來了，起初他還以為是自己的目力不濟而看錯的；但現在仔細地看明白了，原來那邊睡有一個白色的林中神，他蓄着好久的報復心，現在總該是泰山的死期到了吧。

那兩隻狼狗就張着牙齒，獠牙地向泰山走去。勃凱惠有些不放心，趕忙用重棍去打狼狗，阻止牠們慢些上去，因為他疑心泰山並沒有死，也許是昏暈。狼狗掉轉身來，要攻擊主人，但牠們是被馴服了好久的野獸，自然是沒有反抗的能力。牠們於是站在旁邊，看着主人的動靜。

勃凱惠站停了，用他的耳朵，在泰山的胸口前聽着。非常明瞭的，他已昏過去了。泰山身邊有一根草繩，勃凱惠急忙乘機把他網綁住了，把他掙在肩膀上，他仍不失為一個強健的人。狼狗跟在他後面，妖師回到山洞裏去了，一直走到洞的中央，有一個圓形的小坑，這是古代的一個噴火口。

這坑的四周，全是險峻的石壁。祇有一條出入口，就是妖師走進去的地方。有幾株樹，生在地面上的石縫中。坑有一百多尺深，望上去似乎是座死林，真使人有些兒毛髮悚然。

老妖師把泰山推在樹旁，再用他自己的草繩縛住，泰山的手雖然能夠得到自由的，但是，始終摸不着繩子的。這時候，那兩隻狼狗顯得非常忙碌，四周嗅着，咆哮着。勃凱惠惱恨牠們，同時牠們也惱恨勃凱惠，他知道牠們，到了不可忍耐的時候，牠們會不顧死活地，瓜分着俘虜的肉的。

在他的心中，他認為沒有問題的。因為勃凱惠從小就捉來豢養牠們的，他常常打獵給牠們吃，同時也很優待牠們。

後來他用屏風把狗和泰山隔開了，自己到山泉那兒去取水去了。當他回來的時候，他只看見狗始終望着泰山，饑涎欲滴地。

他就把一罐水澆在泰山的面孔上，泰山受了這刺激，突然睜開了眼睛望着。

勃凱惠說：

『魔鬼我是一個偉大的祭師。我的法術非常靈驗，你的是不中用的。』

泰山當然不懂妖師的說話，他無論如何不能有答語的，但他祇有冷冷地望着勃凱惠。兩隻狼狗轉到泰山的身後，他聽到牠們的咆哮聲；但他沒有回轉頭去，勃凱惠又去鎮壓野獸了。泰山已經看出這兩隻狼狗與老妖師並沒有多大的好感，祇是處在被征服的環境下，發不出野性吧了。

那兩隻狼狗纔算屈服了，勃凱惠又來到泰山的跟前，他才知道泰山不懂得他的說話，他於是就停止不說下去了。後來他又把屏風隔好，拿了一條睡蓆就回來，鋪在地上，他打算睡在泰山的前面，可以舒舒服服的看仇人斷命。

兩隻狼狗儘管在泰山的四周咆哮着，泰山並不注意牠們，他祇打算着，怎樣的才能暗地裏扭斷縛在身上的草繩。這時候，他才發覺了，這繩原是他用來縛獅子的，他於是想到了，這樣結實的繩，

恐怕不容易扭斷吧。他雖然不願意死，但照這情形看來，很明顯地死神已到了他的面前，祇有幾分鐘的光景。

他再掙扎了一會兒，他又發覺，原來草繩正縛在一株小樹上。他於是想起，那次在樹上吊着草繩盪秋千的事，因為繩被磨擦斷了，所以跌下來的一幕過去事情。當泰山想到那個身歷的故事的剎那間，他於是把草繩盡力地在樹皮上開始磨擦起來。

兩隻狼狗靠得泰山更近了。牠們嗅着他的腿，但當人猿泰山的手一揚的時候，牠們又跑開了；泰山知道，只要牠們到了真正飢餓的時候，牠們是會不怕一切的地來咬着的。他於是急忙把繩在樹皮上磨擦着。

現在的勃凱惠已經睡熟了。他以為狼狗到了真正飢餓的時候，會去咬那仇人的。到了那時候，不消說，狗的狂吠聲一定會叫醒他的好夢的。因此他好像吃了定心丸也似的睡去了。

到了午後，狼狗果然不能再等了；同時泰山也快要磨斷草繩，頓時間狼狗的狂吠聲和草繩的磨擦聲，把勃凱惠叫醒了。

一隻撲攻泰山的狼狗被抓住了。勃凱惠急忙坐起來，看野獸怎樣咬死他的仇人的活劇；那知他只看見泰山渾身堅實的肌肉，接着又有第二隻狼狗也被泰山抓住，而且那草繩也斷了。

勃凱惠情急地跳了起來。他該不是兩隻兇猛的狼狗的對手吧？雖然他是自由了，但是，他到底是手無寸鐵的！這是因為勃凱惠不知道泰山的力量。

勃凱惠見狼狗不是一定能夠制勝泰山的，所以他也就不得不親自出馬，他拿着粗重的木棍打了過去。泰山看見他也來加入鬥爭，他舉起一隻狼狗，對準了妖師的面孔擲了過去，沒有擲中。泰

山又用第二隻狼狗借作了武器，擲了出去。這次恰巧中了牠的主人的臉兒。泰山便乘機一箭步的衝了上去，終於勃凱惠在無力抵抗之下倒在地上。

老妖師雖然沒有死去，但是已經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了，只會睜着眼睛望着。這時候，兩隻狼狗早已逃走了。泰山於是把勃凱惠照樣的網綁在樹上。在泰山的心裏暗暗地想着，我能夠在網綁中脫險，看他怎麼樣？泰山於是就離開了他。

被網綁在石坑中央石壁邊樹上的勃凱惠，嚇得沒命的戰慄着，全身發着抖的叫喊着。

### 兇猛的偽獅

獅子，伏在靠近河邊的灌木的後面。河水並不深，赤着腳可以渡過的，兩岸都有通叢林的走道，因此，所有林中的生物，都要到這裏來喝水的。

獅子餓了，因此，就在水道的必要之路等候着，不住的發着咆哮；但牠等不到任何的食物，因為野獸們都去喝水了。牠睜着一對黑綠眼睛，從樹的空隙間射出去，也搖着尾巴，靜靜地等着被殺物。斑馬第一個來，獅子見了牠，格外靜了，因為林中的公民，再要比斑馬謹慎的沒有了。跟在牠後面的，還有三四十匹小馬，由牠領導。牠靠近河邊走來，牠不住側着耳朵聽，翹着鼻子嗅，謹慎地戒備着。

獅子不肯放棄牠的口福，耐不住地，準備着去撲斑馬；那斑馬並沒察覺，仍舊向河邊走來。但偶然地有了一些風吹草動的微聲，斑馬就向後轉；但獅子沒有聽到。斑馬領着三四十匹小馬，不知候了多少時候，結果到了完全沒有動靜的時候，才放心來到河邊。



獅子見牠們都到河裏去喝水了，牠於是打算去撲攻小馬中最肥大的一匹；是的，獅子最愛吃斑馬肉，這也許因為斑馬的肉比任何獸肉要可口，和斑馬不容易捕獲的原故。

獅子慢慢地站了起來，那知牠的一隻腳爪踏斷了一根樹枝，有了一點點的聲響。牠馬上衝出去；但是，樹枝踏斷的微聲，已經驚動了斑馬，所以當獅子撲上去的時候，斑馬早已逃走了。

獅子仍舊非常飢餓，於是吼了一聲，回到林中去改尋其他的食物了。獅子這次來到林中，連得克却克族的大猿也被牠驚擾了。

獅子本來早晨不出來獵食的。但昨晚牠沒有捉到被獵物。所以在這天早晨，牠需要打獵，因為餓極了。

空場上游息的人猿們，當然不提防早晨獅子也會出來的。獅子早已看見牠們了，要是在往常，牠早已轉身去找比較鮮美的食物，不消說，獅子見克却克族大猿們的爪牙，委實也有幾分畏懼的，但今天牠顧不到這些，因為牠太餓了。

獅子向牠們走去，準備要進攻了。這裏有十多隻人猿，一個人樣的青年，蹲在樹枝上。他看見獅子衝過來；他看見人猿都逃走，只有一隻母猿因為讓小猿先去，所以只有牠留在那裏還沒逃去；她因為流露了母愛的真情，所以來不及逃險了。

泰山喊着逃走的大猿們，以及蹲在安全的附近樹上的大猿們，趕快來救母猿。大猿們還站在那兒，獅子早已啣着母猿奔到叢林間去了。人猿泰山和大猿們追了上去，但獅子早已不知去向。泰山仍舊奔到林中去追蹤，用他的耳朵和鼻子。

脚印很容易看到的，尤其是那點點的鮮血，泰山和大猿們都看見了。

泰山知道獅子在前面，所以大叫了一聲，告訴大猿們留心。他自己馬上跳上了樹，同時命令大猿們也上了樹，於是在頃刻之間，把獅子圍在重圍中了，牠們雖然不敢去咬牠，但看得很清楚的。獅子的前身伏在母猿的身上。泰山看來，明白母猿已經死了，但他也該把屍首奪回來，嚴重地處罰牠一下的。

泰山第一個罵着獅子，更折着樹枝擲獅子，大猿們於是也大胆地有了同樣的行動。獅子怒極了，牠雖然很餓，但處在這嚴重局勢之下，怎能安心地嚼着猿肉充飢呢。

大猿們要回去了；因為牠們覺得，反正母猿是救不活的！但泰山跟牠們完全不同，務須把獅子驅逐走。

所以，泰山仍舊叫牠們跟他一樣的做。獅子窘得迴避着；但是，泰山始終沒有放棄那隻餓獅。樹枝不能結果那獅子的生命，泰山所以要另想別法。終於給泰山發現了，在獅子附近的地面上有着很多的石塊。他招呼大猿們監視着獅子。他跳到地上，搬了一大塊石塊來，再又跳到樹上。他知道人猿會照他的樣子做的，果然，人猿都去搬石塊了。

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獅子趁機移動了一下身子，牠預備要吃母猿了，泰山不慌不忙地，舉起手擲出一塊石塊去，恰巧擲中了獅子的頸子。獅子喊着痛，那知衆猿也都把石塊像下雨似的擲了下去。這樣過了半小時，獅子被逼地只得逃，但牠仍舊啣着死母猿，泰山和衆猿急急地追在後面擲石塊，不讓牠吃猿肉。

人猿的本領，當然不及泰山來得高明，在半路上，獅子又撲攻了好多次，但是，每次都是失望的，終於獅子暴怒地儘管在前面逃着，泰山領着許多人猿，也儘管在後面追着。

人猿和泰山一直追到一塊空場上，獅子認爲機會到了，預備要作一次最後的決鬥。因爲牠知道，人猿除了有樹可以躲身之外，簡直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，所以牠計劃着，怎樣才是最有效的戰略，但牠怎能戰勝泰山呢？

泰山所以要征服獅子的道理，原是爲了克却克族整個的未來的安全，他要使獅子知道人猿的利害。殺了一隻人猿，非但得不到好處，反而增加痛苦，警告牠以後別再來擾犯克却克的部落。人猿泰山無論幹什麼事，都是冒險的，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危險不危險的。

泰山要征服獅子，必需要一個和他相仿的幫手。泰山的眼睛於是看到通加的身上，因爲通加是他童年時的游侶，直到現在，在所有的人猿羣中，只有他比較和泰山最最莫逆。同時泰山也知道，通加很勇敢的，而且又年青和靈敏。

「通加！泰山叫着。那猿正蹲在一株大樹上，聽見了泰山的叫聲便抬起頭來。泰山又繼續說：『到獅子跟前去作戰，使牠棄了梅開的屍體，當心牠來撲你。』」

通加點點頭。牠跳到地上，咆哮着，對獅子衝過去。獅子果然來撲通加了。泰山就從獅子後面來到放着梅開的屍身的空場中心。獅子只注意着通加，沒有看見泰山。通加逃得很快，獅子追得也很快，一直追到樹跟前，通加跳上了樹，相差只有幾碼路，當通加爬上樹枝的時候，獅子的前爪離開牠的後腿，相差不過幾寸光景。

獅子在樹下吼了幾聲，又回到放着母猿屍那兒；這時候，牠的尾巴豎得更直，顯明地，比剛才更加暴怒，因爲牠已經看見，裸體大漢的肩頭上，正揹着牠的被殺物，朝着樹林走去。在四周，一般人猿都蹲在安全的樹上看守着，有的在叱罵着獅子，有的在忠告着泰山。泰山不

顧死活地儘管朝前走來，獅子也追趕在後面。

根土急忙跳到前面的樞枝上，大聲地叫泰山謹慎着。

「快拉我呵！」泰山叫着，當他跑到樹下，背着死母猿爬上樹的時候，根土拉着他——用牠的

後腿抓住了樹，用前爪去抓泰山肩上的屍體。

獅子縱身上樹，但根土總算敏捷的，可是那條手臂上已經被獅子抓破而出血了。

泰山把梅開的屍身放在最高的樞枝間，就是會跳蹤的豹，也萬萬抓不到的。獅子還是雄心未

死的在下面跳蹤着。牠還想嚼食牠的被殺物，不住地咆哮着，不久就走開了。

從那天之後，泰山便聯想到前途的荆棘。他想到林中的野獸，都要來傷害人猿，這樣，對於克却克族的安全，委實是成問題的。不消說，野獸的腦力畢竟是簡單的，都是善於健忘的；但是，這位年青的英國人，他有着天賦的人性，當然對於無論那件事的印象，都有相當的記憶力的。

過了幾星期之後，有隻豹搶走了小猿，而且母猿也在旁邊覓食，因為覺得不是豹的對手，所以就無法抵抗。泰山想着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，他覺得非常憤恨。他於是和人猿們商議着，計劃着日後的安全問題。

「那野獸們把我們當作食物，」他說：「使我們不能在林中自由狩獵，我們是大猿，難道我們就讓獅子和豹，時常捉我們去餵肚子，和餵牠們的小畜生嗎？」

「對啊！」納果說：

「那我們該怎樣辦呢？」通加問：

「我們也要派戒備獅子和豹的負責者，」泰山答着：「其他的不必害怕，但蛇也宜防備的，因

爲蛇來時，是沒有聲息的。」

克却克族的大猿們，都很贊成泰山的提議，於是，從此之後，牠們出去狩獵的時候，三方面都有望風的警備隊。但泰山仍舊可以獨個兒出去的，因爲他根本是個人，是有理智的，和野獸的舉動，自然不同了。

有一天，他蹲在孟格邨的那株大樹上。他看見妖師賴倍開琪，套着水牛的頭，穿着水牛皮的皮，在邨道上走動着，他覺得非常夠味。在偶然的場合中，他瞥見酋長孟格的茅屋的牆上，張着一張完全的獅皮。不由得打動了他的一顆年青的心。

到了天黑的時候，泰山重復來到孟格邨，這晚邨中非常安靜。泰山便從邨道的黑暗處，一直走到酋長的茅屋門前，他小心地把獅皮拿到了手，他又依照着原路回去。雖然到處都有武士守衛着，竟會沒有一個發覺泰山的，真夠使人欽佩啊。

那晚，泰山睡在地上，瞧着天空的月亮和星光，他不禁想起那天獅子殺梅開的一幕。他仰着臉兒，沉思了好久，方才呼呼地睡去。

早晨，他被猴子吵醒了，因爲猴子在他睡的樹上吃東西，不留心地把食物殼落在人猿泰山的臉上。他被猴子吵醒已經有了好多次，他和猴子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牠們都是親愛精誠的。有時候，猴子一早就來叫醒他，告訴他有敵人來了；他也常常替猴子找尋水菓，或者幫助牠們驅逐敵人。太陽已經掛得很高了，泰山已在找尋食物。猴子揮着手，好像在告訴泰山，你的部落中的許多人猿都在那兒呢。

『來，猴子！』泰山說：『你看見了，一定會快活，來，跟着人猿泰山來。』

猴子看見了，都嚇得逃走，原來在泰山的肩上，有一張昨晚從孟格郁偷來的完整的獅皮。許多人猿都在那天奪回梅開屍身的空場上。泰山要測驗一下牠們有否實行了他的主張，因為他知道，人猿腦筋很簡單，轉身就忘記的。因此，他想教訓牠們對於這個防備仇敵的警備工作，實在不可忽略的。

根土的地位，今天是在空場的北首。因此，第一個看見叢林中有仇人的是牠。牠直到看清楚了的仇人，是一個長毛的頸子，黃顏色的背脊的時候，牠才高聲地吼着，發出人猿預告危險的呼號。其他的人猿也照樣的叫了一聲。這樣，散佈在四周的人猿，都聞聲趕來，很敏捷地跳上了樹，躲避危險。

果然，有隻獅子來到空場上——咆哮着，探望着，找尋目的物。人猿都折着樹枝擲射着，也有搬了石塊來擲的，獅子便負痛逃走了。那知當牠逃到空場盡頭的剎那間，冷不提防的，給通加擲中了一塊大石塊，因此，這隻叢林之王，便低低地咆哮着，倒臥在地上了。

克却克族的人猿都跳下樹來，奔到疆臥着的獅子前面。牠們都高興得舉着木幹，張着牙齒，預備打個痛快。那隻被打的獅子，覺得來勢太兇猛。於是，就醒了轉來，否則會被牠們打得體無完膚的。但正當木幹和利齒夾攻的剎那間，突然地，從樹上下來了一個瘦長體格，兩頰間長着白鬚，臉兒打着皺紋的生物。行動非常敏捷地奔到獅子面前，伏在獅子的背上，對着人猿咆哮着，像表示挑戰似的。

人猿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猴子。真奇怪，猴子本來是最胆小的動物，如今怎會不怕大猿，甚至還伏在獅子的背上大叫着，呼叱牠們停止打擊呢。

當人猿們住手的時候，猴子竭力地拉住了獅子的一隻耳朵，就拉下了一隻重重的獅子的頭，這樣，裏面又露出了一個人頭來，咦，原來却是人猿泰山。

有幾隻老猿，他們還要到地上，打假獅子繼續洩憤；但那勇敢的通加，馬上跳到人猿跟前，攔住牠們不許再動手。那時悌凱也聞訊奔來了，像通加一樣的張露着牙齒，準備決鬥，保護着泰山，不准牠們輕易攻擊。

過了幾分鐘之後，泰山醒來了，睜開眼睛。他看見很多人猿都圍着他，覺得很奇怪，後來，漸漸明白了牠們的誠意。

泰山雖然受了傷，但在他的精神上却是非常愉快的。因為他已經明白，大猿並不是不聽他的教導的，而且還找到了好許多朋友。甚至連得懦怯的猴子，也會不惜犧牲而來拯救他。這使他不得不從內心湧出甜蜜的微笑來。

由此，泰山懂得了許多事情的真理；但在別の場合中，他還是需要學習的。

## 泰山大戰夢魔

孟格邨有宴會，在他們上面的大樹上，坐着一個人猿泰山，形態非常的可怕。泰山辛苦地狩獵了一天，祇找到了一些零食。今天的泰山，顯然是沒有吃得飽。

他的胃口本來是很強的，不過像今天樣的祇吃了個半飽，這在泰山餓着肚看人吃東西，畢竟是難挨的，何況泰山望着黑人，吃的又是美味的象肉。

照理，泰山和象是好朋友，他不應該想吃象肉的，但是，這頭象是黑猿殺死的，他想分些充飢，這

也何嘗是殘酷呢？可是泰山更知道，這頭象還是病死的；黑人找到了象的遺體，才割着吃的。

他餓着看黑人，卮中央放着一隻大鍋，武士們都圍坐在鍋的四周，泰山本來想等到他們都去睡覺了，然後再輕輕的下去偷幾塊來吃的。正在這時候，黑人都站了起來，舉行狩獵勝利的彈彈舞，舞畢之後，才大吃着象肉，和狂喝着土做的酒，那知黑人都吃得醉醺醺，在大鍋旁邊倦睡了。

這時候已過夜半，泰山看得很清楚，黑人全像死人樣的睡着，祇有極少數的還在翻身。泰山知道很容易去抓一把肉來的；但是，一把肉他是不夠的。他於是索性再等一會兒，候更好的機會。

最後，他看見一個武士在翻身，原來是一個老人，仰天睡着，凸起了肚皮，顯然這是吃得過飽，但他還是爬到大鍋前，伸手進去撩肉，貪心不足地咀嚼着。

泰山瞧着搖着頭，嫌惡地。這黑猿竟這麼地貪心嗎？但在林中的生物，祇有他們和泰山相彷彿的。泰山是人，他們也好算是人的，再有小獼猴，大猿和猩猩，也有點像人的狀態和習慣，雖然各有各的不同，但種類該是同樣的出於一個大的系統的吧。由此，使泰山慚愧着，他認為林中的生物，最貪心的要算是人——還有狼狗。祇有人和狼狗，吃東西一定要吃到吐出來為止，泰山看見過一隻狼狗，蹲在死象旁邊吃肉，也和現在的黑猿一模一樣。泰山看見老武士又要去取肉了，他實在看不慣，不耐煩地跳了下去。

老武士跪在鍋前取着肉，他的背朝着泰山，泰山輕輕地走去，趁其不備，扼住了他的喉嚨。他本已年老，加之飽食過度，當然沒有能力抵抗的。

泰山在大鍋中拿了幾塊大肉，他就把那個老人放在大鍋中。如果其他的黑人醒來的時候；他們一定會奇怪的！泰山笑着，帶了肉重又跳到樹上，他也帶了一瓶酒，他第一次吃着煮熟的肉和喝



着酒，他把空酒瓶丟在一旁，但肉還有些剩着。可是他始終睡不着，這因為他的胃有了異樣的味覺。他本來不愛吃用水和火煮熟的食物，但因太餓了，所以就勉強地吃着，於是現在他像要嘔吐似的。

後來有隻獅子吵醒他。他坐起來一看，天已經大白。泰山揉着眼睛。他到底睡着過嗎？他不覺得精神已復了原，接着又來了一陣咆哮聲，往下瞧着，有隻獅子站在他的下面，很餓似的望着他。泰山疑心獅子要跳上來，但他從未見過獅子會爬樹的，現在見了，當然是希奇了。

獅子慢慢地向他走來，泰山爬到更高的枝頭上，但獅子也跳上了樹枝。泰山被迫倒退着，獅子也就更近地靠近了泰山。泰山能夠看見餓得發火的黃綠眼睛。他能夠看見可怕的大牙，分明是要來吃他。獅子果然撲着泰山，相差一點點。他不能再往後退了；獅子眈視着他。他處在絕境中，他只有跳上了一枝更高的細弱的極叉，他以爲獅子決不會再上一層的，那知獅子竟嘗試了連豹都不敢跳上的地方。

在高樹的最高點，泰山奔着，獅子也在後面追着。最後他站住了，預備跟獅子決鬥一下。泰山知道，生死存亡全在此一番。

獅子快要到了泰山的身前。祇要獅子伸出前爪就能抓住他，能夠用牙齒噬咬。那裏知道，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間，泰山的頭上又起了一陣叫聲。一隻大鳥盤旋在他的上面，很近的。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大的鳥，但他在海灘小屋中的書本上，已經見到過很多次。

在畫書上，有隻大鳥飛在空中，鳥腳抓住了一個小孩，孩子的母親站在下面，神情非常悲苦地。因為他留有這麼的一個印象，所以能夠認得大鳥的。當獅子正要咬泰山的時候，那隻鳥就到了他

的背上。泰山覺得痛苦極了；但他也覺得很幸運的，因為他可以不給獅子充作食物。

鳥飛上去了。泰山宕在大鳥的腳爪上，往下望着，覺得頭昏目眩地，所以他便閉上眼睛，鳥越飛越高。泰山睜開他的眼睛，看離開叢林多遠了，祇看見一點點的黑綠影子在他的下面，但是，離開太陽却很近。泰山覺得雙手怪冷，他便伸出手來向太陽去取煖。不知怎的，他想起一件要事，鳥要帶他到那裏去呵？他就讓鳥支配他的命運嗎？人猿泰山是個戰士，他就不抵抗而束手待斃麼？不！於是，他拔出獵刀來，一次，二次，三次地向鳥的胸前刺着。鳥祇張動了幾下翅膀，腳爪也放寬了，不消說，人猿泰山當然脫離了鳥的拘束，他就對着叢林落下了。

泰山覺得在空中維持了好幾分鐘，才落到一株高樹的頂點。再從頂點落到低的極枝上，一直落在一株大樹上被攔住的。他又睜開眼睛來一看，這裏原是他昨夜睡覺的地方。在他的下面，仍舊有隻餓獅在等候着他。

泰山急得停住呼吸。毛空管裏淌着冷汗。這是怎樣的一回事？這是泰山因為吃了不配胃口的食物，痛苦得發了昏，做了一場大夢，泰山第一次做夢。但他坐着看下面的獅子，又聽着上面的大翅膀的振動聲時，不消說，在人猿泰山當然不懂得是夢，他祇以為是事實。

他有着非常強的自信力，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知覺力，原是很真確的。但他又有些疑問，獅子怎會爬樹？林中怎有那麼大的鳥？尤其從那麼高處跌下來會不受傷。這些這些，都使他莫明所以。他知道獅子不會爬樹的，林中沒有這麼大的鳥的，從高處跌下來一定要受傷的。他倒底是想不透，因此他希望這樣地再來試驗一下。

他正在沉思着夜間的怪事的剎那間，他似乎發覺又有怪東西出現在他的眼前了。他親眼目

瞎地看見一條蛇，盤在他下面的樹枝上，但頭却是泰山把他丟到大鍋中去的。老黑人的頭，這頭非常猙獰可怕的。這老人的可怖的臉兒，邪惡的眼睛，張着牙齒要來噬咬泰山。但泰山霎了一霎眼，這怪東西就像皂沫泡泡一樣的沒有了。

他呆呆地坐着，又看見有個虫從上面落到他的腿上。他恨恨地把這虫捉住，丟到黑暗的林中的角落裏去。

那晚，他接一連二地做着夢，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，泰山便懶洋洋地立起身來，走出叢林去找水喝了。他的身體熱得像火燒一樣，喉嚨裏又覺得乾燥，他喝了些水，看見附近有堆亂草堆，他便爬進去睡着。他的主張，原是像野獸一樣地，打算獨個兒死在亂草堆裏，可以安全地免去被食肉獸類的咀嚼。

但他並沒有死。他睡了好久，病勢痊愈了，因為他已出過一身大汗，睡到下午，已覺得精神恢復如常。於是，當他醒來時，他已覺得沒有病了。

他到海灘小屋中去，泰山每逢覺得寂寞和煩惱的時候，他就得到他的萬能的小屋中去靜憩。他到幾年前由他父親親手建築的小屋前，下落門門。那知就在這當兒，正有一對血紅的小眼睛，靠在近邊的林間望着他，含着仇意地望着他；但泰山並未知道，他便走進小屋，隨手關上門。這裏，可以使他和整個的世界完全隔離，而且又可以使他研究夢中的情景。他翻閱着每本書上奇異的插畫，可以使他了解插圖中間的字句的解釋和意義。

今天，他趕緊翻開有一隻大鳥抓住一個小孩飛在天空的一本畫冊。泰山把他昨夜所做的夢思索了一下。對啊，和他夢裏的場面完全一樣的。泰山又搔着頭皮，這畢竟太奇怪，他雖然知道沒有

獅子會爬樹的，沒有蛇生着黑人頭的，但泰山也以為是或許有的。

他不願意再研究夢，他祇以為夢裏所見的都是現實；他又以為他的生命，另外還有一個；就是專司睡覺時運用的一個。

他又疑惑在睡時所碰見的奇怪的野獸，不會傷害他的，這時候的人猿泰山，簡直是另外的一個泰山了，既愚蠢，又懦弱——他要脫逃現實，胆怯得好像是隻鹿逃避仇敵時候一樣的不用。

夢，使他的感覺引起了第一次的恐怖，泰山的感覺，本來是不知道恐怖的。

泰山翻到一本書，有張圖畫，一隻色彩的猩猩關在籠子裏，外面有許多白猿站着在觀看。泰山奇怪他們為什麼都穿着衣服，也許是他們為了要遮蔽光滑的身體的醜相呵。他又奇怪他們，這有什麼好看呢。他更奇怪畫上的女人都戴了帽子，男人都是光着頭，只有墨黑的一圈。泰山看得奇怪極了，忍不住地大笑。

人猿泰山為了要懂得畫上的意思，所以便照着他自造的發音唸着下面的小虫。唸了幾次，他覺得眼睛乾透了，睜不開來，他揉着眼睛。泰山又唸了幾次，可是他覺得書上的小虫已經逃走，看不見。其實在昨夜他沒有好好地入睡，此刻疲憊得很，而需要休息了。

泰山知道需要睡覺，他於是當即閉上眼睛，預備在這靜寂無聲的，安全的地方睡覺了；那裏知道，正在這一霎眼間，人猿泰山祇聽見那扇小屋的門，被推開了的聲音。他很快的回轉身去，仔細地一看，原來在門口站着一隻渾身生有長毛的大猩猩。

泰山吃了一驚。他知道猩猩的脾氣的，原是很孤獨的一種動物，不和林中野獸為伍，也不和林中野獸鬥爭；但遇到外來的侵略的時候，猩猩是非常勇敢的，而且又是非常兇猛的，堪稱勇猛無比。

但給予泰山並沒有危險的。猩猩的神氣雖很邪惡，圓睜着眼睛睨視着泰山。只要再過一分鐘，猩猩就會奔進來撲攻泰山的。泰山於是趕急把放在身邊桌上的那柄獵刀捏在手裏；但他的手指却摸不着刀柄，他很快的掉轉頭去瞧着。那知他的眼睛正巧落在他看的那本有着猩猩的圖畫的書上。泰山雖然也看見刀，但他並不着忙，他祇是慢慢地拿起來，對着門口的猩猩微笑着。

泰山認爲不久之後，眼前的景象一定會起着變化的；或者猩猩會變成老鼠的身子，象的頭，這正因爲泰山在最近遇到了許多怪事，所以才生出了這些莫明其妙的幻覺；但是這次，猩猩並沒有變化，猩猩仍舊慢慢地走到他的眼前來。

泰山並不驚嚇，他認爲這是無關緊要的，猩猩終究是要變化的。不是變成空氣，定會變成其他的東西的；但猩猩仍舊沒有變化，還是站在他的前面。

猩猩反而伸出兩隻巨掌抓住了泰山；張着的牙齒，貼在他的臉上；哼着一陣陣的咆哮聲，鼻孔管裏呼出來的兩道熱氣，直接地吹到泰山的面頰間，但泰山仍舊坐着，微笑着。泰山的幻覺還是繼續着，泰山知道這頭猩猩一定不是真的，他沒有看見過猩猩會開門的。而且自己進來的時候，又上了門的。

猩猩像抱嬰孩樣的，把泰山抱在手臂中，轉身走出小屋，奔到叢林中去。

現在，泰山斷定這是幻覺，他斷定等他醒來的時候，他一定仍舊睡在這間小屋中的，他掉轉身來，看着小屋的門，開得筆直地。

泰山於是要從猩猩的肩頭上跳了下來。但猩猩抓住他不放，咆哮着。泰山終究是掙扎着，跳到地上；這猩猩又掉轉身來，把他抓住了，恨恨地在他棕色的肩頭上咬了幾口，皮膚像潤溼了。

泰山立刻收拾起嘴角邊的笑勁兒，他的戰鬥的神情又呈露在表面上。無論在睡與醒之間，這神情畢竟是暴怒的戰鬥開始了，兩口子便扭在一團，在地上打着滾，猩猩果真是兇猛的。現在牠放棄咬泰山的肩頭，專注意於要咬泰山的喉嚨，但人猿泰山也不見得會比猩猩力小，而且他又身經百戰的老戰士，當然知道喉嚨是重要部分，怎肯讓猩猩咬着的呢？最後，兩口子的鬥爭還是繼續進行着。

泰山避開了猩猩的抓扼，也伸手去抓猩猩的喉管。泰山趁機出空一隻手，抽出那把獵刀，對準了猩猩的心窩直戳下去。

猩猩極叫着，放棄了泰山，歪歪顛顛地拐着，拐不上幾步路便倒下了。又牽動了幾下，就躺在地上了。

人猿泰山站在他的被殺者的屍身上，低下頭去望着，搔着頭皮。他又站了起來，摸摸被殺者的屍身。泰山的手指上染了好許多猩猩血。他送到他的鼻子上嗅着。

他把一隻腳踏在被殺者的身上，仰着臉，叫着人猿勝利的長嘯。在遠方的地面，有着獅子咆哮的回答聲。這是真的，但他並不知道，疑惑着。

他又回到小屋中去了。那門果然大開着，他走進了把門關上，仍舊上了門。他不知道什麼是真的，什麼是假的；但是，有一件事情他明白——就是他不能再吃象肉。

## 一個炸彈的爆發

這天天氣很好。和煦的涼風，把熱帶的太陽熱也吹走了。在克却克族中，已經有好多星期沒有

仇敵來侵略了。在人猿的心裏，已把那種設置步哨的制度，變爲自然的習慣了。

自從實行了步哨制之後，克却克族也就安全了。人猿的防備於是也就鬆懈了些。母猿放心隨處玩耍，找食，雄猿也不跟着保護了。悌凱她經常地同着她的兒子格山，走到部落的南端去找食，也沒有保護人同着她。

這次她在南端的林中遇到一個可怕的雄猿，牠在離這裏很遠的一個猿族中爭奪王位，非但沒有成功，反而被驅逐了。後來牠又回到牠自己的族中去，去宣傳推翻王制，但沒有得到附和，牠的同情者，使牠的含有復仇性的企圖成了泡影。因此，吐格獨個兒在林中徬徨着，好像喪家狗似的，恨不得一口吐出心頭的怨氣。

吐格碰見她獨個兒在叢林散開着——既強壯又美麗，那隻母猿能夠比得上她呢？吐格不良地忍住了呼吸，跳到路旁的角落裏，躲在樹叢後面，睜着睜珠，好像要把悌凱吃下肚去也似的，睨視着，露出色情狂的模樣。

但她已經有了丈夫，而且也有了兒子了。不消說，如果照吐格的相貌講起來，她是會愛上牠的，牠牙齒的銳利，牠好戰的兇猛的神情，都是符合她愛的條件，可惜現在她已經是個有夫之婦了。假如有人要把她奪爲己有，那不消說得，必須經過一次劇烈的鬥爭，能夠戰敗了她的配偶，就有和她結婚的希望。

吐格看見她，沒有其他的人猿跟着她，這個美麗的母猿，祇帶了一個年幼的兒子，在她的近邊玩耍。牠的邪惡的血脈，半開半閉的睨視着她——牠也看看格山，牠的兇相更顯露了。

悌凱的全副精神貫注在找尋食物上，她沒有留心着其他的場合。她當然沒有知道有隻雄猿

在附近的樹後，正在色情地睨視着她呢。她於是毫無準備地，儘管放大了胆走去。

吐格知道在附近地方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她祇有一個心愛的兒子，牠於是便靜悄悄地走近攏來。悌凱的背朝着牠，當牠貼近她的身後的時候，她忽然覺得有危險了，立刻掉轉面孔來。吐格退後了幾步。牠的憤恨，自從見了她之後，完全消失了，變做非常喜悅的善相了，牠講着話，從牠的兩片平厚的嘴唇間發出了溫柔的聲音。

但悌凱祇是張着她的牙齒咆哮着。小格山驚恐地奔到牠的母親身前來，她就告訴牠一個躲避危險的方法，叫牠趕快跳上高樹去。從這點上看來，悌凱並沒有受異性的誘惑，對方於是就換了一個追求的方式。牠把廣寬的胸膛，挺得筆直而更莊嚴地，伸着結實的拳頭，站在她的前面。

「我是吐格，」牠自誇着。「我這副好戰的牙齒，手臂，可以打死你們部落中的雄猿。我能夠雙手打死豹。我是吐格。吐格要你。」

吐格說畢等着她的回音。悌凱回轉身，朝着對面的林中去了。吐格咆哮着，跳起身來追着；但牠的身體很輕，牠追了她好多碼路，仍舊追不上，喘着氣，吐着白沫，恨恨地踩着腳。

在樹上，小格山朝下望着，牠知道那隻雄猿不懷好意。在這隻年幼的小猿的心裏，牠以為自己伏在樹上，那隻雄猿決計跳不上來的。吐格朝上望着。悌凱已立在較遠的地面上，望着她的兒子那方面！

跳上了一株較低的極枝，小格山有些害怕牠；悌凱叮囑格山再跳上更高的樹枝，格山於是對着那株細弱的枝頭跳上去。

吐格追小格山了，也緩緩地跳蹤着，格山仍在牠的上面，大概離開十五尺的光景。吐格知道不



能再上去，於是牠又變更了牠的主張，拚命搖着樹，悌凱着急起來了。格山本坐在一株灣曲的極枝上的。第一下的搖動，搖牠不下，吐格又用力搖着，搖得格山坐着的極枝有響聲了。悌凱急得不得了，馬上奔來，預備和侵害兒子的敵人作殊死戰。

但在她尚未趕到之前，格山已經跌在地上。悌凱奔到格山身前，抱在手裏；但是，吐格也奔上來了。悌凱極力掙扎自由；可是吐格抱住她，用力的打擊着她。不多時，她昏倒了。牠把她掬在肩上，掉轉身，朝着牠來的原路上去了。

小格山仍舊躺在地上，牠沒有聲息，也沒有動作。那知牠的氣味，被風吹送給了林中的另外的一隻野獸。一隻狼狗牠抬起頭來嗅着，已經看見格山了。

那天早晨，人猿泰山到海灘小屋去，他走了好幾個鐘點。在屋中的地板上發現一具男子的屍骨，這就是他的父親的遺骨，還在二十年前，當克却克族的人猿來到此地殺死了他，遺留在這裏的。泰山每次來到小屋，每次都見到這具屍骨的。祇因為他在林中見慣了，這具屍骨當然他不怕。在床上，還有一具較小的遺骨。他怎會知道，這具是他父親的遺骨，那具是他母親的遺骨呢？還有一具小小的枯骨在另外的一隻搖床上。泰山當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啊！他看屍身上的肉，已經離開了他們，他更不注意了，他於是也不把他們移動地位，至於床上的一具，他更不注意了，因為床不是他的必需品，於是，他有時候只在地上的遺骨上面誇着。

今天，他是寧靜的，他翻着書頁，從第一頁看到最末一百，看完了一本又換一本。他把書中的畫都看到了，他便把書丟在旁邊。他又到他曾經翻尋過有幾千次的那隻櫃跟前，他拿出一隻袋子來，裏面有着幾片金屬的小圓片。這是他在幾年前當作玩具的；但他每次玩好了，仍舊把圓片放在袋

子裏，又把袋子歸還到櫃裏。泰山對於放置東西是有一定秩序的。他比不得人猿的東擲西拋——不用時不是丟到草間，便是從高樹上擲下來。到了要用的時候，情願再費時找尋的，但泰山不像牠們一樣，這也許就是他有着人性的表現。尤其對於那些金屬的圓片，他更喜歡了。上面鑄有凸着的花紋，而且很有光彩。今天，他不留心地落下了一個最可愛的黑色的一片——一個英國的金磅，直滾到一張床底下，這床就是美麗的愛麗絲爵士夫人的。

泰山跪着，伸手到床底下去取回這個失落了的金片，更有着奇怪的東西發現了，因為在從前，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床底下的情況。他尋到了金片，他也尋到了另外的一樣東西——一隻沒有鎖着的小木匣子。他把這兩樣東西都拿出來，把金磅放進袋裏，把袋仍舊歸到櫃裏，然後再來翻着木匣子，他打開了匣子，裏面放着的都是金首飾，有些是圓形的金屬物，一端是圓錐形，一端却是平的，有一條凸出的邊緣。外面已長了多年的銅綠了，顏色是墨綠的。

泰山拿了幾件出來，仔細地看着。他把兩個東西磨擦着，擦去了外面的銅綠，每個約有三分之二的長，都露着光滑的平面，那圓錐形的一端，仍舊是墨綠色的。他又找了一塊木片，又在這一端上磨擦着，果然，銅綠也給他揩去了。下面也是光滑的，他覺得很有趣。

他的身上掛着一隻箭袋，是他上次殺了黑武士，從那武士身上解來的。於是，他便把這些新的玩具放到箭袋裏，他預備慢慢地磨去每個的所有的銅綠；然後他仍舊把那隻木匣子放在床底下，他覺得玩夠了，所以他便出了小屋，回到克却克族的部落中去了。

快要走到的時候，他忽聽得有着叫囂的聲音——其中有着母猿和幼猿的聲音，還雜着許多大猿暴怒的咆哮聲。他知道出了岔子了，他加快了速率奔上前去，果然聽見了同伴們告訴危險的

信號。

原來當泰山到小屋中去玩耍的時候，悌凱的丈夫通加，他是出去找食的，朝北走着，離部落約有一哩路的光景。後來，牠肚子吃飽了，回到空場上；可是牠沒有看見悌凱和格山，牠急忙去問牠們關於她們母子倆的下落，但是，沒有一個知道她們母子倆的去向。

下等動物，畢竟沒有高超的思想的。牠們不知道，不是像平常人那樣有着推想能力的，所以通加不知道了妻兒的下落，牠就想不到會闖了禍的，牠現在祇需要她來替牠搔背；否則牠也不會探聽她們的着落的。

牠有些猜疑了，牠打算等悌凱回來的時候，大大地痛罵她一頓，問她爲什麼要走得這麼遠，使牠叫不應她。牠一壁想着，一壁朝南走着，牠看見有隻狼狗伏在小空場對面。狼狗沒有看見通加，因爲牠專心注意着一株樹下的東西——這東西使牠饑涎欲滴。

通加跳上了樹，不肯冒失的去驚動狼狗，這並不是牠怕狼狗；這是牠要看個清楚。當通加跳到枝頭上，狼狗也到了目的物前了。這時候，通加已經看得明白，牠的目的物原來就是小格山。

狼狗正要咬着格山的剎那間，只聽得有着一聲人猿的叫聲。狼狗吃驚着，回轉頭來；通加已經到了牠的後面，牠便搭死了狼狗，將牠的屍體丟在旁邊。

牠又高聲地叫着牠的妻子，沒有得到回答，牠才低下身去摸着格山的身體。在牠野蠻的心裏，愛護孩子的心理，倒也和平常人一樣的。格山在平常人看來，原是一頭可怕的小猿，但在通加和悌凱的心眼中，當然是覺得非常可愛活潑的小天使了。

通加嗅了好一會兒，牠用舌頭舐平了格山的亂毛。牠叫了一聲復仇的咆哮，雲眼間，散在四處

的人猿都聞聲趕來了，這聲音就是泰山聽見的聲音，泰山也回答了一聲，趕上前去。

他最後一個趕到，他看見很多的族中的人猿都圍着通加，地上還躺着一隻小猿。他亦擠了進去。通加止住了痛哭，抱起格山，送到泰山面前。在所有族中的大猿羣中，通加祇佩服人猿泰山。他認為泰山的聰明，沒有一個能夠及得上他的。

泰山看見了格山，他也低低地咆哮着，這因為他也愛小格山的。

「誰害牠的？」泰山問：「悌凱在那裏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通加回答：「我找她，我到這裏時，已看見格山被狼狗撲着了；但是，不是狼狗殘害牠的——因為在牠的身上沒有狼狗的牙痕。」

「他沒有死，他也許不會死。」泰山聽了聽格山的胸口。

他命令羣猿退開了。他察研着地上的印跡，他又嗅着地面。然後他才跳起身來叫了一聲，通加和羣猿知道他找到證據了。

「一個陌生的大猿到過此地了，」泰山說：「是牠殘害格山的，牠也搶走了悌凱。」

通加和其他的大猿都暴怒地咆哮着，但牠們沒有辦法。牠們祇是蠢思着，最好碰見了這隻陌生的大猿，把牠撕得粉碎；但是，都沒有方法去找牠。泰山就說：

「這只怪三個步哨太忽略了。我們要知道，我們有着很多的敵人在林中，你們怎能讓你們的，和你們的兒子，單獨走到遠地方來的呢。泰山現在要去了。」——他去找悌凱，找她回部落中來。

羣猿都懊悔着，自己責備着自己。『我們大夥兒都去。』他們異口同聲地說。『不！』泰山說：『你們不能全體都去。』他轉身又對通加說：

「把格山交給莫格。她雖年老了，牙齒也脫落了，她是不行的了，但她還能夠當心格山的，要是我們找了梯凱回來，假如格山死了，我也要殺死莫格的。」

「我們上那兒去？」通加問。

他順着那個陌生大猿的脚印，大踏步地去了，頭也不回的，他也不注意通加有否跟着他去。通加急忙把格山交給莫格。

「假如他死了，泰山要殺死你的。」牠就跟着泰山，朝林中去的一條路上急急前進。

沒有一個人猿，能夠高超過克却克族的泰山的。他能夠看出地上的走路的記號，祇有吐格一個，能和泰山知道得同樣的明白。

跟在他後面的是個真的人猿。他們倆沒有談話。他們都是靜靜的地找着脚印。泰山本來有着非常靈敏的嗅覺的，現在就是沒有明白的脚印，他也不難於追上吐格的。梯凱的氣味，對於他們倆當然是熟悉的，祇因為吐格的味兒，難免覺得有些陌生，但很快，泰山和通加都能够慣常了。

突然間，太陽被烏雲掩住了，泰山知道要下雨了。泰山很快地又走了一段路，找不到脚印了，泰山知道吐格從這裏起，在樹上跳着走的。不消說，在樹上也同樣可以看出脚印的，於是他們也跳上了樹，還是追了上去。那知當他們快要追上的剎那間，天上的雨忍不住地降下來了——在熱帶地方的雨，不像我們中國的溫帶地一樣；下起雨來，簡直比山上沖下來的瀑布還要厲害——因此，每逢下雨的時候，林中的生物，都是怕得躲起來的。

雨的結果，泰山明白脚印是要被消滅了，他覺得非常苦悶。他等了半個鐘點，太陽出來了，剩餘在樹枝上的水點，受了太陽光芒的反射，好像珍珠一般的光爛奪目；但今天的泰山，他對於林中雨

後的美景，好像沒有看見似的。他只察着梯凱和那陌生大猿的脚印。

幸而還有着疏稀的脚印，在樹上或地上都能隱隱地看得出。但到了一株橫杈出的極枝上，脚印看不出了，氣味也嗅不到了，這使泰山又覺得煩惱極了。雖然泰山還有辦法的，但他知道，等到他和通加細細地察研着，然後再追上去，就在這空間，仇人是會逃跑了的。

他嗅着這極枝，又在其他的一根上嗅着，察查着。這是破費時間的工作。泰山知道，大猿遠離自己的根據地，也許會給牠們族中的大猿們捉住的。

仇人的影蹤找不到了，脚印被雨沖毀了，氣味被風吹散了；但泰山仍舊不肯冒昧進行，他還是繼續着察查的工作。這樣苦苦地察查了半個鐘點，泰山和通加有了線索了。畢竟泰山是感覺靈敏的，他在某一枝極杈上嗅着了吐格的氣味；這枝極杈上，那隻大猿剛才經過的時候，曾經牠毛肩擦過一下的。

兩口子又繼續前進，但這次很慢，他倆需要一壁嗅着，一壁察查着，因為脚印完全沒有了。但在泰山是有他的神妙的本領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沒有不成功的道理的。

那末梯凱在這被劫走的中間怎麼樣了呢？她就聽憑她的命運，屈服在她的新的配偶的威力之下了嗎？她雖然不能掙扎得自由，她却狠命地咬打着吐格，但吐格並不抱恨她，牠還是擁着她，在叢林奔跑着。

吐格一直朝着牠的部落中走去了；牠希望牠們都忘記了牠是廢除王制的國事犯；現在的牠，得到了一個美麗的她，也够在牠們面前自誇了，至多牠把她獻給王——這或者是造成牠命運有利的機會。

最後吐格擁着悌凱到了牠同一部落中兩隻人猿的面前。那兩隻人猿便張着牙齒來迎敵了，幸而其中有一隻人猿道：

『這是吐格，吐格回來了，帶着一個新的母猿。』

那兩隻人猿等着悌凱對牠們示威着。她的一聲咆哮；驚嚇了牠們，但牠們也讚賞着她的美麗，牠們也羨慕着吐格！

正在這時候，有一隻長尾的小猴，急急地從樹上跳着趕來。牠喘氣地站在樹枝上叫着牠們：

『有兩個陌生的大猿來了。一個是人猿，另外一個却是無毛的光身子。他們跟着吐格的脚印來的。我看見他們的。』

這幾隻猿都轉變了目光，看着吐格方才來的路上；牠們中間的一隻猿說：

『來了！我們且候在空場邊的樹後面，看他們怎樣。』

牠們一齊躲了起來，這隻小猴却跳着舞。牠唯一的希望，便是安全地坐在樹上看鬥爭，這成了牠的嗜好。

四隻猿躲着的地方，就是兩隻陌生猿走來的必經之處。悌凱這時很安心地靜待着。因為她已聽見了小猴的報告，她知道那個無毛的大猿，一定就是泰山，別的一個大猿，那當然是通加。本來她要逃走，祇是沒有機會。她早想逃回克却克族去，但吐格監視得很利害，使她怎能動彈呢。

通加和泰山，已到了方才吐格和他朋友站立的地方了，人猿的嗅覺告訴泰山，附近有着仇敵。

於是他倆很小心地向前走去，那知到了空場近邊時，只聽得一聲告訴危險的信號，這熟悉的聲音，分明就是悌凱。吐格恨恨地痛擊着悌凱；其他的兩隻，就和泰山與通加決鬥起來。那隻小猴子，當然

蹲在樹上作中立的觀劇者，快活得什麼似的。

三隻猿分頭迎擊着通加和泰山，吐格和一隻大猿擋着通加；泰山的一方面，祇有一個人猿單獨打着。沒有多少時候，泰山終於打死了敵手，泰山就轉身來援助着通加。通加見他來幫助，就更放心了。悌凱現在也爬了起來。她瞥見了泰山的獵刀。她雖然沒有用過，但她知道泰山用這柄刀的。她於是拾起了泰山在侷促中失落了的箭袋和刀。

他們的戰地漸漸地移動了。悌凱也跟着他們移動着。她爲什麼要這樣做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那兩隻人猿，眼見不是泰山和通加的對手，所以叫着救兵，不多一會兒，果然來了一羣大猿——是吐格的部落中的戰士。

悌凱第一個看見牠們，吃驚極了，趕快招呼泰山和通加。然後她就奔到戰地對面的空場上。那羣大猿也就來了。

牠們全體加入了鬥爭。不多一會兒，泰山和通加卒因寡不敵衆，被掀倒在地上。這時候的悌凱，也只得奮發起勇氣，參加戰鬥了。她逼得沒有辦法，祇有照着泰山的方法，用刀亂刺着，但很少有準確的。她又摸着了泰山的箭袋，莫明其妙地拋擲着。

當悌凱摸出泰山箭袋裏的東西，對着敵人擲出去的時候，猛然地，發出了一聲巨響，並且立刻透出一陣濃烟來。這一響，嚇得林中的野獸都逃走了。那兩隻陌生的大猿也嚇得逃回部落中去了。泰山和通加漸漸地站了起來，徧體受了重傷。他們看見悌凱站在他們的面前，獵刀和箭袋都捏在她的手裏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泰山問：



「我就拿這東西西擲陌生的敵猿。」悌凱搖搖頭說：她又摸出幾顆金屬的圓片來給泰山看。泰山看着這東西，搔着頭皮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，」通加問：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泰山說：「我正在找尋這東西呢。」

那隻蹲在樹上高台觀戲的小猴子，也聽到了這聲巨響，被嚇得逃走了，牠逃到一哩路之外，才放心地停住腳的。牠不知道，這就是人猿泰山的亡父遺下來已經有二十年的遺物，現在竟救了牠兒子的性命。

這在泰山自己，也何嘗懂得呢！

## 白色林中神

光陰給予泰山是刻板的，人猿泰山由兒童時代進展到少年時代了。但泰山完全不懂得這進化的法則。他只知道他的年齡不像人猿一樣，不消幾個月後，便長得非常高大和兇悍了。他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，他奇怪着他們所經過的光陰的神祕。

通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：在幾個月之前，泰山還和他一起在林中的高草間玩耍，他牽着牠的前爪走路，還是驚嚇得非凡的，但到了現在，竟完全兩樣了。今天，當泰山走到牠的身後，他把通加扳倒在地，那隻年青的人猿，便張着牙齒暴怒着，跳起身來要搭着泰山的頸子了。

很快地，泰山躲開了通加的暴怒，由此泰山就認牠不是一個逗玩的對象了。泰山於是沒興趣地走了開去。通加也就消滅暴怒了。這位年青的爵士，轉身到別的地方去了，他本來生有一頭很長

而烏黑的頭髮，遮着眼睛。他把那撮長髮用手掠了上去。他忽然想起了掛在樹上空洞中的那隻箭袋。他先把那些毒箭取出來放在一邊，再把所有剩在袋裏的東西，都倒在地上，他的一些財產，他在中間取出一塊平整的石塊和一個子彈殼，是他從他的父親的小屋中拿來的。

他把子彈殼用石塊磨着，磨得彈殼的沿邊發着光芒而又鋒利了。他的工作，好像理髮師磨着剃頭刀似的；其實在泰山原是好玩吧了，毫無目的。正巧在這時候，他覺得遮在眼睛上的那撮長髮太討厭了，他於是便把他左手捏住了這撮長髮，又用右手拿着磨亮了的彈殼割着；那撮長髮割斷了。由此，他知道了彈殼的用處，於是把全頭的長髮都割下了。泰山覺得非常舒服。此後，不會再受雨水或汗流的浸溼的難受了。

泰山捏着這撮割下了的長髮，又回想到了許多過往的事情。譬如和猩猩的惡鬥，創傷至今方才痊愈。他又想到第一次夢中的怪事。他又好笑着，穿着獅皮去警誡同部落中的人猿，要不是那隻小猴子的解圍，恐怕早已給大猿們打死了。

泰山覺得光光的頭皮，爽快得非常，他就興高采烈地站起身來，到海灘小屋中去了；但正在這時候，忽然從北方送來一陣濃厚的氣味。這是黑猿的氣味。

泰山立刻站住腳，凝神了一會兒，因為他對於黑猿特別的注意。這也許是爲了黑人的生活，比林中的任何生物來得複雜。不像人猿專門吃、睡和生育。就是其他的生物，也何嘗不是這樣呢。

黑人會跳舞，也能唱歌，更懂得種植；他們又會造弓和長矛，毒箭，煮食物的大鍋，以及四肢上戴的金屬飾物。假如黑人不是一副可怕的黑臉，或者沒有傷害過克賴，泰山一定會去參加他們的集團的。

泰山的思想很簡單的，他只認爲黑人是他的仇人，不應該和他們合夥的。

但對他們的注意，並不因此而減削了，所以現在的他，又靜悄悄地趕了上去，偷看着。

現在，泰山已經望見許多孟格的黑武士了。他們正在佈置陷阱，預備誘捕獅子。在籠子裏放着一隻活的山羊，作爲誘惑獅子的引餌，籠門後面還裝有活動機關，是用以關住獅子的。

這東西，黑人早在他們的老邨中就學會了的；在他們本來並不是住在孟格邨的。現在的邨落原是他們重建的新邨，他們從前本來住在康各的，爲了反抗壓迫，起來暴動，被當局驅逐出境的。至於這捕捉獸類的方法，還是歐羅巴的野獸販賣商告訴他們的。

在他們舊居的時候，他們捕捉了野獸，專門賣給歐羅巴的野獸販賣商的，同時從商人那裏學會了捕捉法，現在雖然沒有人向他們出重價購買所捕的野獸，但他們把捉獲的野獸，就當作食物了。黑人有了這方法，很容易把獅子捉到他們的邨落裏去的。

這個白色的裸體人，原知道他們的用意，他們所以要捕捉獅子，原是爲了生存。泰山和獅子本來有着宿仇的，不過他見黑人如此的捕捉獅子，他却非常的不平。因此，他曾經有過兩次，把誤入了陷阱的獅子放走。當黑人回來察看的時候，方知道又是枉費了一番心血。今天的泰山又要這樣做了——要是有獅子誤入陷阱的話。

黑人照常地工作着，把那隻籠子放在水池旁邊的象道中間，便回到他們的邨落去了。他們預備第二天早晨再來察看。泰山見他們去了，他看他們是順着一條廣寬的象道走去，一直目送他們轉了灣，他才掉轉目光來，注意着下面。

泰山跳到地上，走到籠前，他跨進門，他並沒割斷那根關閉籠門的草繩；他祇抱着那頭活山羊，

又跨了出來。

用獵刀刺死了山羊；他便拖着那頭鮮血淋漓的山羊到了水池邊。一路上塗滿了血跡，泰山又堆起了笑勁兒在他的嘴角上。到了水的旁邊，泰山又用獵刀剜出了山羊的心，鮮血淋漓地吃了。他把不吃的肉割下來，掘了個地洞埋着，更把山羊的身體，擱在肩頭回到樹上去了。

他追了一會武士，又跳下地來，把死山羊完全埋在地下，這就安全了，既不怕狼狗的偷吃，又無須擔心肉食鳥的啄食。這樣，能够使他的飢餓暫時不會發生恐慌。

藏好了肉，泰山又順着象道去追蹤黑猿。走了二三哩路之後，那隻籠子落在他的後面，他又在樹上跳着追，追在黑人的後面，相差並不十分遠，他等着他的機會。

黑人中間有一個是妖師賴倍開琪。泰山可惡黑人，尤其可惡那個妖師。恰巧妖師走得最慢，落在他們的後面。泰山很注意地，又發着笑，認爲機會來了。

賴倍開琪知道離邨不遠了，他却獨個兒坐了下來，預備休息一會兒再走。可是，這成了賴倍開琪命運的最後的絕機。

泰山慢慢地，從樹枝間輕輕地躡了下去，一直到了妖師的上面。賴倍開琪正巧坐在泰山的下面，當然不知道的，泰山便靜靜地等着機會。那知正在這時候，有一個毒虫飛到泰山的面前；他雖知道這毒虫的厲害，但他並不害怕；甚至那毒虫爬到他的臉上，他還是動也不動。泰山，是有他的忍耐力，能够牽制住他的神經的。後來不知毒虫存着什麼意思，竟飛到下面去了。

飛到賴倍開琪的面前，黑人聽見了聲音，一看是隻毒虫，趕忙用手去拍，那知這一拍，這隻能致人於死地的毒虫，就叮在妖師的頰上了。他痛得非常地站了起來，暴怒地咆哮着，想回到邨落去，他

不期然地抬起頭來，只見有個人靜靜地等在他的上面。

但剎那間，那人已從上面落到他的肩膀上了。賴倍開琪倒在地上，他覺得那堅強的牙齒已陷在他的喉嚨口了，他喊不出聲來，他好像是個小孩子，被大漢抱住了一點也動彈不得。

泰山本不預備咬死他的，於是便用手指搭住了妖師的頸子，但當泰山每次放鬆的時候，黑人手反在後面，命令他轉身向來的路上走去。

妖師站起來的時候，已經看清楚了他看見是個白色林中神的當兒，他便戰慄着不敢反抗了，但當他走在路上的時候，見泰山並不殘害他，他才放心了一半，使一顆忐忑的心安定了些。他又想到，小太爬被他綁去了，沒有受他的殘害，馬梅亞到了他的手裏，也沒受他的殘害，難道自己偏偏會受他的殘害嗎？

當賴倍開琪被迫地到了陷阱之前，籠裏既沒獅子，山羊也沒有了，然而籠門仍舊好好地開着。妖師覺得奇怪極了，莫明其妙地發着怔。

他正在發呆着，泰山便把他推進籠子去，使得賴倍開琪更莫明其妙；當他的身體靠到縛山羊的地方，他才嚇得冷汗直淋，苦苦哀求着泰山，妖師要求他給他一個另外的死法，但泰山並不懂得他的說話。

妖師還在苦苦哀求，泰山祇管縛着草繩，不去理睬他；但泰山又想到了，妖師的嘴巴尚能自由的，於是又去找了一把亂草，塞住了賴倍開琪的發音洞，又用樹枝撐住了黑人的上下顎間。現在，妖師只能動着眼珠，泰山便離開他去了。

第一件事使得泰山需要的，就是走去挖開埋藏着的死山羊。泰山吃飽了羊肉，又到水邊去喝飽了水，洗淨了手和臉，便跳起身來，到樹上去睡覺了。

等到他醒來，天色已經晚了，祇有在遠方的地平線上，尙剩餘着一道通紅的日光。附近只有一隻獅子，到水邊去飲水的響聲。泰山因爲睡興正濃，所以也不去追究牠，換了一個方向，又甜笑着睡去了。

黑人回到郟落，點了名，祇少了一個賴倍開琪。過了幾個鐘點之後，仍舊不見他回去。這時候，黑人才知道他出岔子了。他們本來不愛妖師，祇有孟格着急的，因爲妖師是他勾結的對象，所以當即派人到四處去找尋。那些武士只好出去找覓賴倍開琪，那知當他們出郟的時候，瞥見一羣採蜜的鳥，他們於是設法得到了好許多蜜，直到天夜的時候，他們便不去找妖師，回到郟中來了。

孟格見他們找不到賴倍開琪，覺得苦悶不堪，但當他看見多量的蜜的時候，他又開心了，把妖師失蹤的事忘記了。郟中有個年青的杜撥吐，他也略懂些邪術，曾經醫好過一個疾病的嬰孩，如今他見賴倍開琪找不到，他覺得很開心，他希望他可以繼承妖師的職務了。當晚，祇有老妖師的女人痛哭着賴倍開琪的失蹤。

第二天早晨，孟格帶着武士，去察看陷阱，有否捉到獅子。他們離籠子尙有很多路的時候，他們聽到了獅子的吼聲，他們喜歡着，以爲果有獅子被捉住了。

是的，這裏有的，有一隻很大的黑毛獅子，武士快活得什麼似的；他們跳得很高的，表示勝利的叫。他們急忙走近籠子，他們的叫聲停住了，眼睛睜得挺大，嚇得不敢再上一步。籠子裏果然有隻黑毛獅子！但是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這是昨天失蹤的妖師賴倍開琪呀！

這妖師祇剩了一個破碎的身子，四肢已被獅子吃去了一半；但他怎會在陷阱裏的呢？這實在太奇怪了。

近在他們旁邊的樹上，人猿泰山正朝下瞧着他們，暗好笑。泰山覺得非常得意，因為在前次，他穿着獅皮去驚誠克却克族的大猿，險些兒送掉了自家兒的性命；但這次對黑人的惡作劇，居然收到了功效。

黑人恐怖了幾分鐘之後，走近籠子前，仔細地看個究竟，這才疑團叢生了，賴倍開琪怎會進籠子去的？山羊到那裏去了？尤其使他們驚奇的，就是縛妖師的一根草繩，原是先前縛山羊的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他們祇會發怔地，各人看着各人的眸珠。

杜撥吐第一個開口，他希望他的妖師能够做得成功了。他想先做些玄虛來軟騙一下，於是就若有其事地說：

「那個白色的林中神，這一定是他幹的！」

他們聽了杜撥吐的話，都默默地點着頭，他們也相信，這不是林中神幹的，還有誰呢？他們既恨着泰山，又怕着泰山。要是他們知道，泰山就在他們頭上的樹上，不知要嚇得怎樣了。但他們發了一會兒呆，便回到邨中去了。

他們回到邨落，急忙把邨柵關上了。這是他們的小心，恐怕泰山追着他們進去。因為在過去；他們早已領教了泰山的神出鬼沒的本領了。

邨中的女人和小孩，見了獅子，都很高興地，拿着木棍與石塊來打擊着，但她們都沒有留心到妖師的屍身。獅子被打得儘在籠中吼着，撞着。這時候，泰山正在邨柵的樹上。他看見女人們都殘忍

地擊着大獅。他覺得非常憤恨，他認為黑人太殘酷了。

因此，泰山忘記了獅子也是他的仇人，他打算要去拯救獅子，他於是又在樹上看守了一會兒。泰山看見武士把籠子拖到兩間茅屋的空地間，泰山知道，天不夜，決計不會再有移動那籠子了。果然，他看見有兩個武士，守在籠子的兩邊，其他的黑人都走開了，所以泰山就在想着抱打不平的計劃。

泰山畢竟想出了方法，他趕忙回到克却克族，在那株古樹洞中，取出了那張從孟格邨偷來的獅皮；其實那張獅皮並不是孟格的，原是賴倍開琪的財產，他自從失落了獅皮之後，他覺得非常痛心。直到他臨死的時候，他還心心掛念地肉痛着。

人猿泰山取了獅皮，又來到孟格邨柵的大樹上，却巧天色還有些亮光。過不了多少時候，黑人的彈彈舞開始了。這次是單人舞，有一個很長的黑武士，跳到火光的中間舞着；其他的武士，女人，小人都站在圓圈的外面，有的立着，有的坐着，那人的臉上，身上，都畫着怕人的花紋，叫人看見了，真會嚇死人哪。

泰山明白黑人宴會程序的，因為他在從前曾經見到過好多次了。泰山於是急忙跳到地上，蹣跚到籠子後面，把獅皮披在身上，伏着地，佯裝獅子走路樣的用四肢爬着。因為這時候，看守籠子的兩個黑人，也去參加宴會了。

泰山看見黑人快要來扛籠子了，他便靜靜地等着。果然，他看見孟格命令女人和小人都讓開，留出一條走路，泰山於是就摹仿獅子的吼聲，漸漸地向着那條空路爬了過去。

有一個女人，第一個看見聽見了泰山的吼聲，她也被嚇得極叫着。所有的黑人，也都嚇極了，那



空場中的熾燃的火光，恰巧照在泰山的身上，泰山又假裝叫着爬上前去。

泰山假裝獅子的形狀，擺在黑人面前，他們都以爲這就是關在籠子裏逃出來的那隻獅子。他們本來要去扛籠子了。如今既被逃出了，而且要來撲攻他們，這就不得不使黑人改變原來的計劃。黑女人和小孩都嚇得逃回茅屋中去了，武士也跟着逃走了，現在留在這條寬闊的邨道上的祇有泰山。

但是，這場合不能維持到長久的。不會讓他獨個兒留在這裏的。現在有個頭，從茅屋中伸了出來，接着，有了二十多個武士的頭看着他，這因爲他們不敢直接和獅子鬥爭，預備間接的來痛打一頓獅子的。

泰山受不住了，黑人用長矛的擲射，迫不得已地只好脫去了獅皮，露出真面目來。這一來，更嚇得黑人束手無措了，因爲他們怕白色林中神的程度，比獅子更甚。他們要想合羣地衝出去，怎奈他們沒有如此的勇氣。等到他們看見泰山拾起獅皮，回到邨道的黑暗中，去之後，他們才吶喊着趕出來，可是太遲了，泰山的影蹤已經不知去向。

泰山跳到樹上，放好了獅皮，又跳到邨中，順着黑影跑去，很快地到了關獅子的籠子那兒。他跳到籠頂上，拉着那根專司關閉的草繩，籠子的門便開了，所以沒到一分鐘，那隻大獅也就跳了出來，到了邨道上了。

武士搜查着泰山，到了火光燭天的舉行宴會的空場上。啊呀！白色的林中神又來了，他們都看見他了！這次，他們怎肯輕易地把林中神放走了呢，所以他們都舉起長矛衝上去。

婦女和小人從茅屋中趕了出來，瞧着格殺白色的林中神。獅子聽到了嘈雜的聲音，就扭轉頭

來，瞪眼望着武士，接着便衝了上去。那些武士却歡呼着，林中神在這裏了。

獅子和孟格武士的鬥爭開始了。

這頭獅子真個來得兇猛，牠竟不怕長矛的射擊，始終抵擋着。獅子儘管對着武士羣中的左右，前後，撲攻着；武士在沒法進攻和無法守勢之下逃走了，可是死在獅子爪牙下的已經有十多個黑人了。

邨民都嚇得喪胆樣的逃走了，東奔西逃，踏得邨道上的灰塵都在空中打着滾。獅子還是站在邨落的中央，東張西望，吼着暴怒未息的咆哮聲。

恐怖的氛圍，密佈在孟格邨的當兒，幸而有一個較聰明的年青黑人，他想了個辦法：

他開了邨柵，逃到邨外，其他的人，亦都跟着他逃到邨外；他們都躲在安全的樹上。這時剩在邨中的祇有一隻獅子，以及那些被獅子殺死了的黑死人。

後來，他們看見獅子低着頭，啣了一個死人，斜着肩胛出了邨落，奔到林中去了。他們看着很安心，同時在另外一株樹上的泰山，看了也很好笑。

獅子走了，足足地經過了一個鐘點之後，黑人才從樹上下來回邨中去。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像銅鈴般的大，還是恐怖地東張西望。

「每次都是他，這一定是白色的林中神。」其中有個黑人低低地說：

「他先從獅子變成人，再來時又變了獅子了。」零外一個也低低地道：

「他把梅惠才啣到林中去了，一定也會被他吃了的。」第三個黑人聳聳肩胛說：

「我們不能再在這裏得到安全了，」第四個黑人哭喪着臉說：「讓我們收拾一下，再去找一

個新的郵落，還是遠離了這個白色的林中神吧！」

但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們都把昨晚驚恐的事情忘記了。他們也不遠離泰山了，他們仍在舊郵落上住下去。但是，他們對於泰山的恐懼心，却還沒有忘記。

### 泰山營救月亮

月亮很嬌媚地掛在天空，放着燦爛的光輝，明亮地照在樹頂上。這一夜，泰山却很忙碌地在林中來回着；他爲什麼在黑暗的林中奔來奔去？他不能够告訴人。他也並不飢餓，在白天他是吃飽了的，而且還有吃剩的肉，貯藏在安全的地方，預備填充他的新食慾的。他却是爲了不願在枝頭上安息，調養筋骨，養精聚神，他受了好奇心的激動，來到叢林中欣賞夜景，因爲泰山喜歡林中的夜景。

叢林中亮光的支配者，現在由太陽交托給月亮了。日間的叢林是有他的景色——是光明的地方，也有黑暗的地方，更有鳥的吱喳的啼唱，野獸的兇猛的咆哮；這些情形，原是白天的景象。但在現在的叢林中，不是太陽的責任了。

因爲環境的不同，泰山愛着叢林之夜。叢林夜間的聲音——有獅子的怒吼，和狼狗的叫聲，這些在人猿泰山聽來，好像是怪動人的音樂。

還有輕鬆的看不見的脚步聲，當野獸經過濃葉與高草間的沙沙聲；更有那些從黑暗中射出來的，閃閃的眼睛光，這些這些，都不是在白天能够聽到和見到的，所以生存在叢林中的泰山，他是嗜好夜的景像的。

今晚，他在林中狂游着——先從東面走來，朝南轉灣，一會兒他又轉灣向北方走去。他的眼睛，

耳朵，鼻子，都同時使用着。無論什麼聲音，他都能知道，這裏有着奇怪的聲音——這聲音他從未聽見過，他以為是屬於月亮的，因為他覺得這聲音不是熟悉的。有時候，他想着，夜間的顏色，爲什麼竟和白天不一樣呢？這也許是太陽和月亮的交替的變動，他莫明其妙地猜想着，太陽和月亮，該是和他一樣的是種動物吧？

泰山放大步向北走去。有着黑猿的氣味送進了他的鼻孔，而且還有燒木柴的烟熏氣。泰山馬上順着氣味的來處奔去，霎那間，已經能够望見一堆熊熊的火光，泰山到了更近的樹上，他看見有六七個黑人模樣的一個集團，正圍着火坐着，很明顯的，這是從孟格邨來的獵隊，被夜留在這裏的。因爲要避免野獸的襲擊，所以搭架帳幕，生着大火，以作防禦的。

許多恐怖的獸叫聲，和野獸們黃綠色的目光，仍舊絡繹不絕地從林中帶到他們那兒來。這裏也有其他的生物，在黑暗中的火光之外。泰山同時也看着他們。黑人也看見的，但怕得非常厲害。有一個黑人拿起一根火燒木棍，對着黃眼睛擲過去，野獸立刻就躲開了。黑人又坐了下來。泰山仍看着，過了幾分鐘之後，他看見這些黃眼睛又來了。

然後便來了一對獅子，雄的和雌的。其他的眼睛，便忽左忽右地注視着咆哮的大獸。有許多黑人都嚇得掩着臉兒，但那個擲着火燒木塊的黑人，現在又拾起一根來擲着獅子的面孔，那些明亮的目光，果然又看不見了。泰山覺得很有趣，他看見一課新的課程，火在夜裏援助了黑人——這新課程更告訴泰山，火還能够取暖，發光，煮食物，林中的野獸都怕火的，所以黑人生着火自衛的。泰山知道他自己也是怕火的；有一次，他在黑人的邨莊裏，取着一塊燒紅了的煤炭，燙得手指很痛。從此之後，他知道火的厲害了，只要見了火，他便遠而避之。

沒有幾分鐘之後，泰山聽見有輕輕的腳蹄聲，向着黑人那兒走去。黑暗中又有四條目光射着有火光的地方，仍是那對雄獅和雌獅。

這時候，黑人都睡覺了，祇剩了一個武士守衛着；他見獅子又來了，又照前一次的方法，又拾起一根火柴擲了過去，但在這次，獅子並不怕火，反而更暴怒地衝了上去。泰山聽着獅子的聲音，知道是餓透了，一定要去撲攻黑猿；但牠怎會不怕火的呢？

泰山正在猜疑的時候，獅子已經停住了，面對着幕帳。過了一會兒，獅子又豎起了尾巴，在走道上兜來兜去，母獅也跟着不安地來回。黑人急忙叫着他的同伴，告訴他們獅子來了，但他們已經嚇得縮成一團，那裏還敢出來打獅子呢。

泰山不高興再看他們的結果，便懶懶地回到克却克族去，選了一枝樹枝輕輕地睡下。他祇覺得睡不着，醒着，想着，和夢着他看着天，看着月亮和星光。他疑問誰有的權力在支配他們。他是一個非常好奇的人，什麼事物，他總是發生問題；但每件事物都沒有答覆的。在兒童時代，他就好奇了，到了成年時代，還是跟兒童時代一樣的好奇。

他對人生的神祕更好奇，怎樣會生，怎樣會死，這是他始終的不明白。他殺死了生物，他必定要看一看內部的結構，他曾經有過一兩次，剖開生物肚子的時候，他看見一顆心還是跳動着的。

他從此知道了刀刺着心能够致生物於死地的，但刺到其他部份，不一定會死的；不過他不知道心就是了。因此，他把心叫作『呼吸的紅東西』。這是維持生命的主要關鍵。

他不懂得腦的功用。他只知道手觸着東西，手便知道。眼睛看見，耳朵聽到，鼻子嗅着，無非都是局部的知道吧了。

他以爲他的吻噬皮膚和頭上的頭髮去是發生感情的。三大桶箭這因爲當其刺進時，喉嚨中會發生一種哽咽的悲鳴的，蛇繞着身體的時候，皮膚會覺得不舒服的，當他碰見仇人的時候，他的頭髮便會不期然的直豎起來的。

這，假如他去問根土，天怎麼會落雨的。那末，那隻老猿也只會瞪着眼睛，對他不知所云；假如他再去問莫格花，一碰見了月亮，怎會收縮起來的，可是有幾種花却在夜間開放的。這不論莫格年紀多高，多聰明，她也是不能告訴，解釋個明白的。

泰山對於這些所以不懂得的原因，當然他所處的場合因爲沒有人教導。他看見花的收縮和開放；他看見有些花都朝着太陽搖動，有些非發風時是不動的；他問了牠們好許多問題，但牠們都沒有解答，後來他只知道，葉子祇會和葉子談話的——當風吹動葉子的時候。

他不知道風吹動了樹和草。他只以爲是樹和草指使風的。他更認爲，雨是從星，月亮，太陽，中降下來的；這在他的好奇的推考中，已經不知費去多少的腦汁，才絞出了這些可笑！  
今天夜裏，泰山對着月亮，星光，又苦苦地思想着好些奇妙的事物。他覺得精神突然興奮了，因爲他想到了一樣奇怪的解答。通加睡在他的近邊，泰山就奔到牠的身前。

「通加！」他叫着，這隻大猿被叫醒了，以爲有了危險，所以顯着非常的驚惶。

「看呀，通加！」泰山繼續說，並且指着星光：「看雄獅和雌獅，豹和狼狗的眼睛。牠們正等着月亮，預備要撲上去殺呢。你看月亮的眼睛，鼻子和嘴巴，月亮臉兒上的光，就是大火光，它特地生着火，嚇雄獅和雌獅，豹和狼狗的。在它四周有多少眼睛，通加！你能够看見牠們麼？但是，牠們都不能够太近火，牠們都怕火，火幫助了月亮抵抗野獸的侵略。通加，你看見牠們嗎？要是有一夜，獅子餓極了，或

者是暴怒透了，牠一定會去撲攻月亮的，那末，我們到了太陽回去休息的時候，我們就得不到光明了。它便永遠地忘記叢林中的人民了。」

通加望着天空，又望望泰山。牠也不懂得天空中所變的戲法。

「看啊！泰山又叫着：『月亮用火柴擲獅子了！』」

泰山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天空中正巧飛過一顆流星。

通加低低地說：

『獅子在下面，牠不能攻擊樹上的動物。』

但通加覺得恐怖，又望着天空中的星光，好像第一次見到星一樣的驚奇，的確，通加在今夜果真是第一次見到星光。

通加刺激得睡不着，牠還是發呆地望着星光；假如月亮被獅子殺了，不會再有第二個月亮了麼？假如月亮要吃掉獅子，那末人猿也不能舉行彈彈舞了嗎？由此使牠聯想到泰山，爲什麼和牠們部落中的人猿不同的呢？通加連連地搔着頭皮，也許泰山是個怪物，不是一個安全的同伴。不絕對的不，當牠想起泰山救牠性命的時候。

泰山救出牠被黑人包着的重圍，救活牠的兒子，又搶回過悌凱。泰山爲通加出了許多力量，通加雖然是隻沒靈性的人猿，但牠對於泰山，却也不能忘記他的恩惠的，所以牠對於泰山很感激。泰山是牠的好朋友。

到了第二天，牠把這些話去告訴衆猿，衆猿聽了當然是奇怪萬分。但根土記得，泰山曾對牠說過樹木會說話的，各山也曾看見過，泰山獨個兒在月光之下和豹跳舞。這是牠不懂泰山用繩套住

豹的狩獵的方法所以有這樣的誤會

其他的也都說着泰山的怪事，說他騎在象背上；有的說泰山綁太爬到族中是存着歹心腸的；有的說泰山在海灘小屋中儲有很多奇怪的東西，牠們不懂得他的書，因為泰山曾經給牠們瞧過幾頁書上的插圖。

「泰山不是人猿！」根土說：「他能够領着獅子去吃月亮，這正是他也能領獅子來吃掉我們。我們應該殺死他！」

通加馬上暴怒地道：

「殺死泰山！第一個還是先殺通加。」說着牠便去找尋食物了。

其他的人猿還在議論着，牠們都說泰山所做的許多事情，也不是人猿所能做的，更不是人猿能够知道的。根土又說，假如不剷除了這隻白猿，將來一定會受害無窮的。牠們聽了牠的恐怖故事，又想着泰山，所以都擁護根土的主張。

悌凱靜靜地聽着；但她沒有贊成這個主張。她立刻站了起來，暴怒地去找尋泰山；但她沒有找到他，因為泰山正在很遠地方搜尋肉食。她於是便去找通加，告訴牠衆猿的主張，牠聽了也是非常憤怒，張牙舞爪地鬧了一下子，可是在霎眼間，他便忘記了誰是牠的仇人，誰是牠的朋友；這便是人猿的神經演出。

泰山在象的頭上躺着，一直走了好多哩路。他對象說：

「象這裏多好呵，很好的樹蔭，美麗的花朵……這些都是上帝賜予我們的。他待我們很好！他賜予你鮮嫩的樹皮和葉，還有草給你吃，也賜給我各種的野獸和水菓，還有硬殼菓和樹根。他賜予



各種生物的食料。他使我們健康，他亦使我們生存。不錯，象生存是快活的。」  
象祇低低地在喉嚨裏哼着，他不能和泰山會話。

可是泰山又說了：

「象可以回到克却克族去了，泰山仍舊伏在你的頭上，因為我是懶於走路了。」  
泰山伏在象頭上走到半路，恰巧逢到衆猿攻打黑人的場合，他當然是得參加的。當泰山認清了黑人的面目，就是昨夜用火柴擲獅子的那個黑人，他便向衆猿道：

「你們回去吧，放了這個黑猿。他既未殘害我們，我們也就不需要殺死他了，因為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，我們何必殺死一個勇夫呢？」

人猿都咆哮着，其中有一個叫着道：

「殺死黑猿！」

「對啦，殺死黑猿！」其他的都附和着：「把白猿也一齊殺死。」

「殺白猿？」格山不服地問：「他本來不是人猿，但我們不能殺他的。」

「殺泰山！」根土很高地喊道：「殺殺殺！」

衆猿都要殺泰山，比殺黑猿還要有勁兒。通加衝進了重圍，其勢兇兇地問着衆猿：

「誰說殺泰山，誰要殺泰山，也一定要殺死通加。誰敢殺通加，通加就先殺了你們餵狼狗吃。」

「我們一起殺死你們！」根土答着：「我們人多，你們人少。」

根土說得對的。泰山明白這個道理，通加也知道，但泰山肯不抵抗着便屈服的嗎？

「我是泰山！」泰山也咆哮着道：「我是泰山，狩獵戰鬥的權威者。在叢林中再沒有比我更勇

敢偉大的了。」

衆猿當然仗着人多的兇勢，但牠們畢竟還有些怕懼，沒有一個肯先向泰山動手的。

那個黑人這時候却安全地看着熱鬧了。他祇聞白色林中神的名，却沒見到過林中神的真面目，今天給他看飽了眼福。果然覺得名不虛傳，他雖然不懂猿話，但照這場面看起來，一定是衆猿要殘害泰山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由此使 he 想到：泰山曾饒赦過會長孟格，也放回過小太爬，更搭救過馬梅亞。這樣看來，他對黑人不能說是沒有恩典的；假如他要援助泰山一臂之力，這也何嘗是超出情理之外的舉動呢？

根土漸漸地靠近泰山和通加。叢林中的大戰，又將發生了。

但終於一場血戰開始了。黑人也就舉着長矛來幫助泰山。同時從林中的空場後面，象也奔來援救牠的好朋友。發狂似地奔到泰山面前，那般人猿都嚇得逃走。通加也逃了。祇剩下了泰山和那個黑人。泰山便對那黑人道：

「去吧！怎奈黑人不曉猿話，於是他便指着孟格邨，黑人雖然不懂泰山的說話，但總該懂得泰山的意思，所以他便走了。泰山目送着他，直到他料定人猿不會去追他的時候，泰山才回轉身來對象說：

「捲我上去！象，領悟了泰山的吩咐，便把他捲到頭上放着。

「泰山要到他的大水旁邊的小屋中去了，」他高聲地對蹲在樹上的人猿說：「你們都是些蠢東西，除了通加和悌凱之外。通加和悌凱可以同泰山在一起，其他的都不能。泰山要和克却克族脫離關係了。」

泰山拍着大象的頭，象便迅速地越過了空場，那羣人猿都目送着，霎眼間，已到了叢林中去得無影無蹤了。

在這天未夜之前，通加殺死了根士。通加的殺機，是因爲根士太蠻橫無理，不服對方，不該使泰山憤怒而脫離牠們的。

有一個月，克却克族沒有看見人猿泰山。其他的人猿當然毫不介意，唯有通加和悌凱常常掛念着泰山，通加甚至要到海灘小屋去拜望泰山，但第一次給其他的事打擾了，所以以後也就因循着而沒有去。

某晚，通加睡着瞧月亮，那知牠看見月亮祇有半個了，牠於是跳了起來，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，嚇得衆猿都趕攏來。

「看！通加叫着，指着月亮：『看！這是泰山說的，獅子吃掉月亮了。你們把泰山氣走了；現在總該明白他的聰明了吧。誰能够救月亮呢？要是月亮沒有了，我們也就永遠沒有夜的光明了，這是泰山說過的。我們還能在月光之下舉行彈彈舞嗎？』

衆猿聽了這話，都恐怖得沒有辦法。

「去找泰山！其中有一個說，於是其他的也都附和着：

「去！去！去！去找泰山！去找泰山！……」

但是，有誰敢越過這黑暗的叢林去找尋泰山呢？

「我去！」通加拍着胸說：接着牠便大跨着脚步，踏上到海灘小屋的路走去。衆猿靜靜地等着，看着月亮，給獅子吃掉的一半，還是沒有補全。這樣看來，在太陽未出來之前，

月亮一定被獅子完全吃掉了。這許多人猿擔心着，今後的夜，該要得不到光明了。大家就不能睡着了。牠們儘在樹上跳着，盼望月亮早些從獅子的爪牙下救出來，同時也盼望通加和泰山早些回來。月亮快要完全被蝕了，人猿們只聽見樹上有了兩個人的走路聲，仔細一看，泰山果然來了，通加跟在他的後面。

泰山的態度非常鎮靜。手裏執着長弓，背上背着一滿袋的毒箭，這是從黑人那兒偷來的。他跳到一株大樹上，一層層地跳上更高的枝頭，一直跳到一枝最高的小樅枝上方停步。他抬着頭，看見月亮給獅子吞蝕的慘景。

泰山面對着月亮大叫了一聲。從遠地方好像也送來一聲獅子的回答。人猿都戰慄着，因為獅子的回答，好像從天上來的。

泰山扳着弓，從背上取了一支毒箭，預備對準着天上那隻獅子的胸膛口射去。他接連地射了好多支，所有的克却克族的穴猿，都提心吊胆地望着他。

通加最後叫了出來：

「看啊！看啊！獅子已經殺死了，泰山殺死了獅子。看啊！月亮已經從獅子的肚皮裏回出來了。」牠真的沒有說謊，月亮果然又恢復到它的原有的光明了。其實月亮是給獅子吃了嗎？不，它祇是給地球的黑影遮住了，就是所謂「月蝕」。但是，那羣人猿們怎會知道呢？

人猿泰山又來到克却克族。此後的人猿，個個都欽佩，都把泰山看作最高的權威者。因此，在人猿泰山的未來的生活上，他將榮膺克却克族的「人猿之王」。

本書下文緊接「泰山蒙難」